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殘

漢

香

淫

補

正

八

香

予少學讀史兩漢並治近二十年專治班史遂未及然舊所讀後漢書本甚眉行開條綴件繁舉略偏不忍割舍取其致證不甚誤者以出之得二百餘條屬好友李純客及門朱蓉生繆後珊悉心覆勘難去襲復數十條約成一冊一日後珊過余復取案頭書閱之手指若干條曰是皆可存先生胡必棄之子笑曰是買菜也爾未益乎後珊固以請重違其意爰再加別擇又得若干條成書八卷名之曰後漢書注補正正本注之失正劉氏刊誤之有誤者補惠氏補注之所未及亦開正其有誤者其餘各家所校有歧舛者亦及之常念章懷以諸副之崇策府人才之盛殫心萃力專注此書宜乎精贖周密嗚呼不逮師古之注班書成於一人之手者蓋唐以前注班書者十數家范書則寥寥音訓兩三家而已雖梁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史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史九十卷而隋志未著錄恐唐初已亡之或謂章懷注本之諸家皆脆度無據之語也第其時所招集實從自張大安以下七八人胥錄錄庸下無一著作才難以副承華之選而成中祕之盛業然章懷於千載下尚留此一編附范書以行俾讀書好古之儒得藉以闡尋而遞加糾訂言立不朽視顏注如駮之新則回想其瓜瓠抱蔓時誠不如佈屋答書之一日也光緒八年壬午孟秋月長沙周壽昌自識於京邸之小對竹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上下兩卷壽昌攷本書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五年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班固傳顯宗召詣校書郎除蘭臺合史與前臨陽合陳宗長陵合尹敏司隸從事孟望共成世祖本紀此即固奉命撰者也蔚宗此紀不知尚本之否

素結輕客

光武本紀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壽昌案紀前云兄伯升好俠養士齊武王續傳云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此皆伯升結客之證惟輕客二字頗費解或卽刺輕之輕也前書王商傳遺粟輕吏徵求人罪千乘貞王仇傳中常侍鄧舉中黃門董騰并任俠通刺輕楊終傳貽書戒馬廖曰前與君交役無行之客劉陶傳於是刺輕劍客之徒卽是此輕客陰與壽昌雖好施資然門無俠客若輕客更下於俠客矣

更始元年

馮浩云案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更始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惠棟補注亦同此論壽昌案袁宏後漢紀已書更始元年二年於建武元年之前宏晉人先於范史卽承用張衡之說

改班固等舊文亦發之白袁非始於此也

二月辛巳

壽昌案吏始元年正月甲子朔則辛巳當正月十八日二月不得有辛巳也而本書劉元傳袁宏後漢紀通鑑俱作二月辛巳與此同惟皆書正月無甲子朔三字考前書王莽傳作三月辛巳朔惠棟補注轉謂三月爲誤蓋未審也又考正月爲甲子朔卽三月辛巳亦不得爲朔疑甲子朔三字爲誤入或因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先誤衍於此也

三月應是四月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壽昌案前書王莽傳作四月

巨無窮應作毋

時有長入巨無窮壽昌案前書莽傳曰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毋毋字近此無字應作毋

負戶而汲

城中負戶而汲惠氏棟補注言戶內寄井壽昌案此說非也戶門扇也所以避弩矢之亂發也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甬卽負戶意是負之而汲以避弩矢也

敢死

光武紀通與敢死者壽昌案敢死謂敢前死鬪也若竟死何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尤隔

反側子

合反側子自安注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壽昌案當

引大雅無反無側荀子王制篇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作證引詩國唯語義不合

幾爲虜噫

光武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噫壽昌案袁紀王撫王豐肩曰幾爲賊所突此與饒陽時徐璜坐請見郎將軍同一作用然突字亦情實也惠氏補注引袁紀幾爲賊所笑恐是誤本不如突字義長

今此誰賊

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壽昌案誰賊卽前書三老董公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之意也馬武意以帝卽尊位則天下知彼爲賊而人心之向背定矣不然彼此等夷稱亂爲誰之賊而擊之乎此正激帝稱尊之語注意近是特未其明暗顧氏炎武以爲非而取陳仁錫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云云意竊未安

發掘園陵

發掘園陵注園謂塋城陵謂山墳壽昌案園謂諸王公妃嬪塋域陵謂帝后山陵

蒼頭

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壽昌案秦時蒼頭不必盡呼奴也前書陳勝傳蒼頭軍應劭注曰侍軍皆蒼頭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巾巾此或亦合奴蒼青巾不但空呼此名也

有事

六年夏四月遂有事十一陵注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太廟壽昌案係在左傳文公二年事經作大事太廟禮禮器云昔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皆以有事爲分之稱也

注杜預下脫注字

及爲高徐所略爲奴婢下妻注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爲賂壽昌案預下脫注字

治所爲都

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注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都於西合居縣案左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若據此注言凡治所皆可曰都矣

里君

十二年封爲歸漢里君壽昌案里君猶鄉侯亭侯之類既列爲君自不比里魁之賤役耳

諸姬注

十五年同姓諸姬並爲建國注左傳曰虔就焦滑董揚韓魏皆姬姓也壽昌案周同姓建國甚多注引左傳云云特略不如不注之爲得蓋不勝其注也

青巾左校尉

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壽昌案此處是青巾如蒼頭軍

特因蒼頭爲家奴婢故直呼爲青巾以別之耳

東巡狩詔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狩幸魯進幸濟南續志詔羣臣請封禪者云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末云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通鑑全引之在東巡下東觀記詔曰異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大山汚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狐裘何強顏耶詔語尤詳范書均未載

中元元年

東觀記稱三十二年四月後改元中元始稱中元元年

劉貢父駁多一無字

二年遺詔有曰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到彼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赦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遺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赴葬皆遺吏及因郵也廣范傳肅宗崩廬江嚴驥奉章云云此則遺吏之證壽昌案東觀記詔云無遺吏及因郵奏與此詔意同則此無字非多也大抵光武因中興之初民心甫靜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免其奔赴弔唁並非不許郵奏民事也至康范傳則云肅宗崩范奔喪敬陵廬江郡掾嚴驥奉章弔問俱會於時范爲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劉引證亦未全又齊殤王子都鄉侯賜弔弔因愛亦明帝時事足證光武一時權詔非爲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考古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見左傳定公十五年然在春

秋時已不能行後世疆臣出境非詔不行朝廷以輿事爲重更不令行奔赴之禮矣

緯文宜作緯天

深略緯文吳氏仁傑曰文選作緯天當從文選爲是惠氏棟云案文與下羣雲爲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壽昌案天字與上甄字亦均聲吳說似未盡非益天字較文字於義爲勝也

明帝兩諱存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壽昌案東觀記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范史直書曰諱莊而不載其原名者以陽字不能兩諱且於建武十九年本紀內已書改名莊也

同產應屬同父說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壽昌案子己子同產同父兄弟同產子同父兄弟之子也若如注云同母兄弟豈同父異母不得爲同產乎

朝陵始於明帝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又云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壽昌案此天子上陵之始也本書禮儀志補注云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祭豈爲司徒掾劉歆壽人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禮始爲可損今乃知孝

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太傅胡廣謂然宜載之以示學者豈退而記焉壽昌攷古不墓祭一言豈於禮經必有所受今不可攷矣第攷史記武王上祭于畢注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孟子東郭墮聞之祭者禮記子路謂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韓詩外傳曾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速親存也是自周以來墓祭皆有徵魚祭謂孝明甚遲古不墓祭之義是泥古而未詳稽於古也

玉杖非王杖

明帝紀永平二年注扶玉杖惠棟補注云當作王杖壽昌攷周禮伊耆氏掌王之齒杖鄭注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時亦命之爲王杖此惠補注所本也然案章懷注是引續漢志志本文實作扶玉杖不得以禮鄭注強改續志原文也本書禮儀志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玉杖几履見華嶠後漢書嘉平中袁逢爲三老賜玉杖亦不作王杖

李躬桓榮

永平二年詔三老李躬年首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袁宏後漢紀詔五更桓榮以尙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榮傳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曰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詔書二處微不同惟本書及袁宏皆稱食邑五千戶東觀記

云五百戶疑東觀記得實觀前書張禹傳成帝卽位徵張禹鄰
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後出拜
相封安昌侯始封四百戶此皆以帝師封關內侯食邑數
千戶之證也胡三省疑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惠棟補注謂是
省文壽昌案非省文榮授帝經十餘年自有師傅之恩故特封
之不能及躬至祿養終身則詔并逮躬矣躬常山人見東觀漢
記本書無傳

四姓小侯

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以非列侯故曰小
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壽昌案尚禮庶方小侯鄭注謂
戎狄子男君也正義云小侯謂四夷之君爲牧者也樊鄧陰馬
四姓侯俱拜國封爵與列侯等非四夷比與注引禮記義不合
小侯疑是幼少之稱論語皇侃疏小童幼少之目也書康誥小
子封孔傳云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正義云以稱小子爲幼弱故
明當受教訓此稱小侯義亦如之立學校置經師正受教訓之
事也蓋帝以二年陰豐殺其妻麗邑公主因慮貴戚子弟失教
無學動罹禍敗故特爲勵學置師俾明理道年長者無可放擇
其幼少而應嗣侯者教之故稱小侯也馬援子防傳云防子鉅
爲常從小侯注以小侯故得常從也時防封顯陰侯鉅無爵也
又云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益知小侯爲末冠
前侯家幼少之稱也

五步不誤

十八年無得起填注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
小廚財足廟祀永樂大典本同劉攽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
理當作尺壽昌案從三丈句絕則於五尺外爲小廚蓋亦可通
不必作尺攷步亦是長短之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列子湯問
不盈數步釋文同知步長於尺也

賈貴人

章帝紀母賈貴人壽昌案帝王世紀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
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家范史書賈貴人於后妃傳詳
載爲南陽人且稱於馬太后既崩適策加貴人賜金帛等物則
所稱母姓祕不出者或尙是明德臨朝時人不敢言耳又案明
德傳中云賈氏爲馬后前母姊女則賈於馬固私親蓋案可據

錄尙書事之始

其以意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尙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
尙書事錄尙書事由此始思棟補注云陶藻職官要錄尙書有
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羅泌
路史引書孔傳云大漢卽大錄桓譚新論以爲薨領錄天下之
事若今之尙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
尙書事羅萃曰錄尙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
錄尙書事章懷注以爲始于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尙書止
有領尙書平尙書事鳳止領尙書事而壽昌案注云武帝初以
張子孺領尙書事錄尙書事由此始是亦云張子孺止領尙書
若錄尙書則由此始章懷注并不誤惠氏自誤讀耳又案范史

以趙惠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尙書事意在諫前不得置意而單舉融且後此錄尙書事者皆太傅此之拜太傅者止是意而非融羅萃云自牟融始者亦誤通鑑注引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參觀省案沈云漢東京下應云自章帝後始合明帝嗣位尙無此制也

雅應作子

章帝紀正雅樂 殿本考證云雅宋本作子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文選東都賦作正子樂五臣改作雅樂壽昌案毛本作正子樂考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改大樂爲大子樂注引尙書璣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故據以改之東觀記作詔尙書璣璣鈐云其改郊廟樂爲大子樂毛本作子字是也

白虎通

建初四年紀十一月侍中滄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注今白虎通壽昌案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舊唐書藝文志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新唐書志白虎通義六卷班固等撰班固本傳天子會諸侯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合四撰集其事據本紀當名白虎奏議此注云今白虎通與隋志同無撰人姓名是也凡官書自古以官崇者領銜書名時固官元武司馬不能與侍中並列故本紀無名而傳特詳之後世以白虎通德論當白虎通殆非也

注大雅應作周頌

七年詔肅雍之臣辟公之相注詩大雅曰有來讎讎云云惠注

引蓬齋詩補傳曰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爲雅耶雅頌昔嘗亂矣孔子刪詩然後雖頌得所賢復欲亂之耶壽昌謂此注大雅二字或出一時誤寫勘正作周頌可也似不必發此大談論

徙江陵王下不應增人廣平王

元和二年夏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 殿本考證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句下云何焯校本增廣平王恭爲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壽昌案廣平王羨爲西平王是建初七年正月己未事先乎此已十年明載紀中何氏誤增於此考證家堪於何氏之博遠誤存其說亦未暇讀范史原文耳

劇易

欲親知其劇易劇易惠氏謂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壽昌案此說非也劇難劇易讀如本字作去聲言易也蓋欲知民俗之艱劇與平易也禮太公六韜曰知人儼渴習人劇易則劇易爲對待字可知不當如惠氏云云也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云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吞膽而已亦以難易爲言

正月二月並三月

和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壽昌案前章帝紀正月壬辰帝崩此作二月誤又壬辰至癸卯僅十二日安得云三月癸卯知三字亦誤也

界字義同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十年李亥少帝廢棄少帝雖即位八月未御殿請廟廢葬以王
禮故不著崩也

丁巳爲初四日

順帝紀十一月丁巳壽昌案延光四年十月辛亥少帝薨據孫
程傳辛亥爲十月二十七日丁巳距少帝薨七日程等於十一
月二日謀立帝曰日夜遂迎帝即位其十月爲小盡越四日爲
丁巳也時太后秘不發喪開宮門自守故虛帝位七日

黃尚字伯河無脫字

三年黃尚爲司徒注黃尚字伯河南郡郟人也侯庚後漢書補
注籍云周舉傳作字河伯此脫一字壽昌案此侯氏誤讀也尚
字伯河句南郡郟人也句郟爲南郡屬縣非屬河南郡周舉傳
伯字上衍一河字也今 殿本已刊正侯所據尚是誤本

東城不入續地志

質帝紀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注東城縣故城在定遠
縣東南王鳴盛云東城縣屬九江續志無此縣今據此紀及志
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壽昌案續志以順朝版籍爲斷此或
先已并省質帝後又復之故續志無此縣也漢末如此者甚多

漢官無儀字

本初元年各合隨家法注漢官劉放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
文少一儀字壽昌案漢官本書名無儀字隋書經籍志漢官五
卷應劭注又見前書本書續志補注及唐六典諸書所引若應
劭所撰漢官儀十卷別一書前書宣帝紀顏注引丁孚漢官北

魏書元子思傳自云蔡氏漢官則是蔡氏漢官又行漢官

博陵郡

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惠皇園陵注
故城在今臨州博野縣壽昌案博陵前漢屬魏縣屬涿郡本初
元年桓帝追尊皇考爲吾侯翼爲孝崇皇陵爲博陵新地書地
理志博野下云後漢分置博陵縣後移改爲博野是博陵先置
縣四戶一萬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考安平南深澤饒陽皆屬
安平國惟安平屬中山則紀云分中山者僅此一縣或晉之博
陵郡別有首領耶侯博陵太守孔彪碑爲靈帝建寧四年立碑
陰有故吏博陵屬之博陵縣某高陽縣某是博陵縣外又有高
陽無饒陽又案晉地理志序云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注云
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都陽靈陵檢郡國志并無此六郡名
高陽爲河間屬縣都陽靈陵皆河間屬縣高陽爲合浦屬縣博
陵即靈吾縣地志之版籍斷曰鼎帝止桓靈以後廢置皆未載
僅博陵改郡一見於此紀耳晉志博陵郡外有高陽國注云晉
武置南安郡注云漢置都陽郡靈陵郡高涼郡皆注云吳置皆
承漢末之制也

左伯祠老子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伯之苦縣祠老子壽昌案伯已封上
蔡侯上蔡屬汝南郡時伯之弟左放方爲陳留太守苦縣屬陳
國與陳留上蔡皆接壤故特遣左伯以便其省也

黃龍見衍見字

己西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壽昌案續五行志無黃龍見但云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則黃龍是職名見字爲衍也又攷志云靈帝中平二年南宮雲臺災延燒嘉德和徽殿是嘉德先爲署靈帝時稱爲殿也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

靈帝紀中平六年八月司隸校尉袁紹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案五年正月水樂少府樊陵爲太尉六月罷二年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三年相由司空爲司徒五年罷此時何進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進被殺中常侍張讓段珪矯詔以陵爲司隸校尉相爲河南尹紹與叔父隗又矯詔召陵相斬之大亂之際政令無常皆係矯詔特袁紹事幸成遂目陵相爲僞耳

殺應作斌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案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宏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此三殺字皆宜正作斌史筆之嚴全恃此字不得以古煨斌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

一歲三赦

初平三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袁紀作丁未通鑑考異云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惟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

無赦也壽昌案五月再赦范史必非誤時賊臣造亂政令不白朝廷雖允有不再赦之言惟擁兵在外何難矯詔故五月大赦六月己丑復大赦天下是時詔從李惟出允亦何能止也一歲且三赦矣豈止再乎

初置卽是復置

建安八年冬十月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案立冬迎氣於黑郊本後漢禮章帝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合迎氣樂以馬防奏請也後以亂廢至是復行之本紀又云初置司直官案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是皆廢而復置史書曰初猶前書宣帝紀長樂宮初置衛尉亦是復置也

斬其鬚頰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鬚頰注鬚頰何奴王號何焯曰其字應衍壽昌案其字未可去蓋注明云是其王號若去其字轉於文義不顯

曹操書薨不書崩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三國魏志書王崩於洛陽案此書薨者范修後漢書陳書崩者修魏志也體例既殊我筆自異

宿松羅忠濟初校

非平史悠咸覆校

香馬陶福祥再覆校

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長沙周壽昌撰

宮備不應作官備

皇后紀序汲古閣本作宮備七國 殿本監本俱作官備壽昌案注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宮備七國為是

案麻

光烈陰皇后紀卽案麻明日日吉壽昌案古者以小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麻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曰視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紀所云案麻也觀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明

絕竇氏婚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壽昌案絕婚而求進女此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竇至是始絕之邪馬氏各傳不聞與竇他有婚姻事

賈貴人傳未攷證誤附於馬后傳

歲給二十萬足矣攷證歲給二十萬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壽昌案此十一字在此句下殊不可解細案前後文乃是下篇賈貴人傳末之文賈貴人傳於賜錢二十萬後使無究竟蓋諸史並缺後事故不知所終云云觀惠氏棟補注可見 殿本攷證誤置諸此殆因此賜錢二十萬與賈貴人傳末之錢二十萬之文相蒙而誤付刊時偶未精

審耳

新平主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己過案顯三十一女中無封新平者或後改封也若諸王家主太后何至引為己過

賞以財位

賞以財位何焯云位字疑壽昌案無疑也財是錢幣位自是官位所謂爵賞也如馬廖馬防之加特進馬嚴之拜將軍長史皆在太后時

息耗

寶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壽昌案大戴記易本命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生也耗損也卽盛衰意注訓善惡微隔

下意難問

和意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壽昌案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也難問辨難詰問也

咭應音是

湯夢及天而咭之注咭音是壽昌案正韻善指切音視與咭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人咭鹽莊子人間世咭其葉則口爛而為傷荀子彊國篇是猶伏而咭天注皆音是此紀中語正與荀子同又集韻音贖廣韻同鼻息也博雅息也又集韻胡化切音吳與話同言也音義俱與此異

宮掖用紙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案蔡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元興元年始奏
上此在元興前已流用於宮掖少復用札矣

塞應作憲

崇晏晏之政注尚書考靈耀曰文憲晏晏壽昌案攷靈耀文憲
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郵壽傳傷憲晏之化注引鄭
注云道德純備謂之憲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憲作塞古今字
異也究作憲為是 殿本監本俱作文基晏晏非是

祜應作祐

而薄祜不天壽昌案薄祜之祜宜作祐或以避安帝諱而改也
今 殿本監本俱作祐

匣皇后

孝崇匣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案后始制於梁太
后繼復為梁莫所制雖子登帝位始終未得供養於京師也

長社益陽加封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案二主是孝崇匣皇后之女也因桓帝立
而加封縣主

鄧后以酹自殺

桓帝鄧皇后紀八年詔廢后以憂死案五行志云二月癸亥鄧
后坐醢上送暴室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

父諱武

桓思賢皇后紀父諱武王會汾曰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
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照从

宋本刪顧炎武曰諱字衍今案明監本各舊本俱有父諱武三
字惟 殿本無之蓋照宋景祐本刪去且本兩家說也壽昌案
此諱字非衍是因上有諱妙之諱字隨筆誤書未及改正若謂
因下有太后父大將軍武云云此處不復須注則此三字在前
正以立案也更不宜刪

從曾孫

宋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
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壽昌案母之姊妹稱從母子稱從
子其曾孫輩行亦可稱從曾孫猶今俗婦稱母家之姪孫姪曾
孫無異稱不能於其中加一父字也惟但稱曾孫則無有姓宋
者耳

何后書弒

王美人傳董卓因進醜弒而崩壽昌案此書弒益徵獻帝紀書
殺之為傳刊誤非范氏原書也

王美人應稱靈懷皇后

王美人傳於是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
陵儀比敬恭二陵故章帝陵恭安帝陵也據此應稱靈懷王皇
后不比賈貴人虞美人俱未追尊置陵也而安帝生母左小娥
無傳僅附於清河王慶傳中數語稱左姬而已

景初是景元誤

獻穆曹皇后紀魏景初元年燕案景初是魏明帝紀元后尚存
常道鄉公紀元為景元后實處於其元年

公主兩條

顯宗十一女傳皇女惠永平十七年封武安公主安帝尊為長

公主壽昌案來歷傳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是殤帝即位

紀元非安帝

和帝四女傳皇女利元年封臨穎公主案下降賈建時已在安

帝元初元年封臨穎長公主

齊宣誤梁惠

劉聖公傳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案梁惠應作齊宣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劉攸曰案吏當為史說見上壽

昌案赤眉當日不過羣賊耳其稱名隨意創造未必定諸漢制

卒吏之稱宜亦有之觀下號曰牛吏尤為吏字實據豈可亦曰

卒史之誤邪

識命

王郎傳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壽昌案識命

者若今所謂算命人王郎自號明星麻故引李曼卿以自重也

章懷注似誤

郡字不可去

劉永傳遂招諸郡豪傑 殿監各本無郡字案下永髡沛人周

建等為將帥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為將軍又拜東海董憲

為漢大將軍皆諸郡也似有郡字為是

龐萌傳應另書

龐萌附劉永傳後不提行別書 殿監本俱提行且有龐萌傳
三字題目毛本第

駝馬少伯

盧芳傳其中有駝馬少伯壽昌案駝馬恐是胡人一種如前書

地志白馬氏羌之類觀下率種人反叛可知或謂賊之譁號如

銅馬青犢之稱者非也

有國

王勳等傳論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攸曰案文國上少

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壽昌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為非有

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添經字亦是常調無味

同時三李有

魏晉為殺莽鎮戎大尹前書王莽傳鎮戎大尹李育即此被殺

者也公孫述傳有李育為將軍後降光武儒林傳李育曾事東

平王蒼永平初年人凡三李育先後同時

軍師

平陵人方望為軍師案軍中立軍師之名始此是後凡行軍皆

有軍師方望甫至而囂業成更始二年望辭去而囂遂敗使望

稍語還不至降更始而背光武也望一去不再見其識似高於

范增惜其後以佐孺子嬰起兵
敗而諱死不得其終也

土作

隗囂傳窮極土作劉攸曰窮極土作案文當作工凡與作不尋
在土也壽昌案土作即興造土木之意舉土以讀木也禮無作

王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巨應音頤

帝知其終不為用巨欲討之注巨猶遂也壽昌謂常解不可為
巨此或作頤解亦可因時尚遺書喻旨未遽討故不為遂也

父任官先敘

公孫述傳哀帝時以父任為郎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
子舍人遷為郎庶任字為有根侍御史亦不能即任子為郎也

關西字宜重

公孫述傳又據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
字壽昌案關西重兩字屬下句必不可少時延岑據漢中關西
之地若但云所在破散則疑漢中亦在破散之內矣故必加關
西字以別之

殤作煬非本注

齊武王續傳子殤王石嗣注殤作煬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
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諡蓋是煬字壽昌案 殿本
監本俱無殤作煬三字注毛本有之是因劉氏刊誤而後人加
之也何敞傳仍作齊殤王注亦作殤不作煬知舊本樹如是也

鼠應作鼠子

城陽恭王祉傳免歸國注鼠何敢爾壽昌案據語是晉太守之
鼠鼠下應有子字三國魏志王允曰討東鼠子欲何為邪廢車
志陸士衡詈盧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

劉失職

泗水王欽傳按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按自號為劉先職壽昌
攷 殿監各本正文亦作先職劉三本作失職疑毛本為是若
本是先職則注何必更引續漢志以見異同乎

下辨縣名注不誤

順陽懷侯嘉傳還軍河池下辨注下辨縣名惠棟補注云武都
下有下辨道班固曰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為縣名非也壽昌案
前地志云下辨道續志作下辨無道字虞詡傳自沮至下辨是
後漢時已去道字矣且稽道字亦即縣名為武都郡屬縣之第
九尚有柔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也惠氏既引
班氏邑有蠻夷曰道之言是已明指為邑乃謂注為非殆亦偶
未照也又案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
道邑字屬上讀惟續百官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
引王鳴盛引隸釋武丞等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續志脫
去道字愚謂後漢用前漢地名如崔駰涿郡安平人此是前漢
地志若後漢則安平屬安平國矣博陵太守孔彪碑崔烈為博
陵郡博陵人桓帝前無博陵郡續志並無此名也即安知非碑
刻隨筆乎

平氏長公主

來歷傳子定嗣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案平氏是清河王慶之
四女名直得王女皆以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即位所封也

窮日

鄧禹傳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家六甲以甲子始開

行一而至於癸亥止故謂爲窮日禮月令曰窮於次月窮於紀亦歲終云窮也

舞陰長公主

袁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案舞陰爲清河王慶之次女名別得

限諸侯

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謂限諸侯也劉攽曰注限諸侯案限當作假事在獨斷也壽昌案諸侯位特進者稱特侯見本書禮儀志侍祠侯又見張奮劉勰等傳又殷璠爲侍祠侯還爲朝侯百官志注引胡廣制度曰是爲限諸侯不云作假也限假假通用古今字也又案作猥似較合廣雅猥假也

喪服

鄧騭傳安帝承初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及薨騭等復乞身引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里居並居冢次間至孝骨立有問當時案時值承初三年詔大臣行三年喪故騭上書得請而兄弟廬墓終喪貴戚中尤難得又案桓帝承初中焉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奪服拜官周髣傳和帝時以思母棄官還鄉母歿哀幾毀滅服終遠處墓側此皆承初以前事其載在漢碑者可執魯峻以母喪乞身廬墓

繁陽合楊君上虞長度尚皆以叔父憂去官此事或爲西鄂長陽弼以伯母憂思善疾相楊著以從兄統郃陽合曹全以同產弟憂廣平合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歸凡此皆可補史之闕

白蓋

蓋白蓋雙騎門生輓送注白蓋車也案續輿服志云二百石以下白蓋又云近小使車赤蓋白蓋此追捕考案所有載取之車也又云其送葬白聖已下齋車而後還

治理

治理有聲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之壽昌案前書循吏傳序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聖書勉厲朱博傳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是治理兩字范即本於班也貢父偶未檢勘遂疑無治理並出亦殊疏舛

同門生

寇恂傳同門生茂陵董崇案同門生當爲師門共學之稱論語包咸注曰同門爲朋皇侃疏曰同處師門曰朋親後恂好學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是崇必素與恂共學者也亦見王丹傳

苟生極死

寇榮傳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案苟生猶禮曲禮臨難毋苟免之苟袁宏紀極死作極死竊意與苟生字對舉似從極死爲順極卽孟子極之於所往之極書錄則極死禹乃嗣與舜死與嗣與皆對舉句也

注引新序不合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權重壽昌案異所引或他出古書今失傳也文法與新序異注引新序證此語而云義亦通則誤以異引新序而改其語矣恐非

怛怛

怛怛小利注怛怛猶憤也謂憤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怛復也郭景純曰謂憤怛復為之也怛音尼丑反怛音遊壽昌案怛猶狂也亦憤之意今吾長沙鄉音尚有憤怛二字怛讀作遊殿本監本怛字从犬不從大又案此字應从犬从大者音太即汰侈之汰也一作怛晉書何曾傳劉毅劾曾侈怛無度又左莫放狂於蒲騷之役杜注怛怛也足徵怛狂亦古字之相通者

橫被四表

橫被四表壽昌案前書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文選西都賦橫被六合與此詔所引同又前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今尚書俱作光輝注堯德光輝及四海之外是漢時亦作光案橫有光音前書橫耀注橫音光

後漢書注補正卷三

長沙周壽昌撰

莫府

莫漢傳及漢至莫府注莫大也壽昌案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案陸曰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亦為府署故曰莫府字當作幕

大夫字衍文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注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奚之詞也壽昌案大夫二字衍

勃亂

何意臨事勃亂胡三省曰勃與悖同壽昌案左傳其興也勃焉杜注勃盛也一作悖足徵勃悖古字通前書疏廣傳老詩注詩惑也詩即悖也

從卽縱

臧宮傳宮因從擊大破之劉攽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壽昌案劉說雖是不知從卽縱漢讀原不分兩字也朱浮傳從圍城而不救言縱賊之圍城而不救也虞延傳賓客放縱言放縱也又宗果以侈從皆是前書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游獵也是從讀若縱觀史記廣傳作將數十騎縱可知禮記欲不可從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此從擊卽耿弇傳之伏兵起縱擊但傳寫稍異耳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大意

耿奔傳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秦大志師大志也

虞卿渡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審昌案及卽渡也前書賈誼傳猶度江河
已維楫卽此度字下文奔度河王霸傳乃合護度皆是

兇懼

城中兇懼注兇恐懼聲音呼勇反案左傳僖二十八年曹人兇
懼杜注兇兇恐懼聲音凶勇反正文用左傳字章懷吉訓卽用
杜注但節去一兇字

琴食

奔款諸將皆聽食注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琴中食也案此亦
用左傳僖二十八年秣馬琴食杜注早食於牀琴也注引音義
同

先侯

耿國傳先侯愛少子霸壽昌案上疏應稱先臣其稱先侯殆爲
讓尊之故特稱侯以明之

追行喪服

耿恭傳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服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
釋服案此卽後世百日穿孝之制也

喪服三年

魏期傳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壽昌案期
服喪在西漢末年雖時不行三年喪而如期之能服喪亦爲鄉
里稱重也

相持

王霸傳而捕虜與吾相持壽昌案馬武持鎗之緩軍亦恃武
之助故云相持時武官捕虜將軍

備猶防

祭遵傳當備祭遵壽昌案說文備猶慎也書性事乃其有備
有備無患大戴記小辨篇事戒不虞曰知備郭渾傳無掩人不
備猶猶防也言慎防之也亦作懲鮑永傳貴戚且欲手以遊二
鮑是也

奇衣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壽昌案奇衣卽禮記之所謂異服也左傳
麗奇無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五經大夫

奏置五經大夫考續志有五經博士祭酒秩祭酒秩六百石無
大夫或奏而未行也一稱學官祭酒見劉寬傳又蘇竟傳云爲
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
講書祭酒

存見

存見天人室家案謂帝臨存而召見之也前書嚴助傳使重臣
臨存本書馮援傳援聞至河內遇存伯春曹操短歌行越陌度
阡在用相存

頭首

祭形傳斬送頭首壽昌案頭首其酋之首也頭卽下所云賊之

魁帥也凡長其曹曰頭唐書儀衛志十二行仗頭皆一人百官志勳官以冠幹者爲番頭兵志又領以都將曰都頭此頭字可類推後世猶有頭人之稱

旅卽胥

王梁傳旅力旣術壽昌案旅力旣術引秦善語注从孔傳訓旅爲眾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厯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宣氣而平物也是旅呂音義同也說文呂部云呂僑骨重文作齊云篆文呂从旅从月僑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齊強則身健此良士頑已白故不强案王梁旣乞骸骨必年已老則旅从齊訓尤宜

張立字誤

網羅張立之情立字下注一作立案時魏書遺辨士張立游說光武察立所說而以聖書詔融故有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云云此立字可正作立無庸注也

內黃公主

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壽昌案世祖五女無封內黃者俱載所遺亦無適寶穆者或如泚陽爲東海王女此是他王女遺其父名邪漢制王女亦稱公主惟封鄉亭不封縣而內黃泚陽皆縣名東平王蒼傳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是也

竇勳被誅

勳亦死洛陽獄攷竇固傳云父勳被誅馬嚴傳奏言竇勳受誅

其家不宜親近京師而此云死洛陽獄殆議罪應誅未及服刑而先死獄中也

匈奴河水

至匈奴河水上劉敞曰案匈奴水多一奴字前書匈奴河去合居千里壽昌案前書匈奴傳云出合居數千里至匈奴水功臣表趙破奴傳俱作匈奴河將軍其偶稱匈奴者省文也劉說不確

上德

昭銘上德注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壽昌案上德君上之德也上云紀漢威德下云熙帝數今振萬世皆是此意銘功而歸美於君體裁應爾注意非是

馬改莽後仍復姓馬

馬援傳曾祖父通以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伏誅前書作莽何羅是也惠士奇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文通說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壽昌案武帝至後漢光武初更八帝將一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尙止四代恐其世系尙有未確至馬易爲莽本前書武帝紀注孟康說胡三省注通鑑引之檢前書武帝紀征和三年昭帝紀始元二年西域傳下卷俱作馬通則孟說自可信惠駁之非也

備人

如備人形案備字 殿監各本俱作備非也玩注訓與音可知反復勝

如卿言反復勝邪壽昌案竊始聞帝不如高祖意必喜之今聞其所不如乃如此故曰反復勝邪言若如所言不反復勝於高祖何焯曰高帝曠宇誠非世祖所希若吏事則王莽以吏不賦祿侵牟小民又法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亂不得不先致意高帝時則天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從闢略亦各因其時耳子案義門先生此說雖正論而伏波當時措詞意正不如此伏波特作此抑揚語以欲動其說不如高帝處正帝之勝處若真謂不如豈不喜飲酒亦不如高帝之喜飲酒爲勝邪故竊亦明此意乃曰如卿言反復勝邪伏波聞言後不再置辨意亦了然

復塞外侯王號

後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壽昌案塞外各侯王君長新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

重蒸

毒氣重蒸劉歆案又重當作薰壽昌案重蒸言下潦上霧兩重相蒸也不必改薰

故字不誤

馬嚴傳習略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云云劉放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壽昌案東觀記原文四年叔父援乃將嚴西云云嚴從其故門生云云俱生援立說其字卽指援援之故門生也注係被引故字句微闕

周養

更其同養注因養猶依違也壽昌案因養猶混養也毛詩中心養養孔疏云養養然不知所定卽此注訓依違之意

馬續成天文志本傳不載

續字季則案續奉詔繼婁固成漢書天文志見曹世叔妻傳而此傳反不載

舉善而教

卓茂傳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樂風俗通汝南太守歐陽歆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魏志徐逸傳曰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願勸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知漢魏以來讀論語注師承皆如此

伏湛疏引詩語

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性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言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爾弟兄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堂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壽昌案湛之祖理受齊詩學於匡衡湛少傳父業此應是齊詩說也與毛傳義略同惟毛傳仇匹也鄭箋云怨類曰仇仇方謂有國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兒弟之國正義云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仇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似箋傳意微異伏引詩作弟兄與方爲韻必齊詩如此毛詩作兄弟陳奐毛詩傳疏亦改此作弟兄然觀鄭箋及正義俱作兄弟知毛詩固如此不得妄改也

束修

自行束修詒無毀玷壽昌案前書王莽傳曰自初束修師古注曰束修謂初入學官之時蓋漢時必年十五而始入學官也故注云年十五以上

殺應作弑

曹操殺后案后伏后殺字應改作弑

殺應作篡

伏降傳乃者賊臣王莽殺帝位竊殺字應正作篡

司徒應有大字

祭茂傳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案建武二十七年始稱司徒去大字此句司徒上無大字脫也馮勤傳司徒侯霸脫大字

同

監非監伯

郭夏祖父監伯父游君并修清節不仕王莽壽昌案華陽國志曰監烏桓校尉是名監伯也惠氏補注以伯字連上讀則以監伯為名恐誤

代本名世

趙昱傳長子代給事黃門壽昌案代漢官儀及和帝紀皆作世此唐時避諱而改代名也

王丹輕侯爵

王丹傳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壽昌案君房侯爵字霸為侯淵族子仲回之輕君房豈以君房之族父曾為大常侍與石顯

等同流而君房又以此任子出身故不屑與之交耶

軌同宄

杜林傳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注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案此在左傳成公十七年軌即兇虜書寇賊姦尤史記作寇賊姦軌集註鄭氏曰由外為姦在內為軌周禮秋官司刑鄭注同但軌作宄耳

買符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真符也壽昌案符豈可以偽為若非真符必致犯法丹豈肯蹈之買符是以錢向官吏之請得之注

公孫拔非枝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謚也 殿本他宋本俱作公孫拔此與監本皆作公孫枝非是宜改從按案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衛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君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亦云衛公孫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尚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孫文子朱註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為傳寫之誤子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誤又云案此

疏中作技尤誤壽昌案 殿本以證引毛奇齡語稽求篇以證作按不作枝奇齡平日專攻朱子故方開集注而不知朱子舊本原未誤作枝也攷證又云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改按作枝以傳會朱注予案卽有此事亦必是國學生見坊行本多作枝轉認按爲誤字使改正不必定從朱注起見也

鄭均傳

後漢書鄭均傳兄感其言遂爲廉潔下云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壽昌案此處無兄卒二字於文義不足東觀記曰均失兄喪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章懷注引之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又惠補注引逸典太宗以叔叔無服侍中魏徵等議曰事嫂見稱戒諭非一鄭仲處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眾漢書也壽昌案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則事嫂必冠語相合而是馬非鄭益魏徵等仍引鄭均事隨筆點綴微有誤補注可不必引也

注引謝承書有誤

趙典傳典病卒使者弔祠寶太后復遣使兼賜印綬謚曰獻侯注引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寶武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壽昌案傳敘病卒後弔祠贈謚則典必非下獄自殺謝承書誤也

傳注俱有誤

蘇竟傳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壽昌案傳云竟以明易爲講書祭酒是當講易非講尚書也前書王莽傳六經祭酒各一人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俱無蘇竟名且莽置祭酒已在新室時非平帝世此傳與注恐有誤

馮豹事與東觀記微異

馮豹傳後母惡之常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東觀記云後母惡之常因豹病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破獲免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較本書微詳耳

避二鮑語

鮑永傳帝常曰貴戚且宜欽手以避一鮑案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引漢書原脫鮑字鮑永辟鮑恢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欽手避二鮑東觀記作詔策曰貴戚云云壽昌攷本書作帝語爲是不得爲京師語尤不得有詔策

鮑昱乘墮

鮑昱傳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案廣博物志卷六十七司隸校尉鮑宣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樂府詩集卷八十五所引同本傳未及此事

祗悔

卽顛傳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顧炎武曰祇訓大非也惠棟曰侯果易註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

之訓蓋本侯果壽昌案韓康伯注曰祇大也訓較侯果尤明此章懷所本

戊亥為天門

郎顛傳涉歷天門災成戊已注云戊亥之開為天門也傳又云詩凡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俟聽注云天門戊亥之開乾所據者劉放於成戊己句云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開是也壽昌案劉說誤戌為戊已當作何解也顛奏便宜七事在陽嘉二年為癸酉下即為甲戌乙亥故云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其云成戊已則指成寅已卯必成災也無單改戊字為戌之理

薦黃瓊李固語皆誤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云臣伏見光祿大夫黃瓊又云瓊入朝日淺謀議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又云復怪其不時遷任攷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通鑑永建二年以瓊為議郎永建二年至陽嘉二年只七年瓊拜議郎即還尚書僕射何顛頗薦其生平亦未為光祿大夫誤一也瓊拜官已先於顛七年而謂人朝日淺誤二也瓊是時年尚壯亦無家難而謂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誤三也瓊官議郎後即遷掾並未降官去職而謂其不時遷任誤四也至云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致固傳陽嘉二年公卿舉固對策時以固為議郎出為廣漢雒合是更無用顛薦而奏求特徵何也此傳語多有誤

郭解有後

郭伋傳高祖父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至此壽昌案此說非也解雖云族不過一時官刑不必盡殄其苗裔日以解當時豪俠必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所見藏書必多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疏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

一介

杜詩傳本以史吏一介之才注書曰如有一介臣也壽昌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云介纖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即此似不宜引一介臣

儻應作儻

樊儻傳儻字長魚劉焯曰儻當作儻以其字與其弟名鮪合之作儻無疑壽昌案東觀記本作儻不作儻

舉孝廉限年法

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稍大賈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壽昌案後順帝陽平初年尚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庶下郡國皆本樊儻之此言也當時儻此言顯宗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尚不行

椰梵衍椰字

次子椰梵為郎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椰字東觀記同呈韻竹

柳字蓋林秀涉梵字頭包涉即字秀而誤也

準唐本一作准

樊準字幼陵注準或作准是唐初已出准字或謂宋避蔡準寇準諱始用准代準稱平准務者非也案呂氏字林久部准平也與準同漢桐柏淮源廟碑准則大聖是漢已出准字又不止樊準之名然漢碑中省俗寫頗多不可據即桐柏碑中奉祀禱絮之禱字亦字書所無所謂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准字郭忠恕佩觿古今韻會皆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准廣韻集韻並云准俗準字而正韻軫部準準兩字並存則以准卽準之重文也

後漢書注補正卷四

長沙周壽昌撰

華首

樊準傳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注皤皤白首貌也又注華首白首也壽昌案今書作番番不作皤皤皤訓白華不得又訓白明華爲黑白相雜之貌所謂蒼髮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陳蕃傳髮髡之撰華首鬪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閻邱切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顛

自多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壽昌案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

豕白頭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壽昌案文選白頭豕字善曰未詳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記卽此書語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至今驗之猶然也

自捐作白損

自捐盛時 賜本考證監本作自損日知錄曰損當作捐今從改壽昌案又選作捐毛本此傳亦作捐不始於顧氏之日知錄也

朱浮傳論

朱浮傳論追感賈生之論注引賈誼曰云云末云焉得長者之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言說注引前書異傳語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泚諷諷
爲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云云又云焉得長者之言也
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曰建武永平之閒史事刻深
故朱浮上諫書嚴切峻政雖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
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書昌籍
意此惜浮之明於料時事而不能保身也若使得如龔遂有王
生爲之籌策使天子得稱爲長者之言安得卒搜帝怒而死也
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注意不顯惠說亦誤

鬻別

馮魴傳皆自鬻別說文鬻與鬻同髮也類篇鬻刺也別說文解
也音惕

獲嘉長公主

杜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案獲嘉顯宗長女名姬柱魴子也

椽吏作史

虞延傳延率吏椽史殲於門外劉敞曰案郡有椽有史總名爲
吏此宜爲史壽昌案 殿本因此遂多出一吏字且改下吏字
爲史也毛本作率椽吏無上吏字是舊本無誤也

王況

司徒王況辟焉注引謝承書云云攷證案光武帝紀建武二十
三年以陳雷太守王況爲大司徒謝承書壽昌案此是何氏
焯引因學紀圖卷十三之說攷光武紀王況以建武二十七年
薨謝書云永平十五年王況尙爲陳雷太守又云章和元年詔

以況爲司徒章懷兩引之而不明其非太疏而亦可見承書之
未足信也

焦贛

鄭宏傳宏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案袁宏紀曰宏事博士陸
雷焦贛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贛鄭生有卿相才應此
舉也壽昌謂宏不獨爲賤識拔贛之妻尤知之於先宜宏於贛
死後報其妻子也惟傳云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則贛應爲
會稽人袁紀作陳雷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
其始傳述其後也

節去七語

梁統傳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壽
昌案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尙有是以
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法不可廢於國
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七句本傳皆
節去

開可

不宜開可案開啟也謂啟其端也荀子富國篇開其源卽此開
字意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

若卽或

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要案若對之若卽或也是今
之所謂雙請

統奏不報

議上遂廢不報書曷案光武紀建武二年三月特詔省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囚非犯惡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統陳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

舞陰長公主

梁松傳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案舞陰名義王爲世祖之長女

臨喪

梁商傳帝親臨喪案東觀記帝作諫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昔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靡所且窮此傳無作諫語

口吟舌言非口吃

梁冀傳口吟舌言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壽昌案非口吃之謂也口吟口中啾啾私嚶嚶之不絕聲響之不成句傷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言言出口卽歛不明白宣示所謂含胡也皆奸人相也

塞口

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注安慰放家欲以滅口壽昌案放呂放也爲冀父商所親客短冀於商冀遣人刺殺之而又恐商知遁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爲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可曰滅口既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怨也注云滅口誤

廢檄

皆先到冀門廢檄謝恩案百官上冀稱檄者釋名釋書契云檄

檄也下官所以激邀迎其上之書文也

五年再殷

張純傳五年而再殷注引周禮三年一禴五年一禘云靈土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許氏說文以爲出於禘禮然不可解壽昌案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尚存不能以今時所傳爲禮概之也

持應作治

曹衰傳父充持應氏禮壽昌案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而少持韓詩持字與此同蓋字本作治章懷惠諱改作持治讀去聲持亦非嫌名

奚斯頌魯

昔奚斯頌魯故甫詠殷注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壽昌案奚斯魯大夫公子魚也見左傳閔公二年毛詩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是廟也是本言作廟此本韓詩說以頌魯爲言則云作詩也自漢魏以來主韓詩說者頗多揚子法言公子奚斯論正攷甫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魯歌其魯廢文選兩說皆引韓詩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頌魯宋鮑照河清頌藻披歌頌則奚斯之徒見諸漢碑者度尙碑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嘆奚父之詩張納功德敘庶奚斯之善共論敘紀著休烈費汎碑慶奚斯之善揚毅碑故敘慕奚斯之追述刻寬碑有感殷魯述德之頌級民校尉蘇君碑公子奚斯追敘遺蹟紀前勳

曹全碑嘉慕矣斯考父之善譽表矣斯謂魯考父頌殷揚統碑攷斯之頌儀皆承襲此語用韓詩

康成傳有誤

鄭康成傳壽昌案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此不應出之康成後見錢氏曝書雜記云攷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祠碑云吾家貧貧爲父母羣弟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萃編卷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文達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舍容始得去厠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舊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爲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然案有元刻可證則才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

鄭益恩非死黃巾

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壽昌案本傳建安元年康成後常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傳末云康成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案孔融傳董卓舉融爲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云益恩赴難當在此役時康成

年六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矣何能康成七十時尚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爲六十外概辭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案融傳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康成遣子益恩赴難或卽此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

鄭與西婦

鄭與傳與西婦隗囂虛心禮請劉攷曰案文少一豎字壽昌案劉攷作西婦隗囂故云少一豎字竊意與因東遠不通故西歸耳若云西婦隗囂則是與自投身於囂又何待囂之虛心禮請且云恥爲之屈也何氏焯亦云隗囂下疑當重一豎字說誤同劉氏

昭不必改招

昭速禍忠劉攷案文昭當作招壽昌案昭明也言明速禍患也

人不開於其父母爲孝

范升傳升闔子以人不開於其父母爲孝壽昌案論語何晏集解引陳曰言子嘗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開之言此傳升奏記所引則以人不非開其父母爲文章禮注就其說引而申之古人師授各殊故立訓亦異也與今行朱子集注義各有當何注所引陳氏當卽陳羣

簡狹互用

賈逵傳賜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壽昌案簡是舊傳紙是後寫者

十五多用紙而竹簡希矣

弟子門生

皆拜送所選弟子及門生壽昌案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見集古錄又案顏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回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鎖乞收固屍此足證弟子與門生有別矣

弟子代師出妻

桓榮傳注引謝承書云云榮妻無子何湯以弟子代為去之而更娶壽昌案漢法以無子出妻為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案漢時頗多夫婦之獄如馮衍兩出其妻黃允附貴出妻妾臨出對眾詆其穢行遂被廢終世范升為出妻所控被繫幾囚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以無子也

劉平孝母

劉平傳先敘平孝其母並不及父豈賊至時其父先已遁去耶其父既有逃賊之地何以其母不隨去耶此時遺父妾不聞其母何在或已前死也

必給

江革傳莫不必給致證必給必當作畢壽昌案必給猶定與之經或與或不與者也似不必改畢字此蓋因第五倫傳內有莫

不畢給之語故欲改從一律耳

汝墳詩註

周魯傳常誦詩至汝墳之卒泣漣然而嘆矣韓詩外傳曰枯魚街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特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任詩曰雖則如燧云云毛傳亦云頽赤也勞則尾赤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任詩曰云云說與雜詩同此可補注所未及

廣平相非太守

班彪傳父稚時為廣平太守壽昌案稚前漢書作稚廣平太守前漢作廣平相此作太守誤也漢哀帝時廣平為國非郡有相無太守

不記其字

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壽昌案不記字注於本文蕭曹陳平董仲舒之外引衡青張釋之之類亦未備他不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敖周昌卽並時之李廣賈誼史記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

察廉

後察司徒廉注察舉也司徒薦為廉王為汾云案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學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為茂才也又法正與此同壽昌案言察於司徒知其廉注云為為廉亦薦其廉

也若孝廉當云舉不當云察亦不得云薦也攷前書敬傳班况舉孝廉為郎稱舉不稱察班彪惟云舉茂材無舉孝廉事若有之固不應脫此事不載足徵此是察廉非脫孝字也

執易乘

班固傳益清廟之光輝注引詩濟濟多士執文之德壽昌案今周頌文作秉文之德此注作執義詞而字異蓋唐傳本與今不同攷唐石經亦作秉不作執豈章懷時與開元又異耶下傳典引對越天地者注亦引詩作秉文之德不作執唐諱爾秉與爾同音嫌名也唐於丙之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秉善或時未得悉避或是後人回改俱未可知又案章懷當日勢有難悉避者如後楊秉之類雖改人名此外因避有避有不避耳

載記

班固傳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壽昌案樂資山陽公載記晉書十六國載記史以載記立名本於此

許少秦成

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注未詳文選注同錢竹汀先生卷新錄云漢書古今人表下中有許幼豈即許少平壽昌案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夏賁之勇注許幼豈曰荆成古勇士此疑以秦昭之秦字誤加於荆成故曰秦成也

漢行

王裁漢行壽昌案示我周行即此句所本行字讀如本音漢作

朝代解與周行解異孔安國論語注以周規作周朝解與此漢行同意毛詩傳於周道等可多作周朝解漢人說經喜從實處說蓋相傳家法如此

草昧

同乎草昧注引易曰天地草昧壽昌案今易作天造草昧荀爽注謂陽動在下造物於冥昧之中也鄭注造成也漢人無作天地者此注恐有誤

狷謂狂狷

第五倫傳不勝愚狷注狷狂狷也揚倫傳荀肆狷志注同壽昌案狂與狷是兩等人不能訓狷為狂狷也范冉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興傳豐亦狷急注狷疾也是也

枕社

鴛鴦意傳藥崧家貧為郎常獨直壘上無被枕社注社音思清反方言云鉅几對漢之交曰社壽昌案方言注社郭璞音賜集訓亦作棧謂板施於櫪上柱下音博雅亦書作朱云闌也櫪也此為近之於壘上枕門闌不必有但几可枕也

公主無封侯事

東海恭王彊傳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國侯注即婦人封侯也昔呂須封臨光侯蕭何夫人封鄴侯之類壽昌案此注誤也漢制皇女封縣公主親列侯諸王女封鄉亭公主親鄉亭侯烈長女封縣公主適夷助此陽為縣親列侯故云小國侯也餘二女無故即亦封縣公主矣東漢並無婦人封侯之事參東平

王蒼五女皆封縣公主亦異數也

輔將

東平憲王蒼傳等汗輔將之位壽昌案文多稱輔將相此稱輔將
嘗時蒼自以輔將且拜驃騎將軍也故之上驛騎印綬

少府給筆

朱暉傳東平王蒼正月朔旦入賀故事少府給筆案禮儀志歲
首朝賀公侯暨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又決疑要注曰古
朝會皆執贊侯伯執珪子男執鑾漢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蔡
云公侯璧則無所爲珪但有璧而已公侯三公之璧皆首備
惟藩王則由少府給之也續百官志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
寶貨珍膳之屬藩王亦與中服御諸物等故少府所掌也東平
王朝正當是章帝建初七年

當宜並用

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刊攷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主當字
壽昌案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尚領益登况等類不可勝數
卽當宜並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後何敞傳宜當克己以
輔四海之心亦宜當兩字連文

張安世稱張子孺

朱穆傳近則張子孺行之漢廷王愨並謂張安世字子孺
而邢吉名安世不名著章懷瓘諱所載也壽昌案王說爲信
章帝紀注張子孺領尚書事及本注益可知或謂上語遠則聖
賢履之上世世字未遒何也蓋太宗取名世民原相傳有濟世

安民之語故於安世名號之九要不惜改正文也

手握兩語

太學書生劉陶等訟穆奏有曰手握王爵口含天恩八字本意
宦者傳度卽用此語

晏晏頌君無別

何敞傳敕奏記太尉宋由有曰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案書文思
安安作晏晏鄭注引考靈耀云寬容覆載謂之晏漢人以頌君
上履見本書卽敕上疏亦云陛下履晏晏之姿茲頌宋由如此
固其時無語忌亦何不少加別澤也

挾同夾

挾切主壽昌案挾與夾同卽夾輔之夾也本書劉陶傳挾輔王
室亦作挾

關卽樂城

張禹傳會赤眉攻關城壽昌案關爲前漢常山郡之縣屬十二
後漢改曰樂城建武初尚未改故禹祖況爲常山關長

其下亦作其居

室廬相屬其下成市毛本其下作其居壽昌案居字亦有其尤
與室廬句相應也又注引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劉攽曰案文
多一守字壽昌意守舍是守田之舍卽守望相助之守也

關登

張禹傳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注賜關登具物壽昌案史記秦
趙良曰持矛而操關登爲車而趨索隱亦作鈹胡三省言爲

此注賜關登具物殆賜護衛儀節之物與服志有關結車注魏

文帝改曰關虎車又有鳳皇闕載注薛綜曰闕之言虛也取四

載而車邊宋一新云案闕登高印是疑龍登後出字闕登其

闕整文內闕其音作闕其說又新附有疑疑字當即闕登之俗

本書西威傳又有細布好紙疑注引建者曰毛席也釋名曰疑

之平大麻前小榻上登以上林也案釋名本作闕登說文無闕

字見於大徐新附古或借闕心之隸釋載孟郁修免廟碑石闕

二生闕即榻也一切經音義卷三出疑字注云毛

席也施之於壁因以名焉經文作闕知闕即疑也

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長沙周壽昌撰

先人是先民改

張敏傳詩美先人詢於芻蕘案用詩語本作先民此唐避貞字

論改字注同

雖然非懼然

袁安傳從事懼然而注懼音九具反音昌案袁宏紀及毛本懼

俱作懼蓋懼本訓驚視貌即懼也若作懼注何必音九具反也

從師二字不應刪

袁閎傳閎弟宏字劭甫取其門族貴勢乃變態名徒步師門從

師不應微辟終於家 殿本枚證云案徒步師門即從師也復

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壽昌案明監本毛本俱有從師二字

茲徒步師門宏問業不絕以車乘往也從師不應微辟必其誦

亦高尚而宏從其不應微辟之節也雖似一語而實兩事不宜

刪去二字

貪與探同

郭鎮傳論拾朕以貪情注貪與探同也惠補注云貪與探同未

聞其說壽昌案貪說文欲物也探說文遠取之也釋名貪探也

探入他分也易繫辭疏探謂闕探求取貪與探音兼俱同故注

取訓於此也

元二非元元

陳忠傳自高節位以後頓遺元二之厚注元二解見邵陽傳壽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威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昌案章懷注以元二爲重文作元元解趙明誠金石錄洪邁隸釋已詳辨其非是惠氏補注倘引之此之元二亦謂安帝卽位承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互詳本紀可據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也

盆卽塗

徐岱之開海水盆溢壽昌案禮祭義夫人纒三盆手釋文盆淹也盆卽塗前書海浦志云是康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卽此

數百匹

賂遺僕從人數百匹案此是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嘗書賜帛若干匹可證此疏上所云杆抽將空卽指此事

穴見

不敢穴見注不廣也案易出自穴者陰之路也文選幽通賦叛回穴其若茲今曹注穴僻也是穴見言不敢以陰僻之見

班勇卒在永建五年前

班勇傳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於家壽昌案勇於永建二年被徵下獄應卽以其時免歸卒於家也觀勇兄子始尙陰城公主永建五年始以公主驕淫拔刀殺之帝大怒要斬始同產皆棄市勇若非在五年前安能卒於家也

節度

梁暹傳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壽昌案唐以後置節度使總各道軍事應防於此

刪太史書

史學叢書初集

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楊終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壽昌案隋書經籍志衛風史要十卷云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蓋在建武朝本傳未載此書終在顯宗建初年間又後於熹不知所刪視魂所約何如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則史公書在東漢已屢被刪削然此書雜見注中不載本傳亦以世所行史記皆原本非節刪本也

春秋外傳

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壽昌案終本傳未言習春秋何家而攷終上疏有云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春秋昭公十二年公羊傳語又云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引春秋文公十六年公羊傳又云襄公作三軍昭公會之君子大其復古引春秋襄十一年及昭五年公羊傳語又云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引春秋僖公五年公羊傳語是知所爲必公羊春秋外傳其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

漢文帝時置五經博士

翟醜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注云文帝無此事醜言不知何據壽昌案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帝天下獄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解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雜嬰文帝時爲博士轅回景帝時爲博士皆詩

博士也據王氏玉海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非五經者也

應仲瑗

應劭傳劭字仲遠注謝承書曰應世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瑗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壽昌案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瑗迺曰漢官儀作瑗官儀既劭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瑗皆非也

陸見

霍諝傳又因陸見陳閻罪失壽昌案引見與謝恩始見馮異傳而引見他傳亦多有惟陸見二字此僅見

朝舖應作晚舖

王符傳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注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壽昌案既云舖卽不得言朝朝字作晚字始合意氣卽聲氣

蕪湖侯國

樂成靖王黨傳其貶長壽爲臨湖侯注臨湖屬廬江郡惠補注云通鑑作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也壽昌案本書章帝紀章和二年齊王晃有罪貶爲蕪湖侯傳俊傳俊封昆陽侯後卒于昌嗣徙封蕪湖侯前書王子侯表丹陽哀侯收下注蕪湖是蕪湖本侯國惠不得謂通鑑爲非也

魏良

魏參傳參素與洛陽令魏良不平案東觀漢記良爲雒陽令常

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良案參夫人事微類良後於永和五年爲涼州刺史見陳龜傳

戴聖誤戴德

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小戴禮學授梁人橋仁季卿仁爲大鴻臚孔氏禮記正義序述尤詳是戴聖非戴德也此德字誤

橋元逼姜歧

元爲漢陽太守郡人姜歧隱居名聞西州元召爲吏不就元怒敕督郵逼之曰歧若不至趨嫁其母壽昌案元旣以歧爲賢何忍以不至逼嫁其母且歧旣素有名其母年必老矣又何能嫁此嫁字恐是拘字之誤

安平屬安平國

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壽昌案郡國志安平係安平國屬邑之第十二涿郡並無安平縣惟前書地理志涿郡屬縣之十四爲安平此稱駰爲涿郡安平人或從其前代書之也應稱博陵安平人觀博陵太守孔彪碑陰崔烈題名可證

發于獄掾

崔瑗傳以事繫東郡發于獄獄掾善爲禮瑗聞攷訊時輒以問禮壽昌案瑗傳其父業許易春秋所闕者禮也故從此掾學之此掾姓名惜不傳卽此可見漢時經學之盛

崔烈

烈後拜太尉案以靈帝中平四年四月拜太尉十一月罷其在

太尉位不過八月獻帝紀云初平三年六月李傕等陷長安烈以城門校尉賊殺明較爲亂兵所殺語爲勝也烈字威孝見博陵太守孔彪碑陰稱故吏司徒樣云

慎陽不屬南陽

黃憲傳汝南慎陽人也注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壽昌案慎陽屬汝南郡不屬南陽前書地理志本書續地理志可證並非後國注作國字尤誤

徐卽系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攷證云係當作繼壽昌案係卽系周禮冀系世卽此係字不必作繼

眩兄弟爲賊劫

眩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注引謝承書云賊棄物而去眩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壽昌案衣資本已物賊還所掠自當取歸亦以成賊之義若謂物經賊手以爲汗而不取則兄弟皆爲賊劫將亦以爲被汗而不有其身乎謝承書之不可信類此

蓬萊

申屠蟠傳注引謝承書居蓬萊之室攷證云諸本同案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蓬萊當是鬯字之誤壽昌案蓬萊二字似不誤彼自作蓬萊等類字用不必如後人作神仙典故蓬萊乃指爲山名也如食前方丈古人用之後世論神仙則有瀛洲方丈論佛

道則有方丈蒲團不能因彼而遂改此也

楊震五子與碑不合

楊震傳震五子而漢太尉楊震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長子牧富波疾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復登上司次奉黃門侍郎洪适謂傳誤也然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與傳稱五子合傳與碑皆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夭故不載也

泚陽應作比陽

清河孝王慶傳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注比陽主東海王疆女壽昌案東海王女泚陽公主適齊勳后卽勳之女其母卽泚陽主也攷泚陽是比陽之誤光武紀甄甄阜梁邱賜戰於比水卽其地也比陽爲南陽郡屬縣無泚陽縣名比之作泚誤自水經呂氏春秋作泚一統志作泌陽縣是也

泚沐卽櫛沐

濟北惠王壽傳頭不泚沐案泚沐卽櫛沐也廣韻泚音俾細櫛釋名泚其細相比也

開字名誤

河間孝王傳子贊嗣建安十二年子開嗣壽昌案贊之子爲孝王開之七世孫安得復名開也此必有誤

張皓八十三復仕

張皓傳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案此安帝永建四年也皓已八十越三年爲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年八十有三壽昌案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特如皓以八十歲罷八十三而復

起不可解周舉傳長樂少府朱假年過八十黃瓊以太尉卒官年七十九李允順帝時爲安樂相卒年八十三

辟高第爲御史

張綱傳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案 殿本作司徒高第辟爲御史攷證謂別本非卽指毛本也壽昌案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爲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亦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 殿本是據此改正也

稱職不相誤

種葛傳延意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薨監本無相字 殿本攷證云案橋元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颯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爲相也相字舛誤無疑壽昌案范史不誤讀者誤也此蓋言所推達者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漢相故爲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

撲刑

杜伾傳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篋養於殿上撲殺之壽昌案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根以輕撲得息遂閉目不動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十七以壽終與此作七十八微異案國策秦茅然有囊撲二弟語是撲刑起於秦秦本書申屠剛傳尙書近臣至乃撲撲牽曳於前則光武盛時已有撲刑左傳博老願皇帝始有撲刑皆非古典願帝陽嘉年開從雄言改

武旅卽虎旅

劉陶傳武旅有鬼藻之士壽昌案武旅卽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旅賁氏

氏卽是

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壽昌案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王尙見舊本也荀爽傳云五薳威備攷氏與是古通段字詳見前書注校補敘傳上

庸回卽庸違

劉瑜傳不敢庸回注庸用也回邪也壽昌案卽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也左文公十八年作靖譖庸回可證注卽本杜注

順孫

虞胡傳早孤孝養祖母懸舉順孫壽昌案兩漢以孝弟設科舉順孫者此僅見

以字截去

博覽傳論語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壽昌案論語本作以不教民戰民作人是唐本避諱改變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卽以也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語益其書以四字成句直截去以字也

侯是贈爵

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壽昌案燹未封侯豈死後贈爵邪范史不敘明少疏

白底罪人

張衡傳跨汪氏之龍魚注白人之國在龍帝此也壽昌案山海經有白民無白人李賢注避諱改也

雜

馬融傳唯尾雜發 殿本華正文與注俱作鞋似誤注明云字

从圭則不應从主又注本作鞋無舛頭也 殿本亦書作鞋尤

誠毛本較明

柳字

柳天狗壽昌案廣韻柳項械也此後世柳為刑具之始與釋名作田器禮記槐架之架皆不同

埋根

埋根行道以先吏土注埋根言不逞壽昌案時完戎必以木根空路兵不能進致馬賢等處處斷滯段頗傳逾千人結木為欄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觀我之遮蓋如是即可知羌之遮我也埋根者禹貢隨山刊木傳云斬木通道左傳襄二十五年當陳隧者并埋木刊皆是類也此言途退根株阻隘取而埋之俾便於行道不合是也

貞定證

蔡邕傳祖勳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田行證曰貞定公注引昌

祖攜碑有曰長手棧字伯直處俗邪驚不協於時垂髮髮人

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證法云云壽昌案合傳與碑言之是覆并

未仕於朝攷蔡中郎集朱公叔證議有云本議曰忠文子史古

之以子配證者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專與諸侯並故以公配府君王室亞卿也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據斯云中郎斷不肯僭稱其父為公以誣之矣貞定出於私證公字疑是衍文

熹平四年

壽昌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祭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為光和六年改漢高陽令楊著碑有二特以儒學詔書重定經東觀漢記元邱之指編歷禮之疑天子異焉權拜議郎案著是大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以遺從宜沛相統憂歸遂卒統卒於建武元年著當同時也建寧為靈帝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經者乃桓帝時事尚在蔡邕堂祭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壽昌案漢碑多缺臬之辭不可據以為信也若桓帝果有定經之詔著有刊正之功縱若無專傳而桓帝紀楊震傳總贊附及范史不應疏略至此惟水經注稱光和六年與紀傳俱異者洪邁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和壽昌案總在漢書丹刊石構尾皆非則後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

論語三碑

邕乃自書丹於碑使人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注引洛陽記云云劉敞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案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云應作

一碑毀今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俱不為誤 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董道廣川書跋云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東行論語三碑毀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毀無其二毀之說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知論語是三碑斷然也

姓璋非偉璋

光祿勳姓璋注姓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 殿本作光祿勳偉璋注偉姓也壽昌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姓偉貲二十萬注姓姓也偉其名章懷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若是姓璋則注文當作漢有偉姓不當如此云云毛本不誤

漢職儀

叔父衛尉質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壽昌案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案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云漢職儀殆即此書首文也

叔父稱父子

如臣父子欲相傷隋案父子自謂與其叔父類也前書疏族

傳父子並為師傅亦謂廣與其兄子受也

十意得七條

奏其所著十意注宿書十志也又云邕別傳有云律歷意第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此下闕目尚短四意攷劉知幾史通稱邕於高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尚有朝會令等之可得七條 又廷式云蔡邕十意詳續漢志卷二注引袁山松書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歷記亦不名志也

治書非持書亦非侍書

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壽昌案毛本侍書作持書此皆誤也百官志有侍御史無侍書御史而有治書御史蓋唐人避諱改治作持觀曹察傳治虞氏禮作持可證侍則又因持而誤者也

斯作厮

左雄傳職斯祿薄注斯賤也壽昌案斯同厮厮養之賤也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厮

司冀

四年司冀復有大水壽昌案兩漢有司隸校尉至晉始置司州司冀之稱晉以後始有范蔚宗蓋用其當時語非東漢時原文

寒食在仲冬

周舉傳由是士民母冬中輒一月寒食壽昌案傳稱盛冬去火是當時寒食在仲冬時乃注引新序云龍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云云似泥俗說而與傳不合

黃尚南郡人

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壽昌案尚卽司徒黃尚水經河水注云卽縣漢封黃極忠爲侯縣南有黃公關卽司徒黃尚尚蓋極忠之後人也卽屬南郡故爲南郡人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長沙周壽昌撰

陽春和寡注有漏

黃瓊傳李固遺書有曰陽春之曲和者必寡注引宋玉對楚王云云壽昌案新序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雲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和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文選同是和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最高也屬文時因陽春字面較工故不用流徵築書庖肩吾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卻引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

邠鄉縣

乃封邠鄉侯注說文云邠潁川屬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壽昌案後袁紹封邠鄉侯卽此地其地有邠鄉故以名縣也前書地志元始二年版籍而志有周承休侯國無邠鄉縣是時未久仍廢也續志無邠鄉縣并無周承休侯國續志版籍以順帝朝爲斷時縣已省并順帝後又復之也瓊及紹之封則桓靈間矣

木舌注誤

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壽昌案法言學行篇曰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柳注云金口木舌鐸也是照法言原文正欲宣之於言照

宿松羅忠濟初校

非平史悠咸覆校

晉葛均福祥再覆校

注則是以木作舌也引注此文所不合蓋木卽論語木訥之木前書周昌木強之類不敢發言僅存舌之質故木亦訓質也猶內經麻木之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以法言木舌二字偶同遂引作注殊爲誤證

中興後舉人增科

中興以後復則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壽昌案漢初特詔求賢有行義年之署逮孝惠而舉孝弟力田孝武而策賢良方正州郡察舉孝廉秀才至東漢而舉孝弟未廢復增其途又案漢官儀光祿舉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卽前書元帝紀永光二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處以此科第卽從官也

孝經

荀爽傳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壽昌案此注是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誤證也孝經在兩漢殆人人可誦爽云漢爲火德其德爲孝故漢諡以孝爲先也孝經屢見前書昭帝宣帝本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經師前書王氏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孝文置孝經博士見五子正義至後漢孝經學益盛儒林傳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蓋勳傳宋景曰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被詔責要可見漢制之誦孝經遍天下也此外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

學者注俱不之引而轉引恭書說

服舉主喪

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壽昌攷桓興傳沛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爲郎會吉以罪誅人其敢至典獨秉官收殮歸葬服喪三年貢士爲墳爲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爲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喪喪終三年然後歸李恂傳太守李鴻請署功曹鴻卒恂送喪還鄉里旣葬開起冢墳持喪三年此皆在爽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爲俗亦不自荀爽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起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一時風氣可想

私諡君父及諸名士

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壽昌案後世帝王自有諡無敢爲私諡者所謂君者卽府主舉主之類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攷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蔡邕傳父棧穆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遣使弔祭諡爲文範先生卽荀爽之兄靖年五十卒號曰元行先生夏恭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諡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范丹傳終萊蕪長大將軍移書陳留太守諡貞節先生皆私諡也諸人稱先生蔡棧無爵而稱公尤爲僭妄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

拜讓郎

李固傳久乃得拜議郎劉放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

拜議郎史之執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壽昌案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即真或固之始爲議郎尚是守官至此方真拜也且本傳明云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飛章陷罪事從中下是先雖爲議郎而未得拜至是始拜也

馬融草奏李固

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壽昌案馬融傳遂爲梁竒草奏李固卽此奏也

見堯於牆一語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壽昌案馬融草奏中語必出自古書後佚無可攷要是禮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太息之聲孔子夢見周公彈琴而見文王亦此意也注引太公兵法云云語支離於文義全不合

杜喬策免

杜喬傳但策免而已案先既云喬以地震免茲復云策免通鑑攷異謂爲誤誠然實非也蓋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專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事逮之加罪也

呼祐爲季子

吳祐傳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季子謂札也壽昌案祐字季英故其父恢以季札喻之

吳祐傳爲宏農令傳未載

遷膠東侯相案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五引陳西晉書傳云吳祐爲宏農令勸善懲貪獨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稔諸曰君不我受人何以休不行略畧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畧作畧據此祐以孝廉爲宏農令當在爲膠東相之前

南陽有屈原廟

延篤傳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案篤爲潯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

史記音義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今凡二十篇云壽昌案史記索隱序云太史公之書古今爲善注解者絕省音義亦稱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書

賈郡縣

史劭傳勸與同郡人賈郡縣注君今之寺耶也壽昌謂郡縣卽平原郡公置之邸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耶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賈乎

蚩即蝻

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壽昌案蚩卽蝻言行貨以免無乃爲人所重乎章帝紀永平六年詔示不爲詭子蚩也酷吏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卽此蚩也先武紀殘爲蝻蝻禁宏傳時人蝻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三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蝻也蘇懷詩噉蝻今自蚩注與蝻同

丹野

皇甫規傳大賊從橫流血丹野 殿本作鐵血川野此作丹野亦有意丹野猶赤地也木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正與此同句法則作丹字為是不必易川字也

李翁

屬國都尉李翁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罪壽昌案漢碑有李翁西狹頌李翁折里橋鄰閭頌皆頌翁之辭或稱其博愛德義或比之黃郤朱壘而規乃勅翁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正必非誣奏觀碑陰題名皆翁之僚吏宜其多誣不實也碑稱翁為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異蓋翁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太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持節時翁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

頌出共叔段當有據

段頌傳其先出鄭共叔段頌炎武曰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壽昌案頌氏所引多是段干稱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鄭樵通志略有云壽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康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樊皮之後為皮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為氏者甚多如越王允之後至漢初猶有稱無餘見功臣表范曄宗此傳必本段類之

家譜不能從數千字後禁而駁之也

馬援非馬武

段熲傳熲富亂邊馬援邊之三輔注邊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向焯曰徙漢晉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壽昌案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攷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類必是引援非馬武也傳注俱不誤

權官

陳蕃傳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案時靈帝初正中常侍權也權官即淑臣謂持權之宦官也

陳蕃年近八十

蕃時年七十餘案賈武傳持謂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

更本音

王允傳不欲使更楚辱壽昌案更字宜從本音猶冉也允始以憐下獄甚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

孝經六隱事

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之壽昌案東觀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八隱事能消卻姦邪當以貢日允與立人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簡其九宮具上隨日時

而出人焉及元祓書不復行此一事與宋昊奏以孝經退職
何異第所謂六禮事不知何典

諸齋

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九真士孫瑞榜壇登壇請壽壽昌案禮
儀志詳請雨無請齋法及禮祭法雲宗祭水旱也注謂宗爲壽
字之誤似乎早則壽祭水則樂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
命諸官止雨朱繩反樂社學或攻之春秋祭露詳求雨法亦有
止雨法云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益井晉書禮志
云其雨多則樂祭亦隨朱衣閉諸陰朱索樂社伐朱鼓焉唐開
元禮有久雨樂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齋之
法實始自漢成帝也

王允孫黑

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壽昌案惟汜長安之亂允及兩子宗族
十餘人皆見誅書獨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其孫亦必先脫歸
不然以催汜之凶暴與允深仇何能保其遺類也

又字應有

甄淑傳又陳時政得失之占劉放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嘗有
陳何得言又壽昌案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既第一而又陳
占皆驗也案文應有又字不多

奪字不必改脫

李膺傳豈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放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
奪音耳字不可通壽昌案奪去也見廣韻釋詁三奪卽放書呂

刑奪據瑜度史記作斂據奪脫本通卽作去字訓亦無庸改作
脫也

固卽錮

劉祐傳連固天下良田美業壽昌案固錮也禮月令國多固
疾音義固卽錮時康霸等攬權怙勢遂錮民間之良田美業山
林湖澤而引占之說其業故民庶窮困不輸租故州郡累氣

清詔使謠言

范滂傳乃以滂爲清詔使察之壽昌案清詔使一時所置旋廢
滂以舉孝廉光祿四行爲之後遷光祿勳主事則秩不甚尊也
後又詔三府掾書舉謠言皆非常置官而以謠言名官亦異

諸傳不合

張儉傳與諸傳多不合處壽昌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侯
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
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儉自亦有罪矣
恐於情事不合當以此傳所言爲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
喪母還家大起學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
覽母生時交遊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鈞黨及
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
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耳儉得亡命而覽傳乃云夷滅之三
傳互相抵牾當是蔚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未及互審耳

明廷

李篤開外黃合毛塚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

猶明府公沙穆傳穆爲繒相稱綸侯曰明侯則猶明公也

范作苑

范康傳荀淑寶武傳俱作苑

音制

郭太傅美音制壽昌案音制或卽音聲儀制也公孫瓌傳云爲人美姿貌大音聲音制監本作音制 殿本正之

史叔賓等三人

史叔賓黃允謝該等傳壽昌案郭太傅後附錄十一人如前書衛霍傳附錄諸將之例自無不可然必有一節可取始資甄采若如史叔賓謝該已無足錄至黃允附黃妻卒爲妻証實行既虧虛名亦取傳中止此一事何足塵點史冊謂是懲惡則世開如此輕薄子豈止億萬可勝黃郭宋翟汝文謂范書語近詞允殆卽此類

孔仙應作宙

孔融傳父宙太山都尉壽昌案仙應正作宙裴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漢韓敕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太山都尉孔宙碑俱作宙其名宙者別一人見董卓符融等傳魏志武帝紀許靖傳宙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 殿監各本俱作宙獨毛本作宙較諸本爲善

刊章

孔融傳覽爲刊章下州郡劉放曰正文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自詔出張儉傳中可見也壽昌案覽是時口衛天憲詔自彼

出卽刊章有何不能者

直指注誤

衛命直指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壽昌案直徑也言衛命徑指其地也若云無屈撓則與下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繡衣直指爲尊亦不得以直指二字相同引爲訓也此注全誤

宗欽非宗欽

鄧禹威損失於宗馮注宗欽馮惜壽昌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欽疑彼欽字因借字也

錢塘

朱雋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力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雪集塘未成而論不復取皆趨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劉劭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塘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壽昌案水經注引錢塘記云許都議曹華信義立此塘注刪去家字誤又誤作義也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唐前書地理志作錢唐皆不作塘是也方輿紀要云唐以唐爲國號因加土爲塘是錢唐以名錢塘自唐始非秦漢舊名可知趙氏水經注釋云錢與泉通王莽改爲亭泉闕朝曰山出錢水故湖曰錢湖江曰錢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是尤可破華信義與錢之說且據華信此事誠有之亦証民而乖義後何以使民尚能以爲美名不致積志

無錢贖者皆刑而嚴就博云收就於後漢時劉帝爲會稽太守約在桓帝永壽年間朱雋之封又在靈帝中平年間是咸順帝時已省并桓靈朝復之且爲後國故續志未載也

董卓傳應列四夷後

董卓傳壽昌案董卓首亂躬行弑逆于古賊臣之尤漢之亡全由此一人宜援王莽例列其傳於四夷之後

搜牢

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搜索取之也壽昌案士卓奏言牢直不單注牢煖食也古者名煖牢劉虔傳而牢粟進懸注牢買直也是搜牢者搜掠資勳以爲煖食似不得如注言

便時

遂便時幸焉謂遂便以時幸也注云時日吉便此時獻帝尙臨擇吉日乎

注諸省問

或齊酒肉就天子燕飲注魏志諸將或遭婢謂省問案此魏志注引魏書之文非魏志劉攽曰注省問案當作問蓋劉亦本諸魏書也壽昌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尙有何省問可謂乎當問卽存問恐魏書本如是不必作問字也

劉虔傳與魏志異

劉虔傳壽昌案英雄記曰虔讓太尉因衛尉趙昱益州賊劉焉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并任爲公則虔雖拜太尉尉讓而不居又案魏志虔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還

唐大司馬是封襄賁侯在靈帝時追卓時始授大司馬耳與此傳小異

星工

公孫瓚傳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案典略引表云星工姓名崔巨業卽此傳紹所遣攻圍於安之將也

小將

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案典略云紹使周昂盜居其位卽此所云小將也

注道亦作道

追擊於巨馬水注自易州過界流入壽昌案巨馬水水經注作拒馬河案魏志縣名在涿郡或作道是道亦作道也

關靖死節非佳士

關靖見瓚敗策馬赴紹軍而死案英雄記曰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黠吏也詔而無大說特爲瓚所信幸

糾人不必增字

糾人完聚稽保士卒之使劉攽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聚字壽昌案以糾人完聚爲句稽字屬下讀亦可稽卽蓄字賈紹傳稽士馬以討不庭呂強傳時帝多稽私戚皆用此稽字與本句健字意尤通

趙昱傳

陶謙傳壽昌案謝承後漢書呈遷廣陵太守賊牟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賊敗績見壽昌案此是昱以拒融與

戰敗積死之并無待融以養融融利貨而殺之之事

是湯非湯

袁紹傳曰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華嬌傳作太尉陽成桓帝紀袁安傳作太尉湯其作湯者因湯字近爾漢袁安傳成爲左中郎早卒不作五官

紹服嫡母喪

遺母憂去官三年禮行父服壽昌案紹爲庶出此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爲母服三年喪又兼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魏注引服帝春秋云董卓收紹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慘死在後而紹蕩然忘哀視行嫡母服時又一人矣

引軍不誤

袁紹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注引魏書云云劉放曰注案鮑信遺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壽昌案魏志引軍遺鄉里下云收徒眾萬騎七百餘重三千餘乘云云又先云拜騎都尉遺鮑信得千餘人是其軍本自鄉里募來安得不引之同歸邪况其後賊眾更多出應曹操是信固始終於軍事安得軍字爲衍且易爲歸字邪劉氏不嚴本志動改注中字亦通人之蔽也

誤錄有此陳琳之辭五字今本刪

可不昂哉注流俗本此下有此陳琳之辭者非也壽昌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後有此陳琳之辭五字章懷注所云

流俗本下云云殆俗本因魏志一而誤錄者也

劉表與袁譚書

初交殊蒞卒成同盟故譚云初交語文義雖疑有脫誤譚昌攸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蓋指司此蓋從經典表曰曹操起事時敘起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氏春秋作慕

公

臣字非衍

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故譚以魏氏春秋壽殺衍一臣字壽昌攸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蓋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總統也有臣字對勸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勸節甚多非原

張羨事不合

劉表傳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三郡畔表表破羨云云壽昌案魏志曰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憐表遂攻并憐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憐時始能平之耳與此傳異

十三年劉表卒

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卒案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開始欲表至三十年無子遺

擇高因本無韓字

乃擇高之四劉攽案韓高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壽昌案此因高與劉越壘連書之故不書廷益證傳前本有韓字在內不可去劉攽攸誤謂前多韓高二字攸證引類文武何

二說甚詳可備攷

張懿

劉焉傳而并州刺史張懿壽昌案張懿蜀志作益者陳承祥晉人避懿之諱以益代之祖宋本作壹者存懿字之半也非此傳幾不知張懿原名

漢寧非二十年置

領漢寧太守注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壽昌案曹公破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寧太守在前則漢寧之名已久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寧郡為漢中則二十年已不名漢寧矣得云二十年置鄂注引山松書並誤

曹操厚待張魯

封魯五子及閭閻等皆為列侯壽昌案曹操為子彭祖取魯女見蜀志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五學叢書切集

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長沙周壽昌撰

陳溫非世殺

袁術傳卷揚州刺史陳溫壽昌案魏志裴注引英雄記曰陳溫字元輔汝南人為揚州刺史自病死似不為術所殺

王必勅殺呂布

呂布傳壽昌案英雄記曰主簿王必進因布勸虜也其穆近在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

衛颯著書

衛颯傳救以桂陽太守歸家壽昌案隋書經籍志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想當此時唐藝文志作衛颯史記要傳十卷名稍不同固一書也本傳未載

累息即累氣

任延傳吏民累息注累息累氣壽昌案劉劭蜀故州郡累氣即累息也孟子趙注係累猶縛結也是累亦訓結累息言氣結塞不敢出也

每食非每祀

王渙傳每食輒絃歌以薦之劉敞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壽昌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遂祀必絃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者民因特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必薦強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許武

許制傳述判祖父武事壽昌案許武既自盜登為弟滿位當時宗親不恥而反稱之雖由古人道至易欺而西京真偽之風遞矣又察制之化怨家與感爭財一事皆以衛行之亦許武取肥自汗之餘智也惟制別有循吏故足稱賢

上虞婦冤

孟嘗傳壽昌案上虞婦冤死事此漢時檢驗法未備故以為誣人而莫之辨至唐則檢驗猶詩迫宋而更加精審洗冤錄一書所以為治民獄者之金科玉律有宋仁政之大端也在今日斷不能有加鴆之誣亦恃有此書故

父叔遺字句

劉矩傳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壽昌案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為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為司徒也又案叔父遼當云父叔遺傳寫顛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觀本傳下稱叔遺可見蓋叔遺是其父名因有叔父光字故此亦誤倒也

聖明稱太守

劉聖傳年老遺使聖明壽昌案聖明山陰老吏以稱寵也詩聖官會稽太守

清約

而清約省兼京殿監各本俱作詳約省素烈原父云案又言准都無蓋蓋本是廉字壽昌案據此是宋本亦有作准者矣毛本作清字較廉字善現定

鳴鼻

仇覽傳化我鳴鼻哺所生注鳴鼻即鳴鼻也說殿監各本作鳴鼻毛本作鳴恐鳴鴉音近通假也若是鳴字則注釋鼻足矣何必并鳴字引之

揣非憐

酷吏傳序若其揣推疆執攷證擯疑備壽昌案作揣為是揣控也言控持其罪以推疆執也若作憐豈尚與酷吏合

學官非學官

黃昌傳唐近學呂壽昌案官字宜正作官本書前已屢見

漢家注

蔡倫傳各營校漢家注劉攽漢書備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反加一漢字壽昌案此正按漢經師家法猶今之學清經解也觀事廷所刻孟毛包周皆漢人可證此漢字非必後人妄加也

曹節傳竝註

曹節傳故中常侍蘇康曹霸歷時誅珍注實后傳諱康及霸霸昌案實后傳止云欲盡誅中貴人中常侍曹霸蘇康曹諱乃止并無誅康及霸之語此注誤

祗避祐字

呂強傳節等官祐薄壽昌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祐蓋呂強原疏避安帝諱也

矯辨

莫肯矯佛 殿本矯佛作梳注同注扶佛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振也與此正同振即展古通用

受業應作受

儒林列傳序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此受當作授壽昌案搜選高能選功臣末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字與下受古文尙書云云相同蓋非選高能者爲之師不必改作授字

畫虎誤作龍

孔僖傳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劉攽曰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壽昌案此非誤也是唐人避虎字諱改作龍觀前書古今人表虎臣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孔子三十一代孫名長孫

孫僖傳末注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各本俱失載何名壽昌攷北齊宣帝本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亦無名文獻通攷閻里攷云三十一代孫長孫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改封恭聖始知其名爲長孫也

河洛圖緯

景嵩傳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壽昌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僞作朱子謂今讀古書一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二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未取此傳爲左

驗殆以其籍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是漢時專以河洛爲推步也明孫穀傳易終有河圖數一篇

高堂生非陸

魯高堂生注高堂生名陸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序祇稱魯有高堂生即先生前漢多如此稱蓋亡其名也陸乃三國志魏武時人至魏明帝景初年間始卒魏志有傳傳明云魯高堂生後也意懷此注特失攷

桀非夏桀

杜篤傳昔在強秦至桀虐作亂注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壽昌案桀猶桀鴞言不馴也不得訓爲夏桀之桀

存存注誤

遠救於己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注易曰成性存存也壽昌案莊子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合應是本此章懷注誤

史子孝非孝山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恭以爲諱者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壽昌案文選李善注云流別渠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鄒后頌并序計恭之末以訖和熹戶有餘年又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恭末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

秦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山者則一史岑非子孝何焯亦引此證其誤壽昌特詳錄李善所攷於此

玄黃改色

崔琦傳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章懷引史記趙高指鹿為馬事注馬鹿異形而上句玄黃改色未注案此皆趙高事也禮記禮器或素或青鄭氏注曰變黑白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為黃氏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氏正義云以青為黑以黑為黃即指鹿為馬之類鄭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壽昌案崔琦時先於康成引馬鹿對舉益知其說必確也

遽非畏

趙壹傳今揖三公何遽怪哉注云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壽昌案此遽字引杜訓畏將作何畏怪哉不成語氣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運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與卒然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 殿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畏之誣也此本尚是舊注

仁兄

壹報皇甫規書有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違劉攽謂仁兄字兩漢未嘗相呼且壹未嘗相接何兄之稱下文稱仁君此作君為是壽昌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現書規稱之為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之也後稱仁君所以

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謂兩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為尊兄亦距漢末不遠

劑注誤

劉梁傳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注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煎齊也壽昌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劑劑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人凡齊事蠶鹽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有酒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與劑同

板魚

邊讓傳比目應節而雙躍今注江東呼為板魚毛本如此 殿本注板魚作板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板字為傳寫之誤也

臺牧

禰衡傳臺牧者之所貪毛本如此 殿本注云融集作堂牧此本作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少府集作實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邪抑後人因臺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為實伎二字邪文選作掌技二字較可從

所輔注有誤

劉茂傳有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漢有諫議大夫所忠壽昌案春秋隱公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所依也注俠名也所其氏是當為所姓之始所忠見於漢書者五惟石慶傳稱近臣所忠廣川王傳稱幸臣所忠餘皆無官稱又攷漢百官表武帝時置諫大夫實昌傳可證後漢百官志始

有諫議大夫補注引胡廣曰武帝元狩五年以諫大夫爲光祿大夫光武中興以後爲諫議大夫此注稱所忠爲此官又於諫大夫加一議字不知何所據也

張武爲由拳人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何焯曰第五倫爲大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立此當作會稽壽昌謂此史臣追書當范蔚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書東方朔厥次人當朔時並不名厥次亦是班氏退書同一例也

錄斧

戴就傳又燒錄斧注從吳詩不吳不敷何承天纂文曰詎今之餘也張揖字詒云詎刃也錄音華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錄字壽昌案錄說文本作某兩刃詎也集韻或作鐔毛詩疏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此作錄者或就體也

獨當作無妻

劉翽傳髮獨則助營妻娶注寡婦曰髮無夫曰獨壽昌案無天當作無妻髮既是寡婦則獨當屬男子言故爲之營妻娶管子取鰥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獨卽此類也

王彥方

王烈傳烈字彥方注魏志字彥方壽昌案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致殆後改也

訪酬

訪酬政事毛本如此 殿本訪酬作訪州壽昌案度官太守治遼東郡不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猶應對也徐邈讀據此似酬字義爲長撫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曰充爲酬之益徵酬之訓爲占對也

闕陽

方術列傳序注闕陽爲天 殿本注元氣闕陽爲天作闕陽壽昌案孫氏古微書河圖括地象作闕陽爲天積精爲日足徵作闕不作闕也

文孫子名文公

任文公傳父文孫壽昌案子名文公父乃名文孫義不可曉

橫音光

郭憲傳關東旣旣郭子橫案橫本有光音與旣爲韻前書橫橋本書橫徒皆音光屢見注音旣爲橫以旣橫韻可不必也

曰字不可去

高獲傳劉攽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壽昌案主簿但有此言非徑遺吏迎也攽曰獲聞之非曰何以聞也

邦國合是郡國

謝夷吾傳爰收荊州威行邦國壽昌案邦國恐是郡國之譌漢人避邦字俱以國字代之此不合以邦國并用也

其平

楊由傳由占候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壽昌案書名甚奇

惰不傳

許峻易林

許曼傳祖父峻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壽昌案焦氏易林駁不著范史而隋書經籍志載易林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決三卷亡唐書經籍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是焦氏易林盛傳於隋唐以前卷數較多不止如今傳之十六卷也許峻所著亦盛行不止一種且不盡名易林情隋時漸亡唐後僅存目也何氏因前書焦延壽僅附見於京房傳未載易林一書遂直斷為詐作而抹殺焦氏并隨唐志亦不屑攷不知列傳未載本人所著書者甚多如劉表周易章句九卷錄一卷衛胤史要十卷延篤史記音義一卷本傳皆未之載亦豈得云非所著耶

薛卽續

華佗傳薛華甚酸注引詩義疏云云舊本與今 殿本注云續澹水上浮萍者龐大為續劉原父云此者當作也此本者字在龐大下語氣自順無庸改壽昌案今詩義疏文與此不合惟陸璣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龐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字看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注殆引此惟今水作滄水曰萍作為萍就酒上有以字此古今本傳寫有異也

運期字侯光侯與侯字近而誤未詳孰是

苦居

龐公傳先生苦居畎畝劉牧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頁字壽昌案苦居畎畝言先生苦欲居畎畝語自順不必加為良苦作慰勞語也觀臺佟傳刺史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即此苦字

叔先雄非複姓

季女叔先雄惠棟補注引孫愐曰叔先複姓壽昌攷女家姓先夫家姓叔也廣韻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國志作先尼和云以先為姓也雖水經注作絡引時人說曰符有先絡颺道有張帛皆蜀中孝女

客星犯帝坐

嚴光傳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壽昌案太平御覽五引後漢書曰光與光武友登降忘之光怒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客星犯帝帝曰豈非朕故人嚴子陵乎遽命徵之夜與子陵共臥光以躬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坐與情事全不合豈別一後漢書非范史邪又攷光武本紀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以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年十月客星在輿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事恐范雜采會稽典錄及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為據也又案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

侯光字侯光

梁光傳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壽昌案續列女傳作自名曰

也并云縣遺吏先尼和沒死成滿漢子賢求喪不得女終年二十五歲有二子給自沈父死處得尸共浮出女既適人自應冠以夫家姓不得云叔先獲姓也水經注諸書皆作絡惟此傳輿搜神記作雄或轉寫有誤也

皇甫夫人姓馬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攷證引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壽昌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有才學丁執書列諸妙品是唐時必有真蹟流傳張氏猶見也

追尾

西羌傳追尾掩微注尾猶尋也壽昌案胡三省曰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微尋也注作尋誤今俗文書作尾追尚不失此意

鳥音爵

西羌傳賢進到鷲鳥招引之注鷲鳥縣名鷲音爵壽昌案賢馬賢封安定侯討羌之將也段頗傳注曰鳥音爵胡三省曰鷲音維鳥讀曰雀田蕪衡曰鷲鳥縣即鶴雀樓在涼州據此則注云鷲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爲鷲也賢安得有爵音哉

疏勒國傳與曹全碑異

疏勒國傳壽昌案放漢曹全碑與此年代合而微有異同如何得碑作和德益得德古通如漢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作德史記三晉君傳齊釐王不自得案陰曰得一作德前書項羽傳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德是也推此作戊己司馬曹寬碑作曹

今字景完以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無已字與劉歆說合此于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碑云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此尤與傳相違反也

南柯卽南柯

焉者國王居河南城壽昌案河南城一作南柯城前書云治黃渠城

和帝應作元帝

南匈奴列傳以通舊好注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壽昌案注和帝 熙本不作元帝爲是

定距

南匈奴傳注定距壽昌案定卽穿周禮冬官攻工記弓人維角定之注讀如穿距之穿

鞞作題

單于姓虛連鞞 殿本鞞作題而注仍引前書作鞞

齋遣各義

今齋雜繼五萬匹又遣遺單于劉放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又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壽昌案齋者使臣遣者朝廷兩字各義不爲礙

抵字注至非是

轅軍徵詣廷尉抵罪注抵至也壽昌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言當其罪也不得訓爲至

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宋志駁京房說

律麻志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至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壽昌案宋書律麻志云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又云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為六十律竟不復合彌益其疏

律九寸

一日律九寸準九尺壽昌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冬終一日此則黃鍾之一日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六十日所謂以六十律分其之日也

七十脫四字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案零數當作七十四脫四字

數以三除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案此數以三除之即有奇零不盡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鍾之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案六十律終於南事南事之律固不能下生矣轉而上生其數在大呂蕤賓發生之間未始不可引而伸之劉牧云生蕤賓之傷是也故此為下生南事者南事既窮則無可生仍生本律也下分為又上生南事至南事則無可下生也

雜宮

雜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案零數當云二千八十九

解形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案當作十萬

分積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案零數當云八十七

上生南事

分為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壽昌案零數當云一十六枚宋劉牧易數鈞隱圖云同類為夫妻異類為母子此即本孟康說其陽下生陰陰上生陽法云夷則娶南呂生大呂大呂生蕤賓又南事注云生蕤賓之傷晉志云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主之正也

嚴崇

故待詔嚴崇案嚴崇晉書麻志作嚴嵩宋書魏書同古文崇嵩通漢武帝改嵩高山為崇嵩

三統麻未行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麻施行百有餘年壽昌攷宋書律麻志

何承天曰司馬彪因曰自太初云云曾不博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麻幾乎不知而妄言歆造雖攸異亦本此正之而未明述何承天說攸三統麻兩漢時存其說并不曾行

月食多先麻

待詔楊粲見時月食多先麻壽昌案自春秋以來祇論日食無說月食者前書律麻志有惟月食法一條是本劉歆三統麻法後漢永平中官麻皆失岑諫皆中詔令岑署望月食官又以望月食加時所云官麻署當爲大史令所屬而爲司麻專官百官志未載我朝江氏永日月食無視差較易於日食故推日月食法以月爲先攷漢太初麻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施行由質帝本初元年到靈帝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中先麻食者十六事樓參當明帝永平中謂麻推月食已多先時如此是以望月食加時至岑始爲專職此後劉固馮恂等八元術固作月食術課效各有驗否皆廢不用劉洪作七曜術上之晉志云洪始悟四分麻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又造乾象術皆杜預之乾度麻源於此

賈逵論黃道度

達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望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麻望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御編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等及星度課與待詔星度攷核奏可壽昌案宋史天文志黃道橫絡天體列宿遠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

紀元及乾道沿照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法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書之隨度焉梅氏文鼎曰各宿黃道度皆生於赤道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黃道亦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而其各宿度數不同者則以二至二分所躔不同也赤道近二至則其各宿黃道度也損而少赤道近二分則其各宿黃道度也益而多蓋赤道平分天腹適當二極之中所紀之度終古不易黃道不然其冬至則近南極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九十分其夏至則近北極在赤道內亦二十三度九十分其自南而北自赤道外而入於其內也則交於春分之極其自北而南自赤道內而出於其外也則交於秋分之極交則斜以斜較平視赤道之度必多此處既多則二至黃道視赤道之數必少理勢然也秦蕙田曰案漢以來皆用赤道變黃道又隨歲差而移故一法輒更一黃道宿度皆非實測無足載也梅氏猶據賈逵說存之以見古術家黃道度之大略秦氏又論月道云案西法以白道入黃道北爲正交出黃道爲中交與古法正相反然名殊而理不殊也古測黃白大距六度以今度法約之則爲五度五十五分強於西術

邊韶論麻

尙書侍郎邊韶上言云壽昌案麻理精微延光以來主太初者劉暹等八十四人主四分者李宏等四十人各自立論莫能專一惟邊韶案望以定麻較爲明切易曉以歷元爲本以日法爲用以分至爲程又參攷日月之食以爲驗皆可徵信舉行

又案文苑傳有邊韶傳載其以文學知名無論厭法事桓帝時以尚書令爲陳相此邊韶在順帝初相去二十餘年官位不同是別一人也

元封無七年

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壽昌案元封止六年此七年即太初元年也武帝本紀此事載於太初元年

郭香

太史治麻郎中郭香壽昌案此殆即華山碑內祭書之書佐郭香也碑立於桓帝延熹四年至此已將十年香已由書佐遷治麻郎中矣此時與劉固並舉後作八元衡月食衡止有固無香

劉洪善算

光祿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連攸三光注引袁山松書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善算作七曜術與蔡邕共述律歷記攷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攷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於世壽昌案晉書志徐岳議效術之要要在日蝕嘉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攷四分先上驗月蝕日蝕在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一事細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真莫不聞見劉欽以來未有洪比壽昌攷自開闢至漢文帝後三年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算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其餘一千五百二十恰滿一紀之數此卷首三千言述推步之原精微簡要非洪不能作此殆即邕十志之一也

建寧無五年

禮儀志注引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壽昌案靈帝紀建寧四年次年即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

汙染解齋

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壽昌案說又婢婦人營也漢律曰見婢變不得待祠楊慎曰婢變謂月事也

祀聖師用犬

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壽昌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帝本紀十二年十一月邊魯以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春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植知此禮是臨時祭非特祭

八能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壽昌案惠氏補注引易通卦驗語以證八能然樂器六七參差不等無所爲八能竊意八能主八音而言攷左傳隱公五年報仲曰天子用八又曰夫舞所以飾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是也

瀉卽霽

太史公前當軒瀉北面跪壽昌案瀉與霽同左宣二年三進及瀉正義瀉謂營下水瀉之處今俗所謂瀉水營也釋文瀉營也

瀛亦或作靈前音枚乘傳泰山之靈穿石是也

靈賦時章諸補

抱朴子審舉爲靈獻之世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所引同壽昌案續五行志未載此語宜引此補之

謝尚敗沒在二十三年

五行志建武二十二年武溪蠻夷反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壽昌案光武本紀尚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又一劉尚

和帝永元九年塞外羌犯塞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壽昌案袁紀作執金吾劉尚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彼前以擊虜而敗沒矣本紀作行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九月應作十一月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壽昌案安帝紀作冬十一月己丑

七年螟

章帝七八年間郡國大旱蝗緣語在魯恭傳壽昌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豕緣界不入中牟時恭爲中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八也

元初四年二月日蝕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注潛潭巴曰乙亥尙東國發兵書

昌案安帝本紀四年春二月乙巳朔非乙亥此志說與紀異日

而注又引春秋緯潛潭巴乙亥云云作證其非字誤可知第案下云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庫火與紀同計乙巳朔至壬戌正十八日也若是乙亥朔則下不得有壬戌此志與注均誤也宜從本紀又殿監各本及毛本作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係十月三字誤倒應乙轉

庚寅應作庚申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壽昌案安帝紀作庚申晦此作寅誤也攷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下有乙巳辛亥等日從庚申晦日上推之丁酉爲九月初七日是日內不當有庚寅

月蝕麻誤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注引古今注袁山松書是月暈星齒白氣貫月三事於月蝕無與且在建武中元興平三朝於此兩朝年分亦相隔注意不可解放和帝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閉月月食術以八月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月當食而麻以二月質帝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月食麻以後年正月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宗誠奏以三月月食而官麻以五月太史令修部令人張衡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太史主者云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太常就耽等平議卒廢諸術等術是月蝕誤推可攷者尙有三四事而志僅紀此兩條何也

北屈

郡國志北屈注引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壽昌攷前地理志注引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罷章攷鄭至於南屈是南屈北屈應稱二屈左傳不誤杜注失攷昭此注尤誤引

許注改許昌非獻帝時事

許注云獻帝徙都改許昌壽昌攷獻帝改都許在建安二年八月改許縣為許昌縣在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非獻帝徙都時改名也注誤

濟水非

房子贊皇山濟水所出壽昌案前志云石濟水此作濟水誤也

平棘注寫誤

平棘有塞案上贊皇山濟水所出注云晉地道記有礮塞中谷塞攷水所出之山不應說塞疑是平棘下注誤移於上也下樂城注在縣西北四十里攷此注亦非樂城本縣名何能云在縣若干里也疑亦是平棘有塞下語誤在下也

安平即信都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壽昌案水經濟水注云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此注脫郡字李公緒趙記云趙孝威王造植臺有宮為趙別都以朝諸侯信四夷信都之名本此是在秦靡有此縣屬邯鄲郡高帝因之二年別為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觀信都國治信都縣疑高帝置縣後因置

郡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為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為安平王水經注皆作樂成應劭作樂安亦誤也

趙厥作趙偉

武陵郡注引先賢傳曰晉代太守趙厥水經延江水注引先賢傳同惟趙厥作趙偉

孟應作孟

孟注晉大夫孟卿邑壽昌案前地理志自注作孟丙是孟當依班氏作孟卿即丙觀前書丙吉亦作卿吉可知

司徒去大字

百官志司徒公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壽昌案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奏在十五年至是始詔行也

十一年省長史非十八年

長史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徒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壽昌案光武紀十一年夏四月省大司徒司徒直官獻帝紀注亦作十一年八月恐誤

宿松羅忠濟初校

非平史愆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後漢書注補正卷八

漢書禮

三
解
一
卷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余既以後漢書補注采板歸吾小湖副憲矣垂老殘年無可遺日仍譏閱是書偶有所得恐師丹善忘記於本書眉端苟越乃荀恁之父見恁本傳而定字先生以前書有郇越郇相疑恁為越相後人此則先生偶失檢處延熹元年始置博陵郡是桓帝非貞帝注引地理風俗記云亦仍水經注之譌注馮李僅馮音醉二字考春秋經於越敗吳於馮李公羊則書馮為醉杜注馮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此以馮為醉之所防而其字未有明解許叔重說文馮从木有所馮遵為切唐韻集韻並遵緩切賈思勰嫁李法臘月以杖微打歧閒正月復打之足子此釋馮之義亦釋遵為切之義越絕書則作就李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李古音多通用馮之為醉亦猶美里為靡里孟津為盟津陸渾為真渾渾沔為惡地博溷為博復耳然則注馮李當以說文為主而旁通之醉不得僅以音醉二字為義也余為此說非敢妄附先生之誣友學問之道苦涉大水其無津涯竊取識小之義管彞所及追憶庭訓益以前章緒言為又補一卷使讀是書者於日月經天之後又得炳燭微光未必非好學者所許又後漢書無志管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三十卷梁劉昭注唐以前本各為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端始建議合刊辨異同集訓云惟添今汲古閣毛氏本以志三十卷攝入列傳前殊亂體若又

後漢書無表宋迪功郎權澧州司戶參軍熊方作同姓王侯表一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上下二卷其書採入四庫全書外開木易得見惟朱竹垞檢討錢竹汀少詹極為稱譽宜訪求得之與定宇先生之書並行亦補之義也質之副憲以為然否道光十三年癸巳小除夕嘉興沈銘彜書於裝

松閣

光武紀王莽天鳳中選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趙雲松曰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遺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嘗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為之置弟子員宣帝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大小戴之禮嚴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補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提高第順帝時更脩齋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弟子就學自是游學日盛至三萬餘人土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為歸光武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王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大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不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魯詩如此之

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脩起學館招弟子爲學官童子宋均之合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合椽吏子孫皆請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等謂心家爲領者皆宗之須卽容字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不遊太學者及東漢中葉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和戎空正

陸稼書云孫影傳作和戎卒正注皆引東觀記而一作和戎一作和成必有一誤

五校

五校宋本作五較較與校同官名也史記衛將軍傳有左校此書百官志有右校史記陳涉世家有左右校并三校四校六校七校八校九校之名雜見諸書又老校小校字亦習用

建武六年六月詔并省四百餘縣

馬貴與曰光武以官多役繁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郡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郡西敦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一如前漢○錢辛楣曰以愚按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嶷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尙有華矣廬江之縱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駒除縱陽長騎驗仕

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尙有縱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

馬貴與曰武帝建元初行三銖錢後罷三銖行半兩錢後乃更鑄五銖王莽變漢制更造大錢重十二銖又造契刀錯刀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百姓憤亂其貨俱廢至世祖復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建武二十三年九月辛未陳雷太守王況爲大司徒

王伯厚曰虞延傳注引謝承書以況章和元年爲司徒據此則謝書誤矣

李昉紀詔曰安車輶輪供綬執校

輶輪以蒲裹輪也徐樾傳欲蒲輪聘稱楊厚傳贊仲桓衛深蒲輪屢尋皆是史記秦始王至泰山下諸儒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微魯申公

永平十二年百姓殷富粟斛三十

牛斗曰斛一斛三十錢是一斗僅三錢也與元初四年三公山碑中所云國界大豐穀斗三錢之語正合○光武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治世亂世豐歉相懸如此

孝和紀朕望陵東門見二臣之寵

二臣者蕭曹也此後世功臣陪葬之始
孝安紀永初元年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

顧亭林曰注謂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
下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
者注非

庚寅大傅張禹爲大尉

此張禹和帝時爲大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前書成
帝時張禹爲丞相封安昌侯是漢有兩張禹

孝順紀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開褒斜路

今褒城縣有二漢碑一漢中太守鄧君碑立於永平六年一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立於建和二年皆開褒斜道者

陽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宮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

順帝之復位半由宦侍之力故遇之極厚此中官得以養子

襲爵再傳而後曹操繼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有漸矣

永建四年分會稽郡爲吳郡

漢時分郡遼闊即如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蠡真子
錄云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攷之爲縣二十有六吳即蘇

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毘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卽

秀州也太末卽衢州也烏程卽湖州也餘姚卽杭州也鄞卽

四明也以此考之則今浙東西并蘇松常乃漢之一郡耳

孝實紀本初元年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顧亭林曰家法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
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
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合其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

大學試五經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從家法是也家法字
亦見左雄傳

孝桓紀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

此書郡國志無博陵郡置郡始此建寧四年有博陵太守孔
彪碑今在曲阜水經澠水注云漢質帝本初元年舉孝冲爲

帝追尊父翼陵爲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置郡乃桓帝時

事而以爲質帝酈氏之誤如此

延熹八年初合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馬貴與曰章帝時穀費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益常迭
用矣此所云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

稅錢始此

延熹八年四月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桓帝事黃老道

悉毀諸房祀惟留密縣卓茂廟洛陽王渙祠

趙雲松曰延熹中壞諸祠祀惟存卓茂王渙二祠馮氏質實
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傳其

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行

不污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

正之

孝靈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嵩高山

東觀記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改爲嵩高山按堂谿典請
雨在熹平四年改名在五年有石闕銘今在登封縣開母廟
中又延篤傳堂作唐

孝獻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皇帝遜位

魏受禪碑首云唯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

蓋漢之改元延康魏之僭元黃初皆在庚元一年內也

皇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蔣陰合張遷碑八月算民不煩於鄉算碑作其蓋省文又史

記作筭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

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注天子不得親主

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

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

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

曰承翁主。王主見漢書成帝紀注又帝始曰太主見東方

朔傳

王美人傳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曠中

趙岐傳云壽藏侯曠傳云壽冢與此云成曠即後世生曠壽

曠也

劉聖公傳聖公為更始將軍遂議立更始為天子建元曰更始

元年

潛研堂集答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更始升壇改元世祖

稱臣北面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僞其信

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

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

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因失道而破亡史家惡

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為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

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合主之上哉范氏登之

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為得中劉氏以兄終弟

及例之未免礙不於倫矣

或有賸夫庖人

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胞人

劉盆子傳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蘇子瞻詩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遺樊崇

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

顧亭林曰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及蔣子文之祀最甚

隗囂傳阿陽

阿陽之誤河陽自水經漾水注始也前書高帝紀阿陽今俗

書作河陽

公孫述傳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東觀紀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曹子建詩

王仲宣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李善注丹青二色始終不渝

也

來歙傳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

顧亭林曰杜氏左傳注夜半即今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

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

淮南子作隅中注近

也

午日中者午也。晡時者未也。正篇補申時也。淮南子曰。晝時日晠者也。晝徒結切。晝無邊。自朝至於日中。吳傳曰。晝時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十二時。始見於此。

鄧禹傳救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

王伯厚以光武此較與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云云。證漢時詔令人主自親其文。是固然矣。漢文帝賜鼂錯書曰。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自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亦自親其文。在光武明帝前。

寇榮傳楚購伍員。

員有圖云。二音若伍員。則讀如云。不作圓。又王問切音運。唐書員半千。傳半千。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魏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唐書嘉貞傳。嘉貞所薦。活延祠呂太一。崔訓員。嘉靜皆位。清要與議政事。故當時爲之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字之有運。音始此。

馮異傳至饒陽無雙亭。

亭今在深州深州古博陵地州屬爲饒陽縣。

橫被四表。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宏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本用侍書堯典。人疑橫字與光字不類。其實光橫二字古通用也。蔡傳。詢光爲顯。固明白易曉。然攷之孔傳。光充也。罷雅。桃類充也。郭注。皆充盛也。邢疏引孫叔然本。桃作光。書曰。光被四表。

孔傳益本諸爾雅。又說文。桃充也。孫愜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橫充也。謂氣滿充盛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問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如枕。車之枕是。漢人橫枕通用。甚明。至前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則又顯用堯典。

笑漢傳唯陛下慎無赦而已。

匡衡疏。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崔實政論。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王符潛夫論。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董卓傳。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通鑑。漢大赦孟光於獄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昔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丞相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笑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敗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李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又陳壽三國志之論。蜀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唐證聖中。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劉知幾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宋熙寧七年。早禱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

節與若子歲三赦是政不飾非所以再災也乃止二程遺書
剛肆大害如何曰大害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嘗災肆赦言
嘗則肆之嘗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肆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

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公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洪谷齋
三筆云近則六年之間再行覃霽發州富人盧助致以刻核

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殺投質杵臼內搗碎
其軀為肉泥既鞠治成獄而遇己酉恩赦獲免至復登盧氏

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社收穀茲事可為寬憤而州郡
失於奏論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惡姦長

惡何補於治哉明儒呂叔簡為聖賢之學者也其呻吟語一
條云赦何為者以為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為不冤耶當

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
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誓我者速羅於法以快吾心而

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
逞善員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此數條與吳子頗慎無

赦一語相發明俾略宏猷實經國之至要故備載之

任光傳世祖自劾還狼貝不知所向

儒林傳論狼很折札之命則知貝很通用李密陳情表臣之
進退實為狼很齊書紀僧真傳上曰無御言亦當致小狼很

此亦何異滂沱之冰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
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很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不行

建武二年封阿陵侯

子欽齊乘云樂安城西二里有任光家

王梁傳以梁守狐奴合

狐奴縣名並見張堪傳鄧訓傳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

狐奴山山之西南百步有溪狐奴縣故址水經注水不流曰

奴

拔大梁鬪柔

史記漢武帝瓠子歌韶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劉靈傳登燕然山

漢大臣奏云漢得陰山即燕然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流涕涼

州記云燕然山即烏支山在西郡界塞上幽云燕支落漢家

婦女無顏色

隋冒頓之區落落焚老上之龍庭

按龍庭即龍城也前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又南匈奴傳作龍祠

馬援傳還書誠之

王伯厚曰呂城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

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

已自言人過何其反也

尤豫未決

袁質甫曰尤字注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尤字耳

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又來欽傳亦云尤豫不決慮種

傳論又云尤豫不常

魯不傳大司農劉寬舉正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正在高第

魯正對策見袁宏紀而范書不載

趙熹傳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趙雲松曰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遺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趙熹傳是也桓焉傳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即奪服桓郁傳郁以母憂乞身詔以侍

中行服都騰傳遺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史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

議多以為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

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為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

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

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喪服延

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

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

得名如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晉書鄭默

為大鴻臚遺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

臣終喪自默始又華廙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因辭迂旨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

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鄭均傳帝東巡幸均舍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

尚書

此後世在家食俸之始

趙溫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齊東野語伏字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義之伏字書訓何也匿也隱也三伏及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

子越雞不能伏鵝卵及後漢書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注

伏字房富反考字書入聲者在屋韻去聲者在宥韻烏抱子也禮記羽者嫗伏毛者孕焉釋文伏扶又切酉陽雜俎甲蟲

影伏羽蟲體伏史記龜策傳明月之珠生於江海藏于蚌中

映蜃伏之馮衍傳孔老之論松喬

此與張衡賦皆作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王褒傳則作喬

松而劉昭百官志注又稱松喬

飢者毛食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

爲毛與此飢者毛食正同文選注蒼頡耗消也越人多謂
無爲耗五代史黃幡綽傳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佩鰓集
河朔人謂無爲毛蓋聲之轉也宋曾慥高齋漫錄錢穆父召
東坡喫豆腐乃蘆服豆腐白菜以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遊錢
喫羹飯錢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坡答
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土音以無爲毛也
邳揮傳子在吾憂面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按句法亦從檀弓手弓而可得來

蘇竟傳隨弟

隨字本从走楊堅受封於隨及有天下以字从走故去走作
隨王伯厚曰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廷安步也而妄去之豈
非不學之故

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遺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
也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
司馬貞則主天星之說殆本之蘇竟傳

楊厚傳陰臣

顧亭林曰陰臣謂婦人卽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非

顧亭林曰注以祇爲大非也按易復初九無祇悔九家本作

祇同音左傳義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

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

東漢已有佛書而浮屠字則始見於此及楚王英與陶謙兩
傳耳

張堪傳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張考夫曰此歌最有意味既見張君之留心農事又見省刑
薄斂使民得以盡力更見民能自盡其力不致怠荒卽此數
語非循吏何以當之

樊噲傳儵字長魚

字書有儵字無儵字知二字是一字也其音本有條由二音

荀彥傳字伯條謝承書作條又齊牖閒評蔡京三子長曰攸
次曰條次曰儵當時爲之語曰蔡京之後尤蕭條是其證也

○儵字集韻正字並音迢與鱗字同則亦魚類故儵字長魚
虞延傳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宏以宏交通楚王而止

前書武帝時有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此又一公孫宏也
先是又有三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
爲驂乘一在越輔髮爲王騎士

王堂傳邊穀城令

錢辛楣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
稱穀城長蓋縣有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梁冀傳比屋可誅

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是書楊終傳亦云堯舜之
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又蜀志卻正傳正居

內職與宦官黃皓比屋屢經三十年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鄭元傳公車徵爲大司農

先君遠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爲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復見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爲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

其年六月卒

康成木傳建安五年春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是康成得疾歷春夏數月之久紀載甚明乃裴松之引英雄記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此因康成善飲故傳會之真無稽之說也

鄭眾傳南庭勅牒

陳眉公曰沙鉢羅可汗建庭於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鐵楊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

賈逵傳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趙雲松曰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賈逵傳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曰說經傑擧揚子行魯不爲趨相就學者常

後漢書注又補

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并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并大春許慎博學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與雙叶丁鴻高才論辯敏明京中語曰殿中無雙丁李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勵鄉人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

京師諺曰萬事不運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救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董宣爲洛陽合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杜丹爲萊蕪合居官清苦八歌之曰

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憲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航航郭子橫戴良初尙俠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家戴子高黨竊傳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而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牆東王君公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三國志鄧

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又吉茂嘲蘇則云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時人稱之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巖然希言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諺曰以計代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亮亦俱字道明時人語曰京師三朝各有名劉宏字終服粹字純服

漢寧中暇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編樂時質琛爲武帝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寶雅魏書祖瑩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袁與禰洛中翩翩祖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爲丞相參軍府中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劔戟森森李義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郎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詆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稱書唐書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賢彰彰賀德仁皆沿此體

鄉人有所計爭輒分說少實不直者終無敢言

簡簡亭林曰言敢於少實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

張潛傳故長陵令張楷行暴原靈操擬夷齊

其人未死而曰故與鄭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並相同

子鴻傳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舉
與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

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則數成可以不舉
有其人則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東漢之末此途尤爲

洞清故雖大奸惡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矣
馮緄傳父煥病死獄中

前書宣帝紀疾死獄中注蘇林曰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瘵集

韻因以飢寒而死曰瘵

種吝傳盜嘗夜往劫之吝先至門迎盜請爲設食盜慚歎奔出
吝追以物與之

沈梅村曰趙吝戴封之追盜與物是不許盜之偶不爲盜及

盜物之有所不盡也晉桑虞之開道劉宋郭原平之立橋梁

何點之休以告官是惟恐盜之不肯爲盜及必爲盜而後可

免有司之刑罰也不已甚乎若晉之王獻之宋之吳瑛一語

謂責刑一語謂破可謂語淡情開爾見雅量然較之無使王

彥方知又未免索然矣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注僅

引廣雅詩緯

班固傳西都賦招白關
風俗通白關古弓名文選以關爲關

東都賦正子樂

王伯厚曰正子樂又選李善注亦引大子樂五臣解爲正樂
今本作雅樂亦誤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夏術

顧亭林曰見當作視古不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

王伯厚曰六事自責本荀子黃瓊又謂魯僖公遇旱以六事

自譴本春秋考異郵

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

史記外戚世家呂娥始爲高祖正后及晚節色衰愛弛唐書

顏真卿傳晚節偃蹇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

矣

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仁祠訪金碧是

也溫公通鑑以祠爲慈非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桑門卽沙門瑞應經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北史

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繼于檀臺山帝遙指山上謂

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

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地得瓦鉢錫

杖帝稱歎因立寺焉

中山簡王焉傳稱姬前行

史記申屠嘉傳自嘉死後爲丞相姬姬廉謹備員而已注姬

側角切持整貌漢書作躡躡廉謹則姬躡字同又史記酈食

其傳作握齷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齷是書與服志又作謀促

然則妮促齷躡齷五字實一字也

張禹傳爲常山關長

顧亭林曰前書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無此縣

則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卽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

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張禹傳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北命曰胥山王充論

衡吳王殺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棄投之江子胥恚恨擊

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

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正月稱七三月亦見隋牛宏傳

王充傳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錢辛楣曰論衡作於漢永平間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

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

孔之篇擗摭至聖自紀之作皆毀先人旣已身蹈不韙而宣

漢汝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

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衰亂未

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

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課國之臣是

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

其端蓋自充啟之小人哉

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曰潜夫論

范書僅載五篇沈梅村寄傲軒讀書紀筆云潜夫論交際篇

曰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債不候謂之倨慢煩來謂之乞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貧謙恭以爲不肯抗傲以爲不遜又云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心苟賢之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心苟惡之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將古今澆薄人情拙畫殆盡視絕交論尤淋漓痛快宜大書一通以置座右

亂生於化

唐以高宗名諱治字故書中治字皆章懷所改或爲化字或爲正字或爲洗字或爲理字並見潛夫論華嶠書吏治亦作吏化

陳敬王羨傳建初三年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鉅鹿尹宙碑作鉅鏡顯亭林謂鉅鹿之鹿不當从金錢辛楣謂廣韻注明言鉅鏡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鏡伯魏而北史有鉅鏡郡守元道隆近見魏靈藏造像記亦作鉅鏡別鹿之从金舊矣

彭城靖王恭傳永和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橋元傳乃心陵墓

此人臣墓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敕趙咨傳之稱顧命古人又質今則當有所避矣

崔駰傳七依子瑗傳七蘇

七起於枚乘七發猶楚辭七諫之流文心雕龍云自七發而下有傳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屬今傳作七屬陳思七啟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屬七召注又引七謨七證七華七經七引諸名 傳元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綴文之士作者紛焉馬季長作七屬張平子作七辯

荀恁傳光武徵以病不至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

按此與四皓對高祖一直一婉各極其妙

恁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前書載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傳父子同心如是宜其俱不從新室也

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仲舉設榻有二徐孺子一榻也周孟玉又一榻也

楊震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孫祉亭曰楊震之死有大鳥竇武之生以蛇祥厥後楊氏四世三公代有清德竇氏誅宦官不成一跌族滅蓋鳥陽物也翰而登蛇陰類也蓋而伏故象兆若此

楊秉傳求事中傷

唐書苗晉卿傳王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言與眾共之也獎
而不言其善斯爲曲贊詞而不書其惡斯爲中傷曲贊則沒
受不明而私幸之門敬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譏閒之術行
楊賜傳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
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先君雲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晉文公出獵見大蛇文公曰
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楊賜傳略
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

張皓傳六世祖良

此明載六世祖良則子房世胄遠遠且顯達也洪容齋張良
無後之說頗非

王鳴傳遂伯玉恥獨爲君子

張儉傳崔駰傳俱有獨爲君子語按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
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怍悒遂伯玉之行
也此數語其即恥獨爲君子之義歟

仲嵩傳王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袁宏漢紀諶曰夫異士不居山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異耳
德未必有也處人閒有異而人不知己獨知之乃異耳此數

語覺曲折有味蔚宗簡作二句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深也
杜根傳太后怒令盛以繒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

事人使不加倍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袁宏紀則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爲意使不加倍力故以

撲輕得免按據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

顧亭沐曰李雲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成田許氏爾黃之
代赤自是五選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按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科也

馬融傳論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韓昌黎詩安存惟恐晚

蔡邕傳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據洛陽伽藍記邕所書亦祇是尙書周易禮記公羊傳論語

禮五經非六經范書誤也

邕遂死獄中

邕薦董卓表極爲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想王允未見
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爲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爲累如此

馬日磾謂王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

王伯厚曰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自云爲郭有道

碑無媿辭則其他可知已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

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左雄傳職斯祿薄

王伯厚曰此斯字卽旅卦斯其所取災之斯按左傳魏絳曰

使臣斯司馬亦作此字解

雄上言文史課賤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上從之

羅核軒物原曰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閭經疑左雄又加賤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詰按左雄賤奏亦見胡廣傳

雄此奏拜童子郎

魏志司馬朗傳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壯大疑其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弱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周舉傳變復之徵

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之遠應劭曰逸詩也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王伯厚曰按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荀爽傳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可九十五日

董卓秉政爽以布衣位至三公僅九十五日知己之感過於

蔡中郎矣然適足爲家世法也

李固傳詔書務求寬博

按衡方碑詔選賢良招先選民務在寬伏此書寬博殆與寬

佚同義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以哭爲臨本左傳

趙岐傳可刻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亮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嘉古音同歌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亦嘉與何同叶

北海孫賓石

齊乘孫嵩墓在安丘南四十里歛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入謁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丘其人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屬衰俗及聞趙臺卿傳始悟爲孫賓石也

孫嵩曰出行乃得死友

范式傳亦有生友死友之稱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魏武帝合毛玠捐君臣恩義安爲死友

皇甫規傳屬國都尉李翁

此言李翁頗從貶抑而石刻西狹領龜池五瑞碑至今現存又褒美無以復加大約史書所載近實而碑辭未免溢美也張奐傳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弟昶字文舒苴善草書

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獨未之及按博物志張昶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祖亞之又龍城餘龍山史記注

卽張昶著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又張懷瓘書斷文舒爲黃門侍郎善草草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草仲將以張芝爲聖故云亞

極工八分又善隸庾肩吾書品文舒聲劣於兄允爲工之中

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昶草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十

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廟祠堂碑文漢張昶造

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
注忽忽不暇草書

虞虹升曰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
瓘書斷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
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惠思
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也或者又矯爲
之說云古文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
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
草猶今人所云打草索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
敬謹之意故云○東觀餘論唐太宗許臣下用草書惟署名
處用楷書羣臣先楷書而後加草遂爲花押

李膺傳荀爽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御李君

王伯厚曰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者不肯事賢
東都之季風俗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
掃荀爽謁李膺因爲之御范滂之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
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是過矣

陳蕃傳朱震聞而乘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

彭禹峰曰陳蕃之於朱震實武之於胡騰一友人一府椽也
皆能不惜身殉敗葬兩人而又能全其子孫逸若輔俾兩人
有後不知蕃與武何以得此於震騰哉東漢黨錮橫噬鈎連
一時稱爲士君子者幾不能保其腹背求爲他人計其後事
亦難矣他如王調之於李固楊匡之於杜喬其義烈抑又甚

焉豈天道與善生黨錮諸君子爲國家養士食節義之報即
又生諸君子之故吏門生令自食其報歟

杜密傳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
歸開門卻軌無所干及

王伯厚曰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
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何進傳覆水不收

此與光武紀中反水不收皆用太公望語李白詩水覆難再
收劉禹錫詩金盆昆覆難收水

孔融傳注兄弟七人融第六

文舉兄弟七人止衰附見本傳其餘失載今曲阜孔廟中有
孔謙碣云謙字德讓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則謙在

七人內無疑

年十三喪父

融父宙卒於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己未年六十一見宙碑以
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

詔書竟坐寢焉

寢爲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
稱處士孔褒文禮蓋其時尚未爲豫州從事也然褒卒於建

寧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

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

榮仲宜北海掾餘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逮東平
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董卓傳陳留孔佃爲豫州刺史

孔佃與孔宙自是二人宙乃融之父詳見融傳及宙碑佃字
公緒鄭泰傳所云孔公緒清談高論嗷枯吹生是也符融傳
及三國志魏武紀並同

公孫瓚傳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顧亭林日本紀中但言石門此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也
水經注澤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巖絕壁立洞開俗謂之
石門口水經所言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
注中柳門爲是通典亦云柳城有石門山

劉馬傳馬騰謀誅李傕馮遺隻兵五千助之又董卓傳呂布軍
有隻兵內反

楊升庵曰以對兵爲隻兵方言也

張魯傳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首過之首音符廣韻自首前罪正字通有咎自陳及告人罪
曰首前書梁平王傳騎慢不首師古注不首謂不伏其罪也
晉書王獻之傳獻之疾家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
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

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

卽王制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意

任延傳延爲九真太守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

是時王堂拜巴郡太守巴唐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又卓襄爲
廣都長甘陵陳二縣合廣都爲生立廟又李憲既誅餘黨欲
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爲從事單車駕白馬往諭降
之民乃共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按生祠起於莊子尸祝之
義變布爲燕相燕齊之闕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石慶爲齊
相齊人爲立石祠同此蓋立生祠之始

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帝善
之遣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胡朏明曰王景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其所
治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曰汴渠成

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

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以後汴

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湛上言河決積久侵

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潰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

景事在滎陽瀆湯渠下汴渠卽瀆湯渠則河水當從此決入不獨石

門渠口也順帝陽嘉中自汴口以東築河積石爲壘壘占淮

注澤耗濟隨亦通河至於岑造八墩堤而其流始絕漢安帝

則般流濟隨亦通河至於岑造八墩堤而其流始絕永和七

年令謁首于於石門東積石八墩堤并時河入濟南于乘則

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于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

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

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堤使者賜車馬繅綬陶丘今

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修則南之漕

出平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船艦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

匱乏之憂矣○汪武曹曰成帝時河再決於平原濟南千乘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所謂清河以

東數郡者即平原濟南千乘也莽幸河自元城祖墓東去不

加隆塞而河水右溢汴渠左亂濟瀆明帝詔書謂汴渠水門

故處皆在河中張汴謂河決積久浸毀濟渠益支渠既交錯

紛糾於北經流又復縱橫四出泛溢於滎陽東汴濟之間而

北潰之道遂至於空及東漢王景起而治之益權夫北與勢

如者近而不久易敗也又因水性之安於東也則於王莽時

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東注之海明帝下詔褒美謂汴

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以北漸就墳壞事在永平十三年其河

幾及千年乃廢○盛秦川曰成帝時平原之決旋即提塞河

汴之決在平帝時其侵入濟水則在王莽以後觀溝洫志及

此傳可證違喜說尙欠分明而王景治河實爲秦漢以來第

一然知之者罕惟胡東樵賈表章之西漢張戎即有築垣居

水之喻則東漢時河身更高可知河口高明河兩旁之地日

低矣故既決之後欲引河由故道如鹽車之上太行其勢出

也如巨魚之縱大壑故王景因其所決之道疏濬約束以爲

新河夫築堤鑿山雖亦勞費然比之開閉故道則事半功倍

也且自滎陽以至渤海千乘本無大山其所云鑿山者不過

經由之地間有山根石底不甚透暢稍爲之疏鑿而已禹之

治水順水之性王景有焉其功施後代幾及千歲不亦宜乎

王溪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

漢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今尙崑然墓前有石闕高

一丈五尺題曰漢故兖州刺史維陽令王稚子闕十三字見

積千峰金石圖

曹騰傳涿川堂竊趙典

顧亭林曰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竊與注堂竊姓也此處

應衍一趙字至魏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涿川人靈帝時官衛

尉卒又黨錮傳云唯並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曹節傳節弟破石爲感騎校尉感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

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遂自殺

注引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

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伍伯又補衍傳

衡言不遜黃祖大怒令五百將出又魏志蔣濟傳濟歸夢見

亡兒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

伯

其善

其姓善名注音恭玉聲也恭也恐也與恭同其善之其字變

文爲龔西漢已有楚兩龔龔善恭恭行天罰詩密人不恭而梁

元帝告四方檄云中權後勤莫行天罰唐李程作李光顏碑

云驛人不戩命將討叛是其恭龔三字通

呂強傳姑息

口子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仙林傳論精靈所建福極千百

姜肱傳亦稱精靈文選任彥升表及南史沈道虔傳本此猶

李充劉淑包咸檀敷傳稱精舍也乃五臣注文選謂寺觀則

謬甚

夏恭玄諸儒其論之曰宣明君

趙雲松曰朱穆父卒穆與諸儒攷依古義論曰貞宣先生及

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論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

將軍何進移書陳雷太守累行論論會曰宜為貞節先生陳

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其論為文範先生與夏敬公之

誼宣明皆後世私識之始也又在然私識究非禮故

苟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諡

為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棺弓書

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諡曰自縣責父始曾子曰賤不諱貴幼

不諱長惟天子則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為非禮况弟子

而諡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諡之不問弟子復為之諡也是溫

公亦以私諡為非禮與爽同

周嘉傳嘉遷安陵太守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

前書文翁朱邑遺愛在民卒後立祠此書又有祭形遷東夷

人為立祠王渙洛陽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許荆桂陽人為立

廟樹碑

周衛傳祖志遂令殺之

元君雲門隨筆云衛懿武賦中宣順從以違害不忤物以表

生似有所悟矣乃卒以狂誕見殺於黃祖何言行相違也

范式傳一名范

據范碑云長山相斃子范孫允嗣因絕無一名范之說或因

碑中有范字而誤歟

式後漢處江太守卒於官

范碑在濟寧州原石久佚乾隆中崔備得碑額李鐸橋繼

得正碑今皆立學宮戟門下碑字多剝蝕黃小松郡丞有善

榻摹校今榻多百餘字小松為雙鉤並攷鐫刻成一冊又碑

云寶蔭氏之壘順以疾告辭則似在廬江以病免官歸卒於

金鄉者而史以為卒於官其說之不同如此

王植傳除郡令至歲序

詩申伯信遂王饒於鄂說文鄂右城風縣名詩即有鄂家室

說文炎帝後姜姓所封帝嚳元妃郤氏女也生棄為后復履

封於郢前書郊祀志后復封麻注讀如郢

戴封傳伯父喪去官

朱竹垞曰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

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曹鄴長楊甥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

叔父上成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茂相

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名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

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受棄官輕舉至晉而稍紹拜

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

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與公同先文恪之

計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
史所當附書於禮樂志者此事尙未百年今人父之喪有
不去其官者矣。楊未後曰按古人於期功之喪棄官持服
者尙有數人如晁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
以期喪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去官闔令趙君
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母憂去官
通典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自非父母喪不得去
職由是期功之喪無有解官者矣

向稱傳坐板牀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慮

古人坐卽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席管幼安坐
不箕踞榻當膝處皆穿與向稱傳云云是其明證蘇東坡曰
古者坐於席故遊豆之長短盥盥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
之像既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覺則不可知若
其贊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岳倦翁珂媿錄云按今世
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私竊疑
之慶元己未朱文公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
兩膝著地因反其趾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
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
也其爲稽手則又仰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
因跪而致其恭也故儀禮云坐取爵曰坐爵禮記坐而遷之
曰一坐再坐曰武坐致右軫左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坐卽跪也連頓膝也言以重寶厚凡言坐者
皆與入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

皆跪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又似有小異處疑跪
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
尻著踵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不遑啟居傳以啟爲跪爾雅
以妥爲安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爲跪則居
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
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攷
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解可拜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
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不知其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
察也頃者屬錢子言作白鹿洞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
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子既略攷禮
經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鄧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
地而坐則亦竝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
免蘇公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辭浙東之節
遂不能強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
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亦跪坐充足
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此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
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
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爲跣跣也去年又屬蜀
帥楊玉休子美乃並得先聖先師三象木刻精巧視其坐後
兩趾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謂坐者果爲跪而亡
疑也惜乎白鹿塑像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
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

寫寄洞學諸生使書以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致焉珂按符子云太公涓釣於渭濱蹠而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白其跼蹠岸若路此又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於椅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原王用時王之禮禱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爲像不當泥古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戴就傳又燒銀斧使就挾于肘腋

銀字書俱作銀音吾列子及楚辭作鍔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吾正韻鍔鉛山名出金可作刀以切玉是也

折像傳不仁而富謂之不幸齋隙而高其巔必疾

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亦前書疏仲翁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意

逸民傳序楊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纂字自文選誤作幕唐張九齡感遇詩遂仍其誤

錢辛楣曰野王二老及漢濱陳雷二老父此子虛亡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平向栩蹤跡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平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也計子動與顏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辯之矣

蓬萊傳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

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卽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盛山西極明

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山高十五里周八十里此大勞也與小勞山華樓山鼎足相聯又寰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遺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其登涉之難則名勞驅之不動又名牢也

嚴光傳光會稽餘姚人也

先君雲門隨筆云據任延傳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俱未還中士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郡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禮之友云云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陳眉公筆記以爲新野人則又不知何據

曹娥碑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注梵帝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齋白

中郎八字猶國語所謂度詞漢書所謂隱語後世所謂謎也本起於左傳申叔展山鞠窮呼庚癸至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孔北海有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滸區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磯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勢俾也可志玫瑰隱耀美玉韶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齊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二句每四句離合一字乃魯園孔融文舉也詩載石林詩話然漢時猶未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云魏代以來君子招隱化爲謎語謎者迴互其詞以使人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

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嘗輯之成編矣至宋王介甫柄國

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

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解之益言青苗法

安石誤國賊民也實衡按北海詩賊字當據漢度尚碑作祖

引春秋祝鳩氏是

作離華古本一字

孝女叔先雄

王伯厚曰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都耆舊傳

符有光洛

蔡文姬傳文姬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與邕善痛

其無嗣乃遣使者贖之而重嫁於董祀

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

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乃封襲為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

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李君實云蔡邕女有嫁羊道者道

先娶孔融女生祜繼室以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

乃專養祜得濟承竟死其賢如此視文姬失節胡難益相萬

也

方術傳列女傳

劉知幾曰范蔚宗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是

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樸子朱紫不別穰莫大焉

又東漢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良慚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誦誦胡

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蔚宗標

列女徐淑不齒而蔡氏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津的

東夷列傳又多文約果下馬

姜西溟曰定張車果下馬皆宮內所用

西域傳尚書陳忠上疏云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

屯兵以西撫諸國

陳忠此疏後西域出師皆敦煌太守領兵永和二年敦煌太

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其

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 本朝雍正

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撤師又移置漢

壽亭侯廟中裴岑為太守領兵計其時當在徐由之後司馬

達之前而范史不載故附記焉

南匈奴傳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

注谷音鹿蠡音離然蠡字本有兩音唐詩花草千年怨種蠡

作平蠡菜忘歸范蠡船又作仄

禮儀志甲作食粥

廣韻邪即凶字古文巴郡太守樊敏碑米巫殉虐者凶之異

三公山碑攘去寇列魏橫海將軍呂君碑羣列鼎沸皆作列

天文志注趙有尹史見月生齒敵畢大星古有兵變

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皋又謂皋唐甘石因時務

論其書傳尹史即尹皋也其占驗僅見於此

五行志一瓜同蒂

說文蒂瓜當也古孤兒行願還我蒂

祭祀志注國家居亭百官布野

今稱居停主人見宋史丁謂傳然實本此居亭字

郡國志街

街即白水縣也有蒼頡廟廟有延熹五年碑今在白水縣東

北五十里史官村

東武陽濕水出

孔宙碑亦云東郡東武陽魯相韓敫碑則云東郡武陽省一

東字

瑕邱

前書恩澤表發成侯國在瑕邱

著

延熹元年郎中鄭固碑云固字伯堅著君元子蓋其父為著

令也

北海郡十八城

漢安二年北海相景君碑云北海部城十九此云十八或當

時尚有一縣未改屬耶

漢中郡襄中注華陽國志有唐公防祠

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

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

惡雷之○諸書皆不言公房何時人今城固縣有八分書碑

雖極漫漶尚存數百字可辨內有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一年

君為郡吏云云則知公房固在西漢東漢之間也其題額篆

字則直以為仙人耳

酒泉郡福祿

前書作祿福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龐涓傳及皇

甫謚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長趙君女之女又云祿福長

尹嘉此皆作祿福之明證自此志改為福祿而晉唐隋諸志

皆因之

百官志公府祿

漢制太傅上公太尉司徒司空公大將軍為五府餘不

得稱府也惟魯相史晨奏記孔廟碑中大司農亦稱府

五部督郵

今曲阜孔廟有中部督郵殘碑碑陰所書有中部督郵南部

督郵北部督郵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

什主十家五主五家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左傳襄十三年使其什吏率

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周書大聚曰十夫為什以年為長

即所謂什吏也史記商鞅傳令民為什伍北海相景君碑有

故午六人午即五也

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

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

光和四年陳陽長潘校官碑曰此題又選尹三梁龜謂印細

又謂青校此有一梁兩梁三梁等級故潘碑以為頌禱之詞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刻文曰正月剛卯疾日嚴卯凡六十

六字

王莽傳亦作嚴卯說文玉篇作殺改者開服虔云長三寸廣

一寸四分晉灼云長一寸廣五分所記分寸與此稍異

南史劉昭傳昭字宣卿勤學善屬文集後漢同異以注後漢書

世經博悉附

錢辛楣曰後漢書清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

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入但宣公誤以劉昭

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

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為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

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

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

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

南史范蔚宗著後漢書體博而思精附

劉彥和文心雕龍云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劉珍等撰

袁張所製偏駁不論後漢書一百一十卷袁山松撰辭謝之作

疏謬少信後漢書一百卷謝承撰若司馬彪之詳實司馬彪撰

龐參論後漢書編年二百卷世宗通鑑上下華嶠之準當華嶠撰

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十卷十卷傳七十則其冠也

卷及三肅序傳目錄凡九十七篇改名後書

後漢書注又補

南海潘乃成番禺黃濬校字

後漢書注又補

Blank page with a horizontal line across the middle and a vertical line on the right side, forming a table structure. The page contains no text.

殘

漢

書

補

注

續

一

卷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康既作惠氏後漢書補注跋穿穴之下隱而滋多不忍棄捐翻
 為一卷康嘗謂江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又異何者史
 例貴嚴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羣書大備注古史者選籍罕存苟
 非博采兼收何以離同合異哉于元氏之議對昭也比之吐果
 之核衆藝之辨益居樂持論專尚謹嚴故宜踰遺文深見詆斥
 以今致之對注全缺已亡而八志具在舊傳逸典深藉討論於
 事據問罔非虛實史通之說殊非定評矣東漢至今二百餘年
 前言行存者無幾在當日為唾棄之餘在今日皆見聞之助
 過而存之又惡容已昔洪稚存編修嘗取水經國志班史宋書
 增益惠君凡數十事今未見其彙竊做其例識同測蓋謂比續
 紹惟事涉神奇及審知謬誤者概從屏黜不敢濫登益于括括
 之中仍寓別裁之義極知淺陋無足收覽姑記別紙以俟大雅
 採擇焉番禺侯康

光武帝紀身長七尺三寸

金樓子興王篇曰身長八尺七寸腳下有文色如銀印厚一

分

卷與定議

東觀記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
 變已成遂召兵營綠衣赤幘乘張順預起義之動而范史竟
 不載其人得此可以補闕

更始元年因復狗下頰陽

東觀記帝降頰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駮馬著鼓者黑鬃
 頰磁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

建武元年令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補注頰
 炎武曰注非也陳仁錫曰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

案章懷注極合神情如陳說是勸光武但卽尊位不煩擊賊
 也有是理乎胡三省曰誰賊者蓋謂位號未正指誰為賊也
 與章懷注異然亦可參

時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宋書符瑞志光武平定河北還至中山將軍萬修得赤伏符
 言光武當受命羣臣上尊號光武辭前至鄧縣詣生強華又
 自長安詣鄆上赤伏符又與修合

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

宋書符瑞志光武都洛陽宮宮門一夕有門材自至是時瑕
邪開屬縣城門一夕無故自亡檢所得材卽是也遂名其門
曰開陽門

注洛陽宮閣名

當卽經籍志之洛陽宮殿簿也女紀靈紀獻紀楊賜傳注又

引洛陽宮殿名大約皆一書而名小異劉寬傳注引則正作

洛陽宮殿簿

七年朔方太守田胤補注胤後爲漁陽太守見斥彭長田君碑

案胤後又爲隴西長史中元二年與燒當羌戰敗沒見西羌

傳

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

錢氏大昕三史拾遺云西羌傳與此同然溫序傳建武六年

已爲護羌校尉似非九年始置案通鑑攷異從本紀及西羌

傳而于建武六年但稱溫序爲校尉無護羌字

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眞定屬常山河間屬信

都城陽屬瑕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

盧江廣陽屬上谷注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

後漢書攷異云續志北海國下云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

膠東三國原注今本以其縣屬蓋其時以高密四縣封鄧禹

膠東六縣封賈復故不立王國而並屬之北海高密與淄川

同在省并之內非以淄川屬高密也志又稱世祖并官屬國

十今并高密計之正合十國之數乃甲紀云十三國者蓋有光武

三字而淄川下又衍屬字耳案成武孝侯顯傳建武八年拜
爲六安太守則是時六安已非王國矣史文亦大略言之至
六安旣省屬盧江後仍爲侯國陸博有六安侯劉盱卽其人
也

十九年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

後漢書攷異云祭祀志是年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

凡五帝此云昭帝誤案錢說是也祭祀志云惠景昭三帝非

殷祭時不祭則太廟無昭帝可知光武雖上繼元帝而成宣

平三帝仍入親廟中張純傳及祭祀志俱有明文但成哀平

則祭于長安故高廟使有司行事高帝文武宣元則祭于雒

陽高廟帝親奉祠以此爲異耳高文武不在親廟之祀而以

有功德稱祖宗故不毀其廟若惠景昭旣非親廟又無功德

時祭所不及者也通鑑亦沿此紀之誤

復南頓田租歲補注東觀記復南頓田租一歲劉貢父臆說云

漏五字

金樓子與王篤帝曰天下艱難三年以外豈能自保乃謂三

年此必本諸家舊漢書與東觀記異

中元元年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

案古來地祇之祭皆以祖配不以后配惟王莽始以高后配

地祇馬貴與謂其臆說不經莽將篡漢故爲崇隆教以謂之

后而益洽其久自是後南朝多仍之

光武

陶宏景刀劍錄光武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
小篆書帝服之

明帝紀永平八年注武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通鑑注引章懷此文武帝作昭帝是也今作武者乃傳寫之
誤非李賢之誤胡三省所見猶是善本

十五年郎從官二十歲已上帛百匹

案下文十七年詔曰郎從官視事十歲已上者帛十匹則此

文亦應有視事二字脫去便文義不明

明帝紀論法令分明

潛夫論述赦篇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

汪綱培據御覽當
作荆州舉茂才

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問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
竊汪綱培曰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

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才何以爲茂種數百便免

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又御覽卷二百六十七

引漢官儀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

尤其太盛敕去軒綬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

之皆其法令分明之事也

章帝紀建初三年西域假司馬班超

據本傳當作軍司馬此誤下五年誤同

四年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

東觀記南陽太守桓虞下車葉縣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

乃署超勤爲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勵

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開竈已去遣吏奏記隨
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夏鷹矣下韓郎中

元和二年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補注云水經注帝東巡太山

立行宮于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于汶上基遷存焉恭傳未
嘗爲執金吾或別有據

案是時耿恭爲執金吾恭字乃秉字之譌非別有據也

注公羊傳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也

公羊傳無此語乃隱二年注文也三正注作三統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三史拾遺云盧氏文昭曰五行志作元和誤也攷是年七月

九日俱丙申朔與八月乙未正合若元和元年八月是甲寅

朔九月是甲申朔安得八月乙未晦乎

章帝紀論在位十三年郡所上符瑞合于圖書者數百千所

東觀記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

黃龍三十四青龍黃鸞鸞鳥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烏

白兔白鹿白燕白鵠甘露嘉瓜柜極明珠芝英華草朱草連

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

和帝紀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

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

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

通鑑注引此文帝諱不同諱字下有音字當從之蓋許伏同

作肇但音不同耳今本說文戈部肇字云上諱戈部肇字云

擊也戶部屋宇云始開也依古今注肇之字曰始則字當作
屋而經傳多段肇爲屋故和帝諱肇而易其字曰始然後漢
書又作肇不作肇李賢引說文又不引从戈之肇而引从支
之肇皆有可疑段氏玉裁謂說文本無肇字乃後人竄入其
說似得之玉篇云肇俗肇字五經文字云肇作肇是肇乃
肇之別體故和帝之諱肇互用且據李賢注知說文有肇
無肇故可混而爲一否則二字分隸二部何容混邪但肇字
何以有大大可切之音此實不可解又說文本無音切章懷諶
以後人之音屬之許慎亦非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

十七史商榷云章帝紀帝以正月壬辰崩而此紀和帝卽位
在二月壬辰二者書日必有一誤案此非日誤乃月誤也二
月當作正月凡新君卽位皆在先帝崩日如光武于中元二
年二月戊戌崩明帝卽以二月戊戌卽位明帝于永平十八
年八月壬子崩章帝卽以八月壬子卽位是也

永元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
後容城侯無嗣

案此詔初以蕭曹並舉下獨云曹相國後無嗣則紹封者獨
在曹也攷前書功臣表平陽侯十世孫宏光武建武二年以
舉兵佐軍紹封子曠嗣又韋彪傳云建初二年封曹參後曹
湛爲平陽侯據此一文是曹相國後和帝前已經兩次續封
初封于建武二年仍爲平陽國宏傳子至曠大約中絕至建

初二年復封曹湛則當改爲容城國未幾又絕故此詔云容
城侯無嗣也必知建初二年改爲容城國者永平三年已以
平陽封世祖女平陽公主此必是曹曠死後絕封之事前書
表于曹曠下注云今見或孟堅修史自永平至建初凡二十
餘年今見二字或曠初修史時事若成書時曠必不存矣

至建初八年公主子馮奮襲爵則建初時不得有兩平陽侯
也韋彪傳作平陽者蓋因其舊名而誤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闕火

胡三省曰盛饌門闕御廚門闕也晉書天文志曰紫宮垣西
南角外二星內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內飲食后妃去八與
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皇居則象于天
故北宮有盛饌門闕

安帝紀首注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

此穀梁桓十八年注文傳下脫注字然引穀梁注何不引歟

記乎

元初二年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尙屯三輔

通鑑攷異云案西羌傳司馬鈞極罪後尙乃代雄屯三輔耳
四年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補注西羌傳作富平河上

案李賢引水經注云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則作上河是

胡三省又引前漢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尤爲確證故薛瑄

顏師古注漢書皆云上河在西河富平

胡氏說亦
本入富平

永寧元年

王伯厚曰文選故京行注引崔元伯正論水寧詔曰鑿

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後漢紀不載此語

延光三年春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風風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

張衡東巡詣云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

設教丙寅臘率羣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臺宮是日也

有風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案此文不繫何年以此

紀上下文攷之則在是年也

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

十七史商榷云案志左右校皆有令丞劉關注並云安帝復

此當作右校左校合丞官

順帝紀司空劉授免注東觀記曰以阿附逆逆辟召非其人策

能

案楊震傳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當侍李閭兄于震震不從

皇后兄執金吾閭亦薦所親厚于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

開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所謂辟召非其人者也

永建元年九江朱偃為司徒

風俗通司徒九江朱偃以年老為司徒歲詔所奏耳目不聰

明見緣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于

是東閣祭酒周舉曰嵩璽帝明王莫不厭象日月星辰以為

鏡戒榮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偃曰可自力也舉

為劄草手書密上上覽假表嘉其忠謀偃目數病手能細書

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偃蒙慰勞

六年注揮國王雍

以西南夷傳攷之當作雍由調

陽嘉元年政會稽東部都尉

宋書州郡志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

疑都尉徙治章安也三國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

言曰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而立東部都尉後徙

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案二書載會

稽東部都尉所治不同朱育言陽朔以前徙章安其說未可

信陽朔成帝年號章安則光武所置縣何得陽朔時已徙于

此且章安即治更名都尉既治治矣奚容更徙當以沈志為

正至宋育謂初治治又徙句章或亦可與沈志參觀也引李

守國朝志卷九鼎中五東東部都尉兩漢志皆不載然

部都尉治治由朱育說據此紀及朱育沈約之言兩漢有此都尉甚明又楊雄傳東

南一尉孟康注會稽東部都尉也杜篤論都賦部尉東南劉

昭律麻志注引袁山松書劉洪于延熹中拜會稽東部都尉

三國志張紘傳載紘于建安中為會稽東部都尉全錄傳載

瑄父柔于靈帝時拜會稽東部都尉衛尉卿衛方碑稱方出

膠東合遷會稽東部都尉金石錄有漢會稽東部都尉尉

闕銘論衛遺虎篇有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王子風皆可為

此記證者也

靡神不宗

後漢書攷異云案雲漢詩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訓宗為會

漢時三家詩必有作祭字者祭法雲宗祭水旱也鄭宗為

崇是宗與祭通注以靡神不舉釋之似未然

若頗淵子奇不拘羊齒

吳班年廿五舉孝廉見武氏石閣銘武舉年三十六舉孝廉見魏金吾

鄭益恩年廿三舉孝廉御覽二百六十一引鄭玄別傳鄭炎卒年才二

十八而道令有察孝廉之語皆所謂不拘羊齒者也

二年夏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三史拾遺曰馬防傳建初二年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于

臨洮則肅宗時有此官也此云復置不知廢于何時案西羌

傳亦云馬防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則前時有是

官審矣

三年黃尚為司徒法黃尚字伯河南郡郟人也

句舉傳作字河伯此脫一字

永和二年

是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匈奴呼衍王等

有紀功碑今在巴爾庫爾而本紀及南向奴傳俱不載

三年長沙劉壽為司徒

御覽三百六十四引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

賜有玉枕必至公也又三百六十六引長沙耆舊傳曰劉壽

少遇相師相師曰耳為天柱今君耳有城郭必興家邦

漢安元年

刀劍錄順帝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銘曰安漢小

書後遂為年號

質帝紀九江賊徐胤等攻殺曲陽東城長注曲陽縣屬九江
在淮曲之陽故城在今亳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
縣東南也

十七史商榷云曲陽縣前志九江東海二部皆有之續志東
海曲陽改屬下邳九江曲陽加西字此處不知是范氏誤脫
云西字邪抑李賢誤以為九江屬也案此是范氏誤脫西字

觀李注曲陽東城同在唐之定遠縣其地毗連故令長嗣時
為徐胤所殺若下邳之曲陽則去東城遠矣又下邳曲陽為
侯國亦不得稱長 十七史商榷又云東城縣前志屬九江
續志無此縣今據此紀及志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

其令中郎官監四

郎當作都

相帝紀建和二年封帝弟順為平原王

孝崇皇后傳作帝弟石河間王閻傳作帝兄碩竊謂作碩

者是顧則形近之誤石則聲近之誤也作帝弟者是東觀記

稱桓帝為壽吾侯長子則帝不得有兄也

三年監麻寤歎

後漢書攷異云監麻猶假寐也監假聲相近劉陶傳序嘗

德不能監寐袁紹傳我州君臣監寐悲歎

永興元年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蔡中郎司空房植今本誤碑云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

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

忠則史庶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屬也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在絲髮樹秋恩不爲也
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惟愔寬厚之舉享年
垂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繁客衣不變菽食不兼味雖
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

太憲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

後漢書攷異曰隸釋靈臺碑有博陵縣吾管邊又孔彪碑陰
故吏有博陵安平六人博陵安國三人博陵高陽一人博陵
南深澤二人安國蓋吾故屬中山安平南深澤高陽故屬河
間然則博陵一郡兼得中山安平河間之地不獨分中山也
原注靈臺碑陰給中山安
國南安南深澤博陵

二年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

於風俗通恬曾爲侍中尚書僕射合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司隸校尉也百官志注引恬碑稱中山祝恬歲周勃之
列當軋處中志譽評之節憚首見之議又
恬記事梁竇
見黃道傳

大瀛臚梁國盛允爲司空注允字伯代

錢氏後漢書補表云風俗通義允字子嗣家風俗通義云司
徒梁國盛允字子嗣爲議郎慕范孟博之德貪樹于有位謂
孟博家公區區欲韓大臣云云審其文義子嗣似是盛允之
子之字其時官爲議郎所謂家公者即指盛允子稱其父之
辭也偶脫子字遂合上下文義皆不可通錢氏因其誤本而
疑史注非也司徒盛允碑亦字伯世與史注詞宜可信

御覽卷二百一引魯國先賢志曰

魏吉字利主桓帝初爲
吾侯吉爲書師及桓帝立歷位至河南尹詔曰吉與朕有
潛之舊其封西鄉侯宗族以吉勢力至刺史二千石者五案
據袁宏紀吉卽以是年五月甲戌封也時同封者又有張彪
亦以與帝有舊侯彪名見楊秉傳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

章見殺後當是孔宙代之泰山都尉孔宙碑云是時東嶽黔
首猶夏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正其時也

八年春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後漢紀載是時劉淑對策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
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
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
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人主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
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
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
所矣

五月壬申罷太山都尉官注永壽元年置補注泰山都尉實不
始于永壽光武時曾置之見文苑傳

案惠氏謂見文苑傳者夏恭傳也傳云光武初卽位召拜郎
中再遷太山都尉攷西京舊制諸郡皆有都尉光武建武六

羊始省夏恭之拜官當在未省以前與桓紀原不相背耳
丙戌太尉楊秉薨

後漢書攷異曰風俗通云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應
劾與秉同時其記月日當可信案蔡中郎集太尉楊公碑云
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范史基本諸此蔡亦與秉同時而泐
石之文似較之私家著述尤可信不得以風俗通疑史文也

靈帝紀桓帝崩無子

御覽卷六引豫章列士傳曰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
郊平明出叔達仰首曰王者象星今宮中宿策馬星不出動
帝何出焉四更皇子卒遂止輅此則桓帝亦有子但早瘠耳
其生何名卒何年則不可攷矣

建寧元年太僕沛國人襲爲太尉

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謝承書曰閩人襲爲郡督郵行則負擔
臥則無被連屬皮以自覆不受人一槍之費

熹平六年武庫東垣屋自壞

御覽卷一百九十一引謝承書曰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
司隸許冰上書曰武庫禁兵所在國司之禁爲深矣案范
史繫之熹平六年與謝書不符攷續漢志亦作光和元年則
范史疑誤謝承家書說氏之題已有後漢書補遺然皆不
注出典又遺美實多故今概不用其書別著所出

本常河南孟軻爲太尉補注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

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棟案蜀志誤以郁爲軻郁字敬遠河南
程師入爲濟陰太守曰

案後漢書攷異及補表皆以孟軻孟郁爲一人惠氏分之是
也蜀志孟光傳云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若濟陰太

守則儀師人是縣不同也章懷注軻字叔達濟陰太守碑字
敬遠是字不同也軻郁雖可相通而實分二字故說文兩收
之是名不同也蜀志之誤無疑

光初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注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
篆者

後魏書江式傳開鴻都時諸方獻篆無出蔡邕者張懷瓘書
斷云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
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千言張彥
遠歷代名畫記云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詔尙方畫于
洪都學原注二人並見
謝承後漢書

太常常山張顛爲太尉

據蔡邕傳顛爲永樂門史霍玉所進也
獻帝紀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蔡邕宗廟祀故辭云嗣會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
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
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墜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
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子末小子遭家不造
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云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
眾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
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

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愼瘵疴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慶吉且齊衛敢用潔性

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濟祭明視雍合嘉蔬香其鹹饗豐本明

漆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三年春正月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于襄陽堅戰沒
吳志孫破虜傳載堅死年亦同裴松之辨之曰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吳錄載策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祚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南齊書禮志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通典載此文廢社作廢冠是也蓋獻帝本于是年行冠禮以日蝕故改至次年興平元年通典載士孫瑞議曰案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謂見于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醑之報是爲闕哭不祇肅見異不怵怗注袁宏紀曰時未哺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魯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贊帝令飯焉未哺一刻而食

魏志武帝紀注引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西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于牛斗過天津煥惑又逆行守河北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朝關東出立又謂王立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是王立占驗本

精此偶失之耳立又嘗說孝經六隱合朝廷行之消森邪日

東觀記及袁紀

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淮南

裴松之曰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瑀既領州而術敗于封邱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爲術所殺通鑑攷異又據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暉死術以瑀領揚州蓋陳璋當爲陳溫實以三年卒

建安十年曹操攻袁譚于青州斬之

御覽三百五引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于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擣萬歲于馬上舞也

十一年魏州刺史邯鄲商注袁宏漢紀雍州作涼州

案通鑑興平元年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遼隔以河寇上書

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典治之

則作涼州者非

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隸

胡三省曰濟陰明帝子悼王長薨而無子國除久矣據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壽之後亦以是年國除案今范史亦作濟陰而上文復有濟北與胡三省所言殊乖蓋范史原文濟北二字原是濟字濟陰原是濟北二字胡氏所見本如此通鑑上作齊不誤而下作濟陰則誤故據史以正之若今本

其史清世既滿為濟陰齊後為濟北則其說更甚于通鑑
幸賴有周氏此注足知舊宗原文不如是也

十七年敦為東的王

後漢書敦與日東海王祗以建安五年薨于美南魏受禪始
除不應別封皇子當是北海之譌案錢氏說非也孔融傳建
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注並缺帝傳其早沒欲為修
四時之祭以訪于融融對曰臣愚以為諸在沖亂聖慈哀悼
禮同成人加以號諡者宜稱上意祭祀禮畢而後絕之是東
海王祗薨時尙屬沖齡又攷獻帝以九歲即位至建安五年
年才二十不得有孫然則東海之封建安五年已絕故今以
封敦無容改為北海也

一十二年夏六月丞相水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後漢書歆異曰奏魏志華歆傳云魏國初建為御史大夫是
歆為魏國之御史大夫非漢廷之御史大夫也劉昭注百官
志云建安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都慮免不
得補竝建安十九年廢皇后伏氏虛尙在職至二十一年封
魏王操則宗正劉又行御史大夫事廿五年禪位則太常張
脩行御史大夫事然則都慮以後漢廷無其御史大夫其說
信矣魏志太祖紀書華歆為御史大夫而不書都慮慮為漢
臣歆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當書于漢紀

明德馬皇后紀每于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

陳思王畫讚序曰昔胡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嘗得

觀畫成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知此為妃又前
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乎掌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隨
而笑

寵敬日隆

東觀記后嘗有不安時在敬生殿東箱上令太夫人及兄
得入見

帝遂封三弟廢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云
云康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通鑑攷異云太后之辭皆不欲封康等之意而史家文勢反
似太后欲令康等受封今輒移康等辭讓于太后語下使執

有序

賈貴人

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曰明德馬后之姨女

章德賈皇后紀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

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曰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賈

遣皆得其忻心

俱葬西陵儀比敬園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後漢書攷異曰注說非也章帝葬敬園史稱儀比敬園者謂
置合丞守衛如敬陵之制百官志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

園案行掃除故稱敬陵曰敬園猶西京之高園文園也若漢

河王慶之母宋貴人別葬樊濯聚和帝時慶欲求作園宋恐

有自同恭懷太后之嫌遂不敢言安得有敬園之稱乎兵

文帝嗣立追尊祖母爲敬隱皇后距恭懷改葬二十餘年矣
字祀志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祖母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太常傾如西陵此則敬北陵之儀比西陵耳章悛何不攷其
年代而妄爲之說乎

和嶽鄧皇后紀輕薄諛詞

一切經音義八引通俗文曰言過謂之諛詞又引纂文曰諛
詞急也

合葬順陵

蔡中郎集和熹鄧后諡語曰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
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賸中饋之敘昭
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
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孔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
涼猾夏作寇振驚渤海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殷叩之聲皇太
后參圖攷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遑
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矜是以尙官損服衣不絮英爽
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
尙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邈方斷篋保離不
賈罷出宮妾免遺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紆鬱滯奉率舊
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獨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
漢氏三百之期經執乖舛恐史闕文命淑儒攷校東觀閣學
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
子遵忠孝之紀啟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爲茲糾增舊

科之罰懲長吏虛偽錮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
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爾諸國庸子以紹三王之後事
不稽古不以爲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
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
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闥
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
承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卽斃徼外絕國慕義
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御而不聽郡國咸上瑞
應浸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羣
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
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
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積勞思薦繼國
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
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
因帝號加之以諡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
行受小名之制諡法有功安居曰嘉帝后諡禮亦宜同大行
皇太后宜諡爲和嘉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桓思賢皇后紀熹平元年太后卒于比景后感疾而崩

十七史商榷云太后之下脫母字后之上脫太字

孝仁董皇后紀初后自養皇子協

御覽卷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曰暴室衛夫朱直據養獨擇
乳母歲餘永樂后自將護

靈帝末皇后紀羽林左監許承補注引謝承書永字游光

姚氏補逸引謝書云永爲司隸校尉舉法無所迴避京師號

曰許游光案馬融廣成頌云捐罔兩拂游光張平子東京賦

云殫野仲而殲游光注野仲游光惡鬼也然則許承不當取

以爲字當是時人畏其舉法避之如鬼魅因舉以相目耳魏

志夏侯太初傳注引魏略云李豐兄弟如游光亦以鬼目人

也宜從姚本

五行志一稱許承與管霸蘇康等代作許高疑非一人

思何皇后紀卓乃置宏農王于閣上

御覽卷九十二引英雄記曰置王閣上薦之以棘召王太傅

賈闕之曰宏農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太醫致藥卽

曰宏農王及妃唐氏皆薨

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

秦英雄記以爲妃與宏農王同日薨據此知其誤

儀比敬恭二陵注敬恭帝陵恭安帝陵

陳氏景雲曰謂如恭懷皇后葬敬西陵恭敬皇后葬恭北陵

之禮不言西北者省文耳注非

繼帝伏皇后紀父完襲爵不其族

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眾臣及皇后

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

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

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

曰吾季姜欲令完續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

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

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宮后拜

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

子所不臣三其一反之父母也天子尙有不臣者况於后乎

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

祭公來逆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女或

言逆王后甚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

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

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

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享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

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郗原駁曰孝經

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

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緌來

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

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

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與

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

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

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

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蓋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

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

不爵父

漢朝皇女皆封縣公主云云

御覽卷三百八十九引三補汝錄曰竇叔高名元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眾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出同輩調笑焉叔高時已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成婚又藝文類聚卷三十三云後漢竇元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替妻與元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妻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據此是後漢時尚主者有賣元其人而范史不敢至元尙何帝公主則不可攷矣

劉盆子傳祠城陽景王注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

案是時盆子未立非因盆子而祠景王也

張步傳令閔闕掌部事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王闕本事曰闕爲琅邪太守張步欲誅

之闕出東武城門馬奔墮車折齒闕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王闕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謂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侍臣

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

前書董賢傳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

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

何如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

廟當傳子孫于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

右皆恐于是遣闕出後不得復侍宴闕又有諫尊董賢疏

見漢紀

閔闕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董賢傳王闕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閔闕修善謹敵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闕子補吏至置椽

虛芳傳安定屬國胡

郡國志不載安定屬國錢氏晦之據尤武紀張奭傳證東京有安定屬國都尉今更攷益勳傳注引續漢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又一證也都尉治三水縣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見水經河水注

魏豎傳庶無負子之責

王伯厚曰書若爾三王是有五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爲負索隱引鄭玄曰丕讀曰負魏豎移微曰庶無負子之責益本此

公孫述傳帝忠之乃與述書

華陽國志載書詞較詳今並存之世祖報曰西狩麟識曰乙

子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

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

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塗高

高豈君身邪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

近張滿作慶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謀恐君復誤也

李通傳字次元

東觀記光武紀有宛大姓李伯玉據其事蹟推之即述也疑
通有二字

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嘗之

東觀記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為宗卿師語言謫詭
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
不然諾其言

王常傳與光武其擊破王尋王邑

東觀記尋邑兵盛諸將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云其文與
紀同故諸將怒惟王常是帝計
不謀

來歷傳符節令張敬補注云敬後封山陽西鄉侯見劉瑜傳

敬名見劉瑜傳而封侯事則在桓帝紀不載瑜傳也敬又嘗

為幽州刺史見寇榮傳

鄧騭傳京相宏問皆黃門侍郎

東觀記園選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閭側身暴
露憂懼憔悴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

戚儀表

儀同三司始自騭也補注云東觀記曰儀同三司有開府之號

始自騭也李涪曰騭為開府儀同三司得別開一府得比一公

晉志云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

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

名起于此也則鄧騭但稱儀同不稱開府東觀記本無有開

府之號句惠誤引

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補注云何氏焯曰將字上
下有脫誤棟案東觀漢記無將字

三史拾遺曰晉書傳亦云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班
史百官表侍中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至郎
中亡員如淳曰將謂郎將以下也金日磾傳亦有侍中諸官

將大夫之文或疑將上有脫文非是案錢說是也范書章帝
紀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帝紀永元三

年賜將大夫郎吏從官七年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各上封事二
事桓帝紀建和元年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各上封事二

年賜將大夫郎吏從官以下帛各有差翟酺傳詔將大夫六
百石以上茲文類聚卷四十六引李邵別傳云博士著兩梁

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是將大夫之文史傳屢見章懷手和帝
紀注云將謂五官及左右郎將也于桓帝紀注云將謂五官

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胡三省注通鑑同是前人注解亦
甚明何氏偶然失檢遽爾疑疑惠氏反引誤本東觀記為證

失之矣御覽卷二百十二引謝承書翟酺傳作將軍大夫六
百石視范書多一軍字乃後人妄增亦如東觀記之無將字

乃後人妄刪皆由讀後漢書不熟故耳

馮異傳王侯構難大臣乖離注時更始大臣張印中屠建隗

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

案謀劫更始事在後此注非也劉聖公傳云時李恢朱鮪擅

命山東王匡張印橫暴三輔所謂構難乖離者當指此

公孫述遣將趙匡等

此與上文南陽趙匡非一人

耿弇傳居二城之開補注臨菑卽劇也

劇屬北海臨菑屬齊非一地卽字當是與字之誤否則衍字

姚期傳督盜賊李熊

此與公孫述傳之李熊同時同姓名

朱祐傳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

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漢雜事曰吳漢劾奏祐知豐狡猾圍守

連牟上親至城下而遂悖逆天下所聞當伏夷滅之誅不時

斬截而聽受降失將帥任大不敬

王業傳擊肥城文陽拔之注文音汶

案孔廟禮器碑有文陽蔣元道文陽王逸皆假文爲汶與此

同

賈融傳六安侯劉盱

熊表闕錢氏補表亦不得封年又不詳其何功攷光武紀中

元元年有隴西太守劉盱討叛羌破之或卽以是時戰功封

乎西羌傳又載盱中元二年擊羌于抱罕不能克又戰于九

衝爲羌所敗則盱亦非終有成勞者也

封勳弟嘉爲安豐侯和帝初爲少府

魏志杜恕傳昔漢安帝時少府賈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

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案彼文安帝當作和帝

馬援傳皆散走入竹林中

東觀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除其竹林譬如嬰兒蠶多
蟻蝨而剝之蕩蕩蟻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
日數黃門取頭蝨章特入竹林今本作竹木益從御覽五百
九十四改至御覽九百五十一引
仍作
竹木

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御覽二百五十九引三輔決錄曰世祖見援書卽擢爲零陵

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魯丕傳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

袁宏後漢紀載魯丕對策曰政莫先于從民之所欲除民之

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

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

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頁在於賤

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

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

千石書曰天工人共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

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

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

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

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

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

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

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

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誑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秦劉德文心雕龍云後漢魯丕辭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

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王觀國學林曰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范蔚宗誤矣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單父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據此知伏生之字必不與遠

祖同蔚宗誠誤

宋宏傳以清行致稱

東觀記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宏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杜林傳漢業特起功不緣堯

秦東觀記載建武二年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爲土漢劉祖堯耳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自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魯漢雖唐之苗堯以麻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案杜林傳載此議于建武七年祭祀志亦同而東觀記則二年已先有此議據祭祀志載杜林疏云且可知元年郊祀故事是元年郊祭本以高祖配至二年改配堯而爲有司所蔽七年議配堯復爲杜林所駁也二年

時杜林尚在隴未歸朝駁議之有司未詳何人其學識亦杜林之流亞也

桓譚傳能文章

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引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很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

十七史商榷云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告里附城是譚黨于莽曾受其封爵非揚雄素不與事可比

出爲六安郡丞

史不載何處通鑑繫之中元元年蓋譚以議靈臺被遣而靈臺之立在中元元年也然建武十三年已省六安屬廬江何得復有郡丞且本傳云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後大司空宋宏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又請賞少簿譚復上疏云云是皆建武初年事也卽繼以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云云必其時相去不遠當在六安未省以前矣議靈臺不必與立靈臺同歲

鮑永傳時攻懷未拔

通鑑攷異云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于懷宮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懷復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鮑永傳稱

後漢書事當是史誤案東觀記亦載永說降河內太守恐未
可以為說也

魏曼傳子燕累官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適修起橋舍備租
巨備駁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

張平子大司農鮑德諫云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國殊
于表章命親如弁冕鳴璫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

教以義方習射擊相饗老虛庠光髦作虎視我西鄰君斯整
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懼是震據諫文則德嘗有拒羌戎

之功而史不載又德嘗為黃門侍郎見陳寵傳而本傳亦不
載

鄧惲傳注新遷都尉
案都尉為高懿見御覽十二引汝南先賢傳

琴書自娛
御覽卷七十二引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去吏隱居于蟻陂之
陽以魚釣自娛彈琴詠詩常兀坐于陂側隨杞柳之蔭鋪琴

蒲為席
鄧壽傳家屬得歸鄉里
風俗通北部督郵西平鄧

學士博積神記改
伯夷大有才
七長少太守鄧君章孫也舉孝廉益陽長

國書有日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注凡卦法一為元士云云
後漢書攷異曰注說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州

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

日之七郎宗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即共術也今以四分術推
陽嘉二年年前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

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已酉
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

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癸酉閏
十二月朔日也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

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酉至
日又應前冬至小過三十二分之八即八十分之二十也

坎卦用事己亥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來餘分所積
又七十分故益卦用事也 甲辰至己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

癸卯日尚有餘分也 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為月之三日甲辰至己
酉盡六日而尚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九日三公卦也自

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于
壯故頭再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
月也

廉范傳平生無襦今五袴
華陽國志作寒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

王堂傳曾孫阿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舊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

稱聲聞著于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堂臨絕州之
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寤信大臣尚奉

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述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
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問有連蜀之意阿謂璋曰起勇而

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辱商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遺患矣埒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與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豎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宏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

羊續傳祖父侵補注一作祿

案一作浸郗隆傳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祿諷羊浸李劭陶敦等即其人也御覽卷二百五十一引李劭別傳亦作侵

舉祖袍以示之補注范泰古今善言曰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續祖

案惠所引出御覽六百九十三然羊續字與祖非字續祖也三君八俊錢又云天下清苦羊嗣祖則以此言屬之羊陟疑

古今善言誤也

樊宏傳二十七年卒遺教薄葬

金樓子曰樊靡卿言葬禮惟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塹氣絕令種人舉尸即止婦人之送葬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

陰興傳封典子慶爲銅陽侯注銅音村

此音木孟康漢書地理志注攷說文銅讀若綉隴漢氏漢魏

音云銅無紂音當屬後人以康音反作紂紅後傳寫又脫紅字也錢少詹大斯校亦同然玉篇廣韻銅字已有紅紂二音則其誤已在唐前故章懷小頊俱音紂也

鄭宏傳代郗彪爲太尉

御覽十一引諸帝書曰元和元年今本九和有詔以郗宏爲

太尉時早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雨羣官即趨公云

彌日不旋大雨如注稼穡遂豐

梁統傳拜騰酒泉與農都尉

前漢志農都尉武帝初置續漢志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

穀又劉昭注引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

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據此諸文

是漢官本無典字曹操始加之耳水經河水注上河左西河

富平縣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似典農之名早始干

此然攷之前漢書參傳則但云農都尉鄒道元益誤以後世

官名稱之此傳之誤亦同

梁冀傳邇推疑干放之怨仇補注引胡三省云云

案李注不誤而胡氏謬甚何乃取之趙氏紹祖通鑑注南曰

放之宗親孰有親于其弟者乎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是日

滅其宗親賓客也益放怨仇之宗親賓客使禹誣以刺放之

罪而盡滅之耳

而實崇孫氏宗親

御覽二百四十二引梁冀別傳曰冀妻孫壽從弟安以童幼

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其父妻壽即日皆自殺

常璩健為士女讀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為新都令德禮

宣統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請冀辟書不絕後冀自

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

之

梁冀傳無長少皆棄市

水經河水注載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驩

祖父為羌所推為梁帥

鄭玄傳常詣學宮不樂為吏

世說文學篇注引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

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

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御覽八百三十九引玄別傳曰玄年

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儼鄙略玄為改作

父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

弟子河內趙商等

御覽卷六百七引趙子贊書詣鄉康成學曰夫學之于人猶

土地之山川也珍寶于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根本于是

乎既也案子贊趙商字

不為父母羣弟所容

唐史承節鄭公碑作為父母羣弟所容御覽四百五十九引

玄別傳亦云為父母郡郡所容郡並羣字誤而皆無不字阮儀

徵師相曰父數怒之而已云為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滂曰為

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

任淑

淑事詳見魏志王昶傳注引淑別傳

其餘亦多所鑿拔

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玄別傳曰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

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生

不對曰願之乃遂拔于其輩妻以弟女案逸姓名見鄭志

范升傳升聞子以人不聞子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事非其君上

為忠

後漢書攷異曰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

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范升說與鄴略同蓋漢儒

相承古義

賈逵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拾遺記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

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古文尚書與經傳尚雅話訓相應

前漢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無

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連珠

類聚卷五十七引傅元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帝

心驪龍云楊雄覃思文圖業深探述碎文理詭怪爲連珠以
下擬者開出杜篤買遠之薄劉珍潘昂之輩欲穿明珠多貫
魚目錄此則連珠不始於賈班三子也

桓誕傳明和爲因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輔名士儀多論云若楊德祖之徒多

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恨恨見殺皆指曹據此則文林

之死由曹操而傳不載又攷魏志注引曹輔傳沛國桓劭輕

太祖後避難交州太祖遣太守士燮族之張輔豈誤以桓劭

爲桓暹邪

桓彬傳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

案本傳注引舉虞文章志稱彬父麟著七說一首藝文類聚

卷五十七亦載桓麟七說則七說爲麟所著無疑其子不應

韻義其名類聚引傳玄七誤序有桓麟無桓彬而御覽五百

九十引七說序則有麟又有彬名在劉案之下類聚引七說

序有七激七與七依七疑七說七獨七舉諸篇以後文觀之

則七激傳作七與劉廣世作七依崔暉作七疑李尤作七

說桓麟作七獨崔琦作七舉劉案作御覽引七誤序無七與

七疑益傳寫者脫漏而七舉之下乃多七誤則七誤必桓彬

所著而本傳譌爲七說也

趙孝傳以有長者客注云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

意林引風俗通曰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

長者非也據此知漢時以長者爲貴人之稱長者客猶云貴

客耳御覽一百九十四引續漢書正作貴客又高拔傳云桓
畏長者家兒又云而反游京師長者此二文亦指權貴羣
于前注不誤于後注云長者謂豪傑則誤矣胡三省已辨之
而未知爲漢人之常譚故復引風俗通以正其失

班彪傳注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衛禧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史通正史篇尚有馮衍衛衡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等

韋融蕭奮劉恂諸人皆在版皮以前換續史記者也

班固傳下注吾爲苑我馳驅

範我當作范氏章懷引此注以注范氏施御句也孫宣公云

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

雖容步申譏豈效說遇于馳騁起危機與班固賦皆用孟子

賦上云范氏施御下云誇故章懷引孟子以證之何義門所

不能遇其用孟子謂范氏見同補注議章懷誤引孟子實不誤

也惟章懷以范氏爲越之御人以王良當之此則誠誤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固集有東巡頌南巡頌文皆不全

第五倫傳此聖主也一見史矣

東觀漢記作當何由一得見快矣今本快作決此據御

較勝益倫欲得見光武故同輩笑其不能動萬乘也如范史

所云則是見詔書而決爲聖主耳與下文等輩笑之言之不

甚相應

禮離意傳遂任以縣事

御覽二百六十四引意別傳曰太守竇翺召意署功曹史意乃爲府立條式威儀嚴肅莫不靖恭後日竇君與意相見曰功曹頃立嚴科太守觀察朝時克無大小莫不畏威

朱穆傳穆素剛

世說賞譽篇注引李氏家傳曰華夏稱曰南陽朱公叔廕廕如行松柏之下

延熹六年卒

蔡中郎朱公叔墳前石碑載穆願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于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

追贈益州太守

經籍志亡書內有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本傳作太守攷朱公叔鼎銘亦稱贈益州刺史則本傳誤以益州爲益州郡也

文選廣雅交論注引范書亦作贈益州刺史意今本乃校刊之誤也

謚爲文忠先生

蔡中郎集有朱公叔謚議云本議曰忠文子案古之以子謚

謚者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府君王室亞卿也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矣

禮廢日从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誨也

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爲案中郎別有朱公叔碑首云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後云欲惟忠文時惟朱父蓋稱父而不稱子猶前謚也而本傳則稱先生豈當時以公父俱駭聽聞故廢謚不用而但作泛詞

邪本傳以忠文爲文忠亦誤例

徐防傳發明章句始于子夏補注引洪邁云云

張揖進廣雅表曰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則子夏又有功于爾雅容齋續筆所未引也

胡廣傳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

案蔡中郎集胡公第一碑云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

常司徒第三碑云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引公爲尚書令

以二千石居宮委以閭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

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馴遷太常司徒是

廢子拜太中大夫之後太常之前曾爲尚書令太僕而本傳

不載第一碑云五蹈九列第二碑云五作卿士胡夫人黃氏

神誥云廣歷五卿七公登廣曾三任太常一任太僕司農故

云五也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失載廣爲太僕益祇據范書而

未攷蔡集

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

據胡公碑則司徒祝恬許栩皆廣故吏也

注謝承書曰臧字元卓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

蔡中郎集太尉汝南李公碑云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

衛國公相受高密合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

震肅警發風塵惡直醜正恭事法宮帝念其勤屢被榮命

陽太守遷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母憂

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僚僉允詔拜尚書

歷僕射公納言危行不繼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六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使五官中郎將

據胡公碑爲任崇

謁者說喪

據胡公碑爲董誥

袁安傳彭字伯楚行至清爲吏廩袍糲食

風俗邇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那致位上列賀彭之子

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

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

及隨病困敕使醫藥待衛先公慎無迎汝母喪柩如亡者

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于蒼梧二妃不

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

成子紹逢子術

史獨不載袁隗子蔡中郎有袁滿來墓碑卽隗子也慧而早

夭又據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隗有子懿逢仁達而行事

皆不著疑死于董卓之難矣

袁陶傳徵爲衛尉未到卒

魏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曰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

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讓頗侵太祖太

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燾盡

族之是則忠爲曹操所殺也而史無文豈曹瞞傳之誤邪抑

史闕文邪
郭躬傳父宏

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謝承書曰郭宏爲郡上計吏正月朝觀

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

有此辯士郭子貢屢嬰何以加之羣公屈曰卿士數伏又曰

郭宏爲郡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賢

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各問出言如浮引義

如流

陳寵傳是時承平故事吏政尙嚴

晉書刑法志明帝卽位常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

察能得下姦故尙書奏決罰近于苛碎

李法傳卒于家

本書列女傳云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臨終敕

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

翟醜傳杜真

御覽七百十七引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孟宗周覽求師經歷

齊魯資用將乏磨鏡自給

應奉傳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

御覽二百三十六引汝南先賢傳曰應仲華遷大匠除藻飾

之無用割有損之浮費凡所省息七億萬餘

疊生彬武陵太守

彬曾爲汲令見風俗通

應劭傳六年拜太山太守

意林引風俗道曰余為警陔令五月遷太山守

王充傳任郡為功曹

論衡自紀篇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掾掾五官功曹行事

陳啟王羨傳注高慎補注引陳雷昔舊傳云云

案此引陳雷者舊傳語未詳魏志高柔傳注引之云慎敦厚

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取邪相何英

嘉其行願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

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獲告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

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

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又御覽三百六

十五引陳雷者舊傳曰高慎曰不能劇談噤而好深沈之謀

為從事號曰臥虎故人謂之凝然不語名高孝甫

注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

傳言會稽賈俊則不得為烏桓人桓乃傳字之譌吳志堅統

會稽烏傷人統即俊之子又統傳注引謝承書與此不盡同

可參觀也

龐參傳與洛陽令祝良不平

東觀記云祝良為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

其妻殺之與案治龐參事相類良又曾為涼州刺史功効卓

然見陳寔傳又為并州刺史九真太守見南蠻傳

橋玄傳再遷上谷太守

蔡中郎橋公廟碑番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齊祠戶曹史張機

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禮公覺其好態收

考首服即日伏辜

立以光緒六年卒補注云橋公二碑皆云光緒七年建傳誤也

立卒時年七十五而蔡伯喈西鼎銘載玄于光緒元年有

馬齒七十之語則實卒于六年傳不誤

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

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雖賈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

順嬭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能好讎比

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

喪無所殯

橋公廟碑初公為舍于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于即世柩窮

無所又案橋公廟碑足補本傳者甚多惠註已采之而仍略

今備錄于後碑云時司徒舉高弟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

匪茹震驚隴漢四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

清風靡卷至則無車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與兵

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傅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

繫敦煌正處以問阿羅多為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灰

部不動于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又欲僮荒

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

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出立擅出於

是立有汲黯憂民之心不以爲常公達于事情割斷不疑皆此類也案定車師事惠注載西域傳中而此傳不載

立子羽官至任城相

立又有子名載見水經注云睢城南有漢太傅豫橋載墓碑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

崔駰傳注非燕非罷

今史記作非虎非罷又選各賓戲注引史記亦作非燕故周

方叔厄林疑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見四但東京賦注引

史記又與今本同

駰上四巡頌

駰上四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鶴鳴松風厲而蟋蟀吟

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軋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

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七依

曹子建七啟序曰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

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文心靡靡曰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

御覽五百九十引傅元七謨序曰七依卓犖一致

婚禮結言

茲文類聚卷四十引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恆久不已

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

媯載納嘉許申結繫縈

崔瑗傳七蘇補注一作七屬見文心雕龍

案文心雕龍曰崔瑗七屬植義純正又曰七屬敘贊歸于儒道雖文非拔掣而意實卓爾矣則屬字乃屬字之誤又傳元七謨序稱馬季長作七屬則劉勰所云恐誤以馬季長爲崔瑗也瑗所著當仍從本傳稱七蘇爲是

崔文類聚卷二十五引崔寔答議曰嘗有議夫人之享天爵

而應容吾也必將振民毓德強維濟時故或階賤以納說或

極枯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衛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

勳節克草披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

精太清潛思力玄勵節經香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

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恩

慮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結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

隱於遐荒不紆機弄之路鳳皇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

斯奮激果失其度宵種遂功身乃無慮觀夫人之進趨也不

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

織苴毫末鳴瓦無外榮速激電辱必滿世故曰愛衿銜鉤悔

在鸞刀披文會參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緝

潛壑棲息高邱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亦嘉茲庶

遭厥祿

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掌之

善績母有其功焉

蔡中郎集有濟北相崔君夫人諱卽是母也其云仰覽爲

籍俯釐絲泉多才多藝于何不有又云堂堂其允惟世之良
于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
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蓋實錄也

徐程傳既謁而退

御覽四百三引海內先賢行狀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陳
仲舉爲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事以成其節
楊賜傳七在卿校

據本傳賜再爲少府光祿勳一爲太常一爲越騎校尉凡六
在卿校不得有七也故禁中郎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巖巖
大理惟制民命公作廷尉以此補本傳之闕其數適合禁
又有文烈侯第三碑云六在九卿蓋不數越騎校尉故云六
也第三碑則云三作六
卿三字乃六字之誤錢表失載楊賜爲廷尉
楊修傳操怪其速使康之知狀

類聚卷五十八引文士傳曰楊修爲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
有反覆教豫爲荅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
每有教出相反覆荅案此弟連荅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
誤公怒推問修慚懼以實對與此徵異魏志注引世語與此
同

遂因事殺之

類聚卷六十引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
修曾以寶劍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注時年四十五矣

楊太尉夫人袁氏魯曹公卞夫人書云小兒遠越分應至此
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據此則修卒時似未至四十五也
清河孝王慶傳母宋貴人

東觀記曰敬隱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寧棄
之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
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備其口鼻
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
以歸宋氏

左姬媵爲人也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

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曰孝德左皇后父仲躬媵爲武
陽人后兄聖伯爲妖言伏誅父母財產皆沒官與苑書異
葬于京師

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曰葬當相庭

張綱傳綱在郡一年

御覽卷七十五引楊子圖經曰六合縣東三十里從估石湖
入四里至海中心與陵分界案後漢書張綱爲廣陵太守
惠于百姓勸課農桑於東陵村東開此溝引湖水灌田以此
號爲張綱溝

劉瑜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

尹勳在黨綱傳中別有傳此處附傳宜剛黨綱傳云伯父睦
爲司徒兄頌爲太尉與此異攷本紀和帝永元四年大司農
尹睦爲太尉五年薨于位恒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尹頌爲司

徒永壽三年薨于位則此傳是也。頌字公孫疑，因其祖為三公而取此字。當亦此傳是也。至尹陸或為勳之從祖，或為伯父，則無以辨之矣。

本衛傳衛不慕當世所居之官，積年不徙。

平子歸田賦云：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侯清平未期。當即作于是時也。李周翰謂衛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關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案衛在順帝初已再轉為太史令，則非不仕矣。

本和初出為河間相。

平子四愁詩序云：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為河間相。呂向曰：陽嘉元年，出為河間相。李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案本傳言永和初，則必在永和元年。即陽嘉五年也。或衡出相時尚未改元，故仍稱陽嘉。詩序與本傳未始不可兼通。獨呂向繫之陽嘉元年，則大誤耳。五臣疏謬多此類。

七辯

傅元七謔序曰：七辯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又云：七辯之纏絲精巧，文心雕龍曰：張衡七辯結采餘靡。

且為元后本紀。

劉勰深譏其謬，以為宜立孺子嬰紀，然似皆不如班史之當。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

建于光武之初。

史通祖其說曰：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厥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于傳內，登文叔于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啻然。此論實不可從。史以紀實者也。後漢諸帝不以天子禮尊，更始安得為之立紀冠于建武之前？劉氏謂兄亡弟及，尤從而為之辭。光武紀書更始元年二年者，是時光武未即位，不可無年號以紀事故。系之更始，非謂聖公當先于光武也。補注謂范氏用平子之說，亦誤。

馬融傳融上東巡頌。

融集載東巡頌曰：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搖，光若時。則運瓊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禮祀乎六宗，祇煥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書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為期，因岱神之所望。敬齋既畢，越翼辰辰。楫楫構烈，火燔然。暉光四燭，炎燭燭。天蕭香肆，升青煙。冒雲珪璋，瑋瑋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元稱空桑，孤竹成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張博曰：太平
下有發和萬舞
總領神明二句
備覽經八成

七言 七辯

傅元七謔序曰：昔枚乘作七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案文心雕龍以七厲為

崔琰作疑誤本傳于七言之外別出七辯與平子作同名疑亦誤

蔡邕傳有兔馴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

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穉所克任哉

出補河平長

洪穉存曰郡國志無河平縣攷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尚字

素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高陽令楊著碑詔書敕詔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譎歷世之疑天子異焉碑無年月漢隸字源以碑文稱遵從兄沛相憂去官續之以不惠怒遣之語定為建寧元年卒神相別有碑則定經取視乃桓帝時事在蔡邕前而范史無文可補其闕揚著

揚著

止揭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

據邕集則詔問者七事一天投蠅二白衣人入德陽殿三雌雞化雄四月蝕地動諸災皆五星辰錯繆六雌蟲冬出七平城門及武庫虛城

邕送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王少司寇昶曰光和元年尚書詰狀邕自陳書有臣年四十

有六之語計至死年止六十歲本傳誤矣

連珠

類聚卷五十七引傳元敘連珠曰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

自篤矣

左雄傳哀豔用權注哀豔謂哀嬖也豔色美也

後漢書攷異曰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則以豔妻為厲王后謂正月淫衰嬖滅周十月之交疾豔妻煽方處則豔豔非

一人此疏上言幽厲皆亂下言哀豔用權則亦與鄭氏說同魯詩豔作罔尚書中倏作剗罔刺豔文異質同蓋其女族姓

非訓美色也漢成帝時谷永對策云昔哀嬖用罔宗周以毒罔妻驕扇日以不威兩漢經師皆主此說故康成從之

周舉傳有龍忌之禁

王伯厚曰淮南要略云操舍問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

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注其事見桓譚新論

菽文類聚卷三引桓譚新論曰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

日雖有病緩急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

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問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

少羸弱將有不世之患令到人不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是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

願革願者未盡之辭也

尚書河伯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

御覽四百九十六引楚國先賢傳云諺曰黃尚爲司隸義處

自河尚曾牧李

周禮傳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

蔡中郎周巨廉碑云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德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則猶私存衙門諱誇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

黃瓊傳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

御覽卷二百九及四百二十八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

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換東平王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曰是恪

勁袞職修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宣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

之職未有對揚譽之言其所旋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

異進納忠良眾人默然驚愧

荀淑傳有子八人倫混請靈汪爽肅專

御覽二百十二謝承書曰荀親拜尚書性明亮敏于眾職以

易登依承機平正直而行之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懼

焉案親爲尚書見寶武傳

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

風俗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餘舉孟直方正二公莫皆制齊竟

荀悅傳又言尚主之制非古

案荀悅漢紀論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一條云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媯汭嬪于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于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淩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于下者眾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積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與此奏正同

韓韶傳子融字元長五府並辟

孔融汝穎優劣論曰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相破漢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案此則元長宦績必有興治水利之事然不可攷矣

獻帝初至太僕

融會爲大鴻臚安集關東見獻紀及袁紹傳爲太僕時又曾奉命與李淮郭汜連和見董卓傳

陳寔傳補開喜長旬月以葬喪去官

蔡中郎陳仲弓碑云遷開喜長郡政有鑿爭之不從卽解經去與本傳異蓋去官寔兼此二事也

除太邱長

世說政事篇云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
覺賊之令吏殺之主簿請付獄放猨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
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攷求猨姦豈復過此有劫賊殺
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
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案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
殘又云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
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疆者殺之以德弱
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陳紀傳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

世說箴規篇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慙之
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
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干汝
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餘日

節時之郡

邯鄲淳鴻臚陳君碑云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
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輻裂戎興並戒君言犯鋒矢勤恤民
隱黜之以禮教示之以知恥親事未暮士女向方

李固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

據華陽國志時與高賜同見勃者有孔疇爲昆廣韻引風俗
通云南陽太守爲昆即其人也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注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
同也古天也

案吳祐傳稱此文出于馬融融諷曰若稽古爲禮攷古遺真

鄭君殊則此不宜以鄭義釋之且下文云臣不述謹無以奉

君舊非指君則古亦非指天蓋承天不遇言稽古之效耳嘗

謂稽古之訓康成實不如季長尙書曰若稽古臯陶臯陶人

臣不待稱同天逸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古既

訓天則下不必復言昭天之道又前漢書董賢傳朕承天序

惟稽古建爾于公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

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於絕非所

以重稽古求道真也此皆不能以同天解之者可知康成以

前俱解作稽攷古道也范升傳亦有稽不稽古四語

吳祐傳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此乃舊文但今不知所出

御覽四百六十五引陳雷者舊傳曰吳祐嘗恒農令勸善懲

惡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

行略著焉知人處則祐實爲恆農令而本傳不載

卒成儒宗

宏傳公羊春秋何休公羊序云恨先師觀聽不波徐彥曰此

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

能以正義決之疏又引戴宏序

延篤傳又徒京兆尹

御覽二百五十二引袁山松書曰爲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

忍欺

史弼傳父做順帝時以佞辯至尙書郡守

敵與胡廣同上疏諫探竊立后又與廣同駁左雄限年之制又薦廣守陳留郡皆見廣傳蓋伯始之黨也

趙政傳政及從兄襲

襲仕至敦煌太守見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引三輔決錄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

漢人多于墟墓間圖寫古聖賢形像水經注所載司隸校尉魯恭家荊州刺史李剛墓皆是也今濟寧州嘉祥縣尚存武氏墓前石室畫像故邠卿亦倣而行之

皇甫規傳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

據蔡中郎薦皇甫規表規曾官護羌校尉當在此時而本傳

失載

屬國都尉李翁

胡身之曰李翁蓋安定屬國都尉然志無安定屬國趙氏紹祖通鑑注商曰皇甫規本討并涼二州叛羌上文云涼州復通郡國志涼州有張掖屬國又有張掖居延屬國李翁蓋爲焉

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

案李翁治績見于西狹頌池五瑞碑析里橋都閣頌慶致

嘉祥吏民頌德而此傳云云豈石刻盡誣訛邪

曾救歸家

蔡中郎薦觀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

宗修身力行忠亮闔著出處抱義傲然不污羣俗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其能櫻討即起家拜爲大山太守屠斬桀黠點綴焚燒青兗之邪迄用康又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得華進蘭而勳薄見委任仗節舉塵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慙慙受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眾悅以忘死論其武勇則漢室之干城謀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奮西靡之美秦中郎此表未詳年月以時事攷之當在此年

張奐傳奐壁唯有一百許

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

見兵二百馬如犄羊子如錐鉞楯如榆葉

芝及弟和字文舒並善草書

王僧虔能書人名錄云昶黃門郎亦能草廣肩吾書品云文

舒聲多子兄時云亞聖

陳蕃傳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

焉

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引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

昂如千里驥周孟玉劉劭如松下風

蕃與司徒劉矩補注云攷異曰時胡廣爲司徒非矩也棟案劉

矩傳攷異非也

案此是劉愷陳蕃兩傳之誤當從桓紀及胡廣劉矩傳是時司徒實是胡廣矩自延熹四年爲太尉五年罷靈帝建寧元

年復爲太尉旋劾罷本初本同無論延熹九年不在三公之

位并終身未嘗爲司徒攷異之說甚確

王允傳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虞荔鼎錄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蓋卽取諸林宗語

荆史跡盛

御覽二百九引廣州先賢傳曰鄧盛字伯真蒼梧人爲太尉

諸曹緣彭城相左尚以贖罪三府掾屬攷驗論科不竟更選

盛罹攷盛到獄洗沐尙解械賜糜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

所坐專理如此今蠲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尙盛盛至意

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尙蠲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卽引等

具對又云盛爲稀歸令閭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嘉其

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爲主簿

王宏字長文

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後漢書曰王宏遷冀州刺史宏性

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謂曰王獨坐

爲學所感

文選二十三注引三輔決錄曰初董卓之誅也瑞曰王允

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瑞子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德也

果爲李進等所殺

謂曰士雖以正立云云

此論全本華嶠見魏志董卓傳注

魏鋼傳序汝南太守宗資注謝承書曰宗資字叔都云云

宗資子承字世林亦有名德世說方正篇云南陽宗世林魏

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

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旣以情旨見

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注引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眾人父資有美譽

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問德而至者知林魏

武弱冠履造其門值資吝穢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

促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

不願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

猶敬禮之敬又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

從至鄧陳眾等皆爲之拜帝益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

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

引以爲相以老固辭御覽卷三十七引宋躬孝子傳曰宗承

字世林父資喪養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也一夕開土露高

五尺松生焉

不畏強禦陳仲舉

羣輔錄作天下義府陳仲舉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袁山松書

曰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

李膺爲河南尹補注攷異曰膺時爲司隸非尹也

案通鑑繫張成事于延熹九年靈紀于是年載司隸校尉李

膺等下獄故云膺時爲司隸然本紀九年無赦惟八年三月

大赦天下則張成推占當赦命其子殺人實在八年三月前

八年二月_注南尹御萬世下獄死唐即代之其治張成必在是時通鑑序此事于九年爲黨禍緣起則可免謂爲九年事而改升爲司隸則誤矣補注從之非是

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

補注引三君八俊錄未備不知其去取之意安在也今取惠

氏未收者以羣輔錄之文詳錄于後天下忠誠賢游平_武天

下德宏劉仲承_劉天下和雍郭林宗_泰天下慕特夏子怡_復

天下英藩尹伯元_動天下清苦羊嗣祖_陽天下珪金劉叔林

_劉天下雅志蔡孟喜_衛天下臥虎巴恭祖_巴天下通儒宗孝

_初志海內代珍陳子麟_海海內忠實張元節_倫海內寒謗范

孟博_海海內才珍孔梁人_海海內彬彬范仲真_海海內珍好

岑公孝_海海內所稱劉景升_海海內珍奇胡母李皮_胡

賈武劉淑陳蕃爲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禹爲八俊

世說品藻篇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

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于犯上李元禮嚴于撻

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王章

羣輔錄作王商

李膺傳膺性簡元

世說賞譽篇爲世目李元禮讓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

曰膺岳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尉君顧頌如玉

山

其見慕如此

御覽四百四十七引袁子正書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

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名聞

天下

還屠綸氏教授常千人注今陽城縣也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四引殷芸小說曰膺居陽城時門生

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

魏朗傳少爲縣吏

御覽六百九十四引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

正且掾吏顧寵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寵不敬輒卒

撤去寵志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簡府君喜朗遂

退寵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范滂傳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曰贊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

頌意零以告滂滂荅曰甚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

昇進但頌落穢小人不宜染汚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

召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謝承又載朱零語曰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爲滂所廢承成亞

人

注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國

風俗通湧父字叔矩迨母憂既葬之後饋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旬號眺上闕冀爾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于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缺於喪紀獨寢瘠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句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

張儉傳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補注儉先殺覽母然後奏其罪惡

案族覽傳云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坐家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于亂郡國則是覽母已死張儉始舉奏覽也儉雖風裁峻厲然覽位中常侍其母有罪自當請而誅之安得擅殺袁宏紀及范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未可信也通鑑攷異已議其誤補注從之非是孔北海衛尉張儉碑云中常侍同郡侯覽尊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東部督郵東部原本誤作西郡今訂正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賊黨以巨萬計亦祇言其劾覽不言其殺覽母

何顒傳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

魏志荀攸傳事垂就而覺收顒繫獄顒憂懼自殺與此微異顒大傳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洵脈等殺執又自相矛盾也

郭太傅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御覽三百八十八引郭子開傳曰林宗秀立高峙澹然蕭停

周遊郡國

御覽一百九十五引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遊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後遇母憂

御覽五百六十一引續漢書曰郭泰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亦容字季偉

風俗通有黃瓊門生茅季瑋討其人也

符融傳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

袁宏紀曰泰始至京師符融見而歎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

許劭傳少俊名節

世說賞譽篇注引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山時淵停行應規表

邵陵謝子徽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劭從祖敬

御覽四百七引謝承書曰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

靈為交友伯靈早亡鴻卿育食其子

詩議以此少之

蜀志許靖傳注引萬機論云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

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又法正

傳注裴氏自為論云友于不穆失由于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

文休之尤二人所論猶當時之議也

兒度亦知名

世說賞譽為謝子微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餘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汝南人稱平與潤有二龍焉

御覽四百四十四引汝南先賢曰謝甄奧氣咆突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與之潤有二龍出焉察其跡則賞其心觀其履步則知其道世說亦以此為謝子微語

孔融傳幼有異才

御覽四百九引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驚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為兄弟

年十三喪父

融卒于建安十三年年五十六當生于永興元年泰山都尉碑宙卒于延熹六年則融祇十一歲三字誤

時融年十六

詔捕張儉事在建寧二年融年十七歲

同舉融為北海相

類聚卷八十五引秦子曰孔文學為北海相有遺父喪哭泣蔡側色無憔悴文學殺之又有母病寢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麥熟而進之文學問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為勤于母飢哭而見殺者以為形慈而實否按盜

察事補注引之而前事不引豈以其用刑過苛不可為訓邪然北海此舉與陳蕃罪趙宣相類意當時必有欺世盜名之行故特許之秦子所云但舉其大略耳

論者多欲復肉刑

晉書刑法志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于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云云

是時荊州牧劉表郊祀天地

魏志表傳引先賢行狀曰表郊祀天地韓嵩正諫不從

鄒慮補注云王幼學曰案史昭釋文鄒音綺就反至晉元帝鄒鑒乃音丑之反

鑒乃音丑之反

此史昭之誤胡三省已辯之鄒鑒即慮之玄孫豈有祖孫一姓而二音者邪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

典論論文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至于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六言

四庫提要孔北海集條下云六言詩之名見于本傳今所存

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

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履記融作

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真本也案此三詩古文苑已載故云舊本有之

書記

御覽五百八十五引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之文也

荀彧傳軍國之事皆與

魏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載鍾繇之言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願不遠邪

韋康爲涼州

御覽二百六十五引三輔決錄曰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辟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又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則康固早有令名故或舉之

九年操拔邴

御覽一百八十一引荀氏家傳曰太祖旣定冀州爲公即指或也起大第于鄴諸將各以功次受居第太祖親游之笑曰此亦周禮六勳之差

朱篤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云

趙氏紹祖曰史記秦始皇本記已有錢塘之名此記益野說也

董卓傳伍瓊

蔡中郎京兆樊惠渠頌有伍瓊光時爲京兆縣令有人書昌字于布上負而行于市歌曰布乎

御覽七百三十五引幽明錄曰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巾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爲呂布所殺後人乃知況呂布也

于是大赦天下

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海內先賢傳曰王允更赦書曰射治營官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于難

公孫瓚傳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

此與孫策所破之廬江太守劉勳別是一人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

御覽卷三十五引英雄記曰幽州歲歲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災民人始知採稻以裹糧爲糧穀一石十萬錢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

陳琳武軍賦序曰迴天軍于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菰十里薦之以棘道建修楸干青雲霓深隄下三泉飛梯雲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略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

秘莫得聞也

陶謙傳下邳關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眾通鑑攷異曰謙據有徐州託義勤王何藉宣數千之眾而與之合從蓋謙別將與宣共襲曹嵩故曹操以此爲謙罪而伐

之耳

袁紹傳治中劉惠

御覽卷八百六十三引英雄記曰冀州刺史韓馥問諸從事曰牧有何長何短治中劉子曰前勞賜有餘肉百斤賣之一州調度奢儉不復在是猶可勞賜勤勞之吏賣之示狹案此劉子嘗即劉惠也

劉表傳二子琦瑒

表尙有子名修字季緒官至東安太守見魏志陳思王傳注引掣虞文章志子建所謂劉季緒才不能遜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琦樞利病即其人也

劉焉傳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

華陽國志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故以義爲巴郡太守

華陽國志以義爲巴郡太守屯閬中御營義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資民爲兵或構義于璋璋與之情好權險義懼遣吏程郁宣旨于郁父漢昌令義索益資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譏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義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自郡吏宜念効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義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子畿飲之矣義乃厚謝于璋

張松勸備于會稽瑒備不忍

華陽國志松復令法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倉卒案此事亦見蜀志龐統傳然但載龐統進策不載張松獻謀惟常璩此文可與范史相證也

袁術傳遂果借號

魏武述志令曰袁術借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

呂布傳注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于此厄林曰白門所擒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蓋未知善長之誤

任延傳拜會稽都尉

東觀記作會稽西部都尉當從之蓋會稽有東西南三部都尉今但稱都尉其文不明也前漢志云會稽郡錢唐西部都尉治宋書州郡志云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是兩漢都尉所治不同宋之東陽郡卽漢之太末縣此傳下文載吳有龍邱者隱居太末延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義乃乘輦詣府門云云是更始時西部已從治太末矣魏文類聚卷六引續漢書云爲會稽南部都尉非也南部與太末無涉王渙傳每食輒絃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云云宋書樂志三載歌辭較詳

童恢傳注謝承書童作憶恢作种

案類聚卷九十九引謝承書云琅邪董種爲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爲作歌頌其字又不作懂補注據不其令董君嗣董字從廿從童又據南陽正街碑集類漢隸字源皆以董爲董謂恢當姓董今以類聚證之良然赤雀乳廳前事范書亦未載

蔡倫傳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漢人能爲紙者蔡倫之外又有左伯書斷云伯字子邕東萊人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邕之紙妍妙輝光案羣詠亦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其爲時所貴重如此

孫程傳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

案陽嘉中無此詔永和三年有之通鑑攷異謂此傳誤以永和爲陽嘉是也

曹騰傳字季興沛國譙人也

魏志武帝紀注引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案類聚卷九十四引續漢書騰父名萌與魏志注異

張讓傳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惡害

御覽卷四百九十七引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

與人飲酒輒繫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聲寫使小大差踣無不傾倒僵仆踈跌手足因隨而笑之

又遷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御覽卷九十二引續漢書作遷河間當從之

儒林傳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馬貴與曰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爲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既欲其爲人之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也

任安傳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華陽國志任安母姚氏也雍穆聞門早寡立義資安遂事大儒安教授每爲賑卹其弟子以慰勉其志于是安之門生益盈門

州牧劉焉奏薦之

先是秦宓薦安于劉焉至是焉又薦于朝宓薦安事見蜀志楊政傳字子行京兆人也

東觀記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率軍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軟壞祭乃去正政字相近時代既同爲京兆功曹郡望亦合其剛正之氣與本傳所載又相類疑卽一人也今本東觀記分政正爲兩傳乃出自掇拾之餘恐非原本如是

包咸傳太守黃讜署戶曹史

御覽卷二百五十三引鍾離意別傳曰汝南黃謙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轉中部督郵又卷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曰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謙高其名德召署功曹每進見嘗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謙輒序用是黃謙爲郡掾史號稱得人其政績必可觀而范史無傳李壽亦不見于范史據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書壽曾爲青州刺史亦以風裁著者也

丁恭傳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于恭恭弟子又有華松亦知名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見御覽三百九十八引謝書後爲司隸校尉見御覽二百五十

引謝書

文苑傳

隋書經籍志以爲別集之名東京所稱益文滋多于是矣故初立文苑傳 又案六朝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兩漢文章惟詔策章奏等無韻其密爾自娛者則皆有韻文苑諸子不與漢廷大事故文多筆少蔚宗因以文苑名篇後人沿其稱而幾昧其義矣特爲論之

士隆傳注岑一字孝山

惠氏以此注爲誤是也而其說未詳案文選注云范陞後漢

書王莽末沛國史舉字孝山當作字子孝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

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舉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和嶷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

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強明帝問枚書郎此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耕家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與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于子孝之集非也康又攷史通云孟堅勒成漢書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驥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則子孝竟是前漢人故范史亦云王莽末不云建武初特以前書無傳故附著之耳

劉珍傳連珠

珍之連珠劉勰稱爲欲穿明珠多貫魚目蓋非傑構也

崔琦傳七言

類聚卷五十七引崔琦七言曰寒門邱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灑金鈎芳餌纖繳華竿路沈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帶黃葩鬪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姿喻春華操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矚傾城玄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傅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孤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飄而單維匠石摧肩公輪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爲琴子野調操鐘期聽音子能聽之乎

趙壹傳是時司徒袁逢

逢未嘗爲司徒當作司空

邊讓傳諫郎蔡邕深敬之迺薦于何遜

御覽六百九十一引邊讓別傳曰讓才辯俊逸孔融薦讓于武帝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襜褕則有餘是薦讓者非獨伯喈也

操告郡就殺之

魏志武帝紀注引曹暉傳曰族其家

鄭炎傳性至孝

炎遺令書云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弃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案數語哀切動人由其發于至性故也

侯瑾傳並稱疾不到

御覽九百二十二引敦煌實錄曰侯瑾字子瑜解烏語常出門見白雀與黑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

張超傳超又善于草書妙絕時人

庾肩吾書品列于中之上論曰子並崔寔州里頗相倣倣可謂警敏于鹽冰寒于水

禰衡傳迺召爲鼓吏

世說言語篇禰衡被魏武諷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柁爲漁陽搥楊洲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容貌有異警節悲壯

抱朴子彈福篇衡縛角于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蕩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

抱朴子彈福篇劉表欲作書與孫權當作策下文稱討逆乃引典略載此事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亦在孫前符

之授與共觀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合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城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子不申芸鏹乎惜之也衡索紙筆便更書之報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應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

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

後復復慢于表

傅子曰衡辯于言而剋于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于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

不廢繩墨于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劉表短而非衡之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之交絕于劉表智窮于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今本不載

見魏志荀彧傳注引

獨行傳序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案東京師義復出古今茲就耳目所及義烈尤著者尙可得

二十餘人如謝承書之車章見御覽三百七十三李鴻御覽四百十六華陽國

志之朱普李榮韓揆燕郊趙嵩陳調汝南先賢傳之李宣御覽四百

王恢御覽四百二十一會稽典錄之伍隆任光黃他並吳志

注會稽先賢傳之陳業初學記五百二十一楚國先賢傳之應余

志志三少論衡之許君叔孟英孟章並古風俗通之但望陳

公思陳公思事今本不載見御覽四百八十二繁欽集之丘儁御覽四百皆紀志

漏脫者也

蓋玄傳時亦有健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

常疎健為士女讚趙松字君橋武陽人為童子數貧問費貽

及知其避世密與周旋終不露之也

范丹傳為激詭之行

御覽四百十六引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清高亮直議

財十萬與三弟

李邵傳數陳得失有忠臣節

苑文類聚卷四十六引李邵別傳曰邵上書太后數陳忠言

其辭不能盡施用輒有策詔褒贊焉博士著兩梁冠朝會

將大夫例時騰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為非所以敬

儒德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又

御覽三百五十二引邵別傳不肯舉邵豹為河南尹皆所謂
數陳得失也邵豹事已見補注鄧陟傳故不錄
樊英傳所言多驗

世說文學篇注引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

曰蜀岷山崩山于銅為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

崩日月相廝

公沙穆傳學者自遠而至

金樓子全德志序曰北海公沙門人成市

趙彥

陳琳檄豫州文稱讓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未知即其

人否

解奴辜傳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注壽姓也

後漢書攷異曰壽光國名光武封更始子鯉為壽光侯又北

海王普初封壽光侯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舉其爵下云侯

為効之疾復効之可證注以壽為姓之誤

列女傳

史通云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

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詵妻蔡

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

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

管所載將安準的案華陽國志士女讀及甄文類聚人部二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一二所載後漢烈女尚多蔚宗之遺

美不獨徐淑一人也
曹世叔妻傳昭女妹曹豐生
御覽五百二十一引三輔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則

阮又有姊連周氏

孝女曹娥傳迎婆娑神補注何焯曰厚齋云曹娥碑所能符節

接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棟案范書

本處預會稽典錄或別有據也

意所稱典錄蓋本御覽四百十五然世說捷悟為注引會稽

典錄正作婆娑樂神御覽所引恐是後人以范書改之者耳

蘇文頌敬卷四引
典錄又作迎波神

注衣字或作爪

世說注引會稽典錄作爪

董祀妻傳曹掾素與豈善痛其無嗣

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曰充祖陸蔡邑孫也則豈似非

無嗣然晉書蔡謨傳云說即世為著姓曾祖陸魏尚書祖德

樂平太守不言系出伯嗜蔡豹傳則云高祖質漢衛尉左中

郎將豈之叔父也祖陸魏尚書則陸于豈為從子行非豈孫

也別傳殊未足據至羊祜為豈外孫其討吳有功將進爵土

乞以賜舅子蔡襲所謂舅子者非必即豈之孫雖從孫亦得

蒙此稱也

乃遣使者以金帛贖之

魏文帝蔡伯嗜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嗜有管鮑之好乃命

使者周近持元玉璧于匈奴贖其女還

哀牢夷傳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華陽國志太守著名績者自鄒執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巴郡

沈維黎處然謫者猶鮮

西南夷傳廣漢馮顯

御覽九百二十六引益部耆舊傳曰廣漢馮顯為謫者逐單

于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馮止晉陽舍人不避顯顯收

之使人擊應而亡也顯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西羌傳封其子殺為明進侯

此又一傳殺與文苑傳之傳殺同姓名而又同時人也

隴驪相曹鳳

鳳舉孝廉歷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隴驪侯相金城西部

都尉北地太守見曹全傳也

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

華陽國志云唐喜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死案唐喜得罪當

在此次破羌之後

南匈奴傳元初元年鄧遵為度遼將軍

東觀記云鄧遵元初中為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

級得鎧弩刀矛戟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金銀二三千

枚得七首三千枚詔賜駉犀犀

禮儀志上凡齊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

通典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鄒慮奏改國家

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

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

或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一

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寡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實會宴樂

正月始耕書編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

南齊書禮志上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

亥日何佟之議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

顧嵩之議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

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章帝本紀乙亥任乙丑以上下文皆不用亥故願酌舊用丑實兼有據案觀此知漢耕籍田多

用亥日開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繁不錄

又南齊書樂志籍田歌辭漢章帝元和元年玄武司馬班

固奏用商頌莪芣祠先農

注漢舊儀曰春始東耕于籍田

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

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

農事始起故會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會子問公無此文

羊桓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象白虎

通多公羊家言故與邵公注合據此二說則漢用公羊禮也

禮儀志中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

掃除社稷

掃除社稷

案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為句府字衍通典及通志禮略載此文正無府字音書禮志上云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彼之尚旱即此之上雨澤若少也彼借尚為上耳盧召弓校晉志云少府亦有田祖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屬之郡縣校續志云少府所領山澤之稅世祖已歸司農無所謂少府郡縣也二說自相矛盾當從後說然後說并刪續志郡縣二字則亦非也

注宗正祖補注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

御覽二百五十三引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

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為督郵時

豫章太守虔績以饕餮穢汚徵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

伯乃拔刀殿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案伯之官

職郡望表字與祖俱同則伯字必祖字之誤祖事除風俗通

外他無攷故錄此以存梗概

百一十八為振子

劉勰曰漢之覆祀肅其旨禮既總總慎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

所以祀祝移過異于成湯之心振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

失之漸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

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張衡

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色而行

事矣

祭祀志上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

詔又云以羊皮雜貂裘何禮顏邪見御覽五百三十六引典

略

祭祀志下國家亦有五祀之祭

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

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靈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靈用

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案月令五祀有行無井通典引

秦靜曰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又禮記

祭法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房是

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是漢法于

五祀之外又有司命山神二祀蓋本祭法七祀之義然鄭注

但云民家則非國制矣

天文志中後太尉張敏免官

敏未嘗爲太尉盧氏羣書拾補據御覽八百七十五補五字

云後太尉張禹司空張敏皆免官

五行志一注方儲

御覽屢引謝承書方儲事今略條次于後方儲字聖明丹陽

歛人幼喪父事母終自負土成墳神奇樹千株白兔遊其

下卷四百儲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卷七百儲爲郎中章帝

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用施

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

任勢臨事宜然二百十五又曉風角占候爲句章長時人田

還置餘粟一石及刀鋤于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爲家儲曰

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爰中功

曹款服後爲洛陽令功曹是憲客憲字上疑爲憲所諷夜殺

人斷頭著奩中置殿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

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放竟具服二百六

儲聰明善天文爲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雨

暴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令儲飲醜而死果有大風暴

雨洛陽晝暝五百二謝記儲事之詳如此富有專傳而范史

闕如故備錄之但儲已卒于章帝時而劉昭注尙稱其安帝

時對策蓋泛引之辭觀注于光武建武五年夏旱質帝本初

元年海水溢俱引儲對策必非謂儲當時事也注屢引蒼蒼

對策亦然

五行志三注臣昭案尹敏傳

案此事載孔傳傳尹敏二字誤

五行志四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

後漢紀載是時馬融對策曰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

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

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

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譎與鈞同寒燠之罪

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

又正身以先之嚴以蒞之不愛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

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

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蔽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名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又張衡對策曰關者京師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監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滯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讐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于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遁合眞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異不亦宜乎

神國志一注永壽二年戶今本誤千六百七萬九百六日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

馬貴與曰通典以爲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于漢書五百三十八萬有奇口多于漢書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孰是

河南尹榮陽有魏亭魏叔國陳本魏仲國

賈逵云魏仲封東魏叔封西案榮陽者東魏陝者西魏以此

志正相背志蓋本帝王世紀云周興封魏仲于西魏封魏叔

于東魏見太平寰宇記然世紀一書多不足信小顏注漢書

頗斥之此故與賈景伯違恐亦難信且原士安之意當見春

秋時東魏之君字叔左傳魏叔死西魏之君字仲左傳桓八年皆有魏仲

此西魏也遂疑其因始封之君以爲稱吳斗南不知莊

二十一年鄭伯見魏叔二十一年魏叔自北門入此魏叔正西

魏之後若以西魏爲仲則仲之子孫亦有字叔者矣士安之

說無據志從之誤

河東郡安邑注楊佺期雅陽記

隋志作洛城圖章懷前注儒林傳引楊龍驤洛陽記卽一書

也佺期曾進魏龍驤將軍見晉書本傳御覽引用書目亦稱

楊龍驤洛陽記但佺期武人豈能著書蓋命其僚屬所爲耳

章懷注引洛陽記凡三本一華廷

慎慎一說楊佺期撰也

安農郡華陰故屬京兆有太華山

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華陰令古又苑作華陽先諱

書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祀用

穀二千餘斛或有請兩齋禱投費廉倍每被詔書調發無

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對違宗廟之
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和田口算以寵神靈廣祈
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

郡國志二常山國都鄉侯國

後漢書攷異曰東京人封都鄉侯者甚多都鄉侯者近郭之
鄉班在鄉侯之上非皆常山之都鄉也熊方年表于都鄉侯
皆注云常山非是

郡國志三泰山郡

案漢帝紀永壽元年置都尉志不書豈以延熹八年即罷建
置不久故耶然琅邪都尉亦于永壽元年置延熹五年罷而
以書于志是體例不一也

郡國志四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

後漢書攷異曰案文當云高帝置不應有西平昌三字其爲
衍字無疑後讀臣者傳彭愷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縣屬
平原郡乃悟此三字當屬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當爲
十城因此三字錯入樂安注中校書者遂改十爲九以合見
存之數耳北海有平昌縣故稱西以別之晉志平原國亦有
西平昌縣又三史拾遺云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
端一人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

註

據通鑑後漢永平三年
注則胡身之所見本已

南陽郡桐柏大復山淮水出注山南有淮源廟

桐柏淮源廟碑云淮出平氏始于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

立廟桐柏春林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

南陽郡順陽侯國故博山補注案前志哀帝立明帝復舊

案此本應劭說也然鄧禹傳建武四年延熹復冠順陽是不
待明帝時早稱順陽矣豈史官因其舊名而稱之邪

廬江郡本注建武十年

十下脫三字事見光武本記

會稽郡山陰

御覽卷六十六引會稽記曰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
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
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開湖洩田中水入海
所以無凶年堤塘週迴五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

會稽郡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永寧永和三年以章安縣

東甌鄉爲縣

案漢武帝既平兩越增置治回浦二縣同屬會稽顏師古于

治縣下注云本閩越地然則回浦本甌越地矣據此志是後

漢改治爲章安收回浦爲永寧而未置永寧以前則治回浦

皆持入章安所以縣中有東甌鄉名東甌創而後來見其地

遂闕復析置永寧縣也後世與地諸書或謂光武改回浦爲

章安或謂光武改治爲章安似相背戾而實不殊此志據章

安後分置永寧故但云故治閩越地若據光武初更名時嘗

云故治回浦洪景伯全謝山錢辛指皆疑續志以章安爲治

之誤似未瞭此 又劉昭于章安縣下注引晉元康記曰當

大本鄆縣南之迴浦鄉章帝元和元年立案太康記敘章安

置縣年月誠與續志不符至謂本迴浦鄉故地則與續志非

甚相違蓋章安初時原兼有迴浦地也迴浦在西京已為縣

而今稱鄉者疑中興以前已省入鄆縣全附山鏡字相俱有此說至光武

時復就鄆縣中析出之而與山崗為章安續志及太康記皆

祇就其一偏言之故有不合耳若夫置縣年月後漢敘異據

鄆巨君傳云其交阯七郡貢賦傳運皆從東治泛海而至巨

君以章帝建初八年為大司農其時尚稱東治則非光武更

名云云案東治本閩粵舊名漢書兩粵傳立無諸為閩粵王

都治是時未有治縣也然劉治縣既更名後泛稱其地為東

治固無不可吳志賀齊傳云王朗奔東治漢末無治縣明矣

故知二字本泛辭未可據此疑續志而信太康記

魯稽郡東部族國補注都尉治晉志曰後漢改東治為侯官都

尉侯國當作侯官也又案謝承書鄆宏理劇東部侯則侯官作

侯行國字也

案東部侯似官名非地名後說非也為東部侯者非鄆宏

前說引晉志得之而猶有未盡後漢書攷異云宋青州郡志

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侯官屬會稽此東部侯國當即東侯

官之譌鄆巨君傳注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名為東治後改

為東侯官以上攷然則晉志侯官上省東字又誤侯作侯也

此乃刊本之誤通鑑六十二卷引晉志

本作侯諸書中侯官侯官亦往往互見後漢上郡本有侯官

縣故此加東字以別之據續志章安為治縣故地而東侯官

亦從治縣分置者太平寰宇記建州條下引福州圖經云會

稽郡治縣之北鄉後漢建武中為東侯官蓋治縣地大故僅

割北鄉一帶即可置縣而餘地則仍屬章安耳晉志于侯官

下繫都尉二字語意未明惠氏遂指為東部都尉治歷引後

漢人為東部都尉者以證之不知此實南部都尉治也宋志

引張勃吳錄云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

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案臨海即章安吳時立建安即分東侯

官置漢末建安初年立即以年號為名張勃此文據後來地

名稱之在後漢時則東部治章安南郡治東侯官也吳志賀

齊傳王朗奔東治侯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靈長韓晏

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靈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

晏領都尉事案韓晏賀齊因討侯官長而領南部都尉此即

南部在侯官之明證賀齊傳又云侯官既平而建安漢與南

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據此知前時南

部雖治東侯官非即後來立建安縣之地故賀齊至是始立

都尉府參觀諸書南部治所凡三易前漢治回浦見前後漢

治東侯官建安初分東侯官立建安縣又移治建安其可攷

見者如此吳志虞翻傳王朗七走浮海却進隨營到東部

稱東治則可侯官非東部地也補注文云後漢劉洪為東

部都尉任延為西部都尉西漢分東西部東京止有東部案

任延即後漢人既稱其為西部都尉而又言東京止有東部

者蓋任延為西部在更始時非光武時也然東京實兼有西

部

彭修傳有會稽西部都尉宰盧太守事是其明證又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寰宇記婺州條下引鄭縣之東陽記云此境爲會稽西部都尉置郡尉理于此皆據後漢言也若前漢西部治錢唐志有明文

郡國志五巴郡注初平六年趙頴分巴爲二郡

華陽國志云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圖爲巴郡太守勳卹民隱永興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欲分爲二郡朝議未詳遂不分郡分郡之議始于是矣

魏爲郡注昔唐蒙所進

段大令經副樓集云唐蒙所擊之道在樊道不在南安水經

注江水篇云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樊道費功無

成唐蒙南入斬之乃擊石開關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

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鑿之迹存是也劉昭注說

注冲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千九

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

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

馬貴與曰冲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開史所載無大

兵革飢饉而永嘉戶數損于建安一萬本初戶數損于永嘉

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豈紀錄之誤邪

百官志一太尉公一人大喪則告諡南郊

會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諫之注春秋公子說以爲諫諫制諫

于郊若云受之于天然白虎通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諫之

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衰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釋名書者諸侯堯時天子論行以賜魯唯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諫之

百官志三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

洪景伯曰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歷中黃門冗從僕

史小黃門小黃門右史臧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冗從

僕射而無餘史有小黃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也

與服志上注郭賀補注云郭賀疑是真珠

案郭賀事見藝茂傳不必改爲賈琮惠氏于茂傳引劉昭注

爲證而此反厭疑何也惟注誤以荆州爲冀州此則當改注

涉賈琮事而誤然琮自命

御者去非救去也

後漢書補注續

山陰史悠成初校
會稽陶潛宣覆校